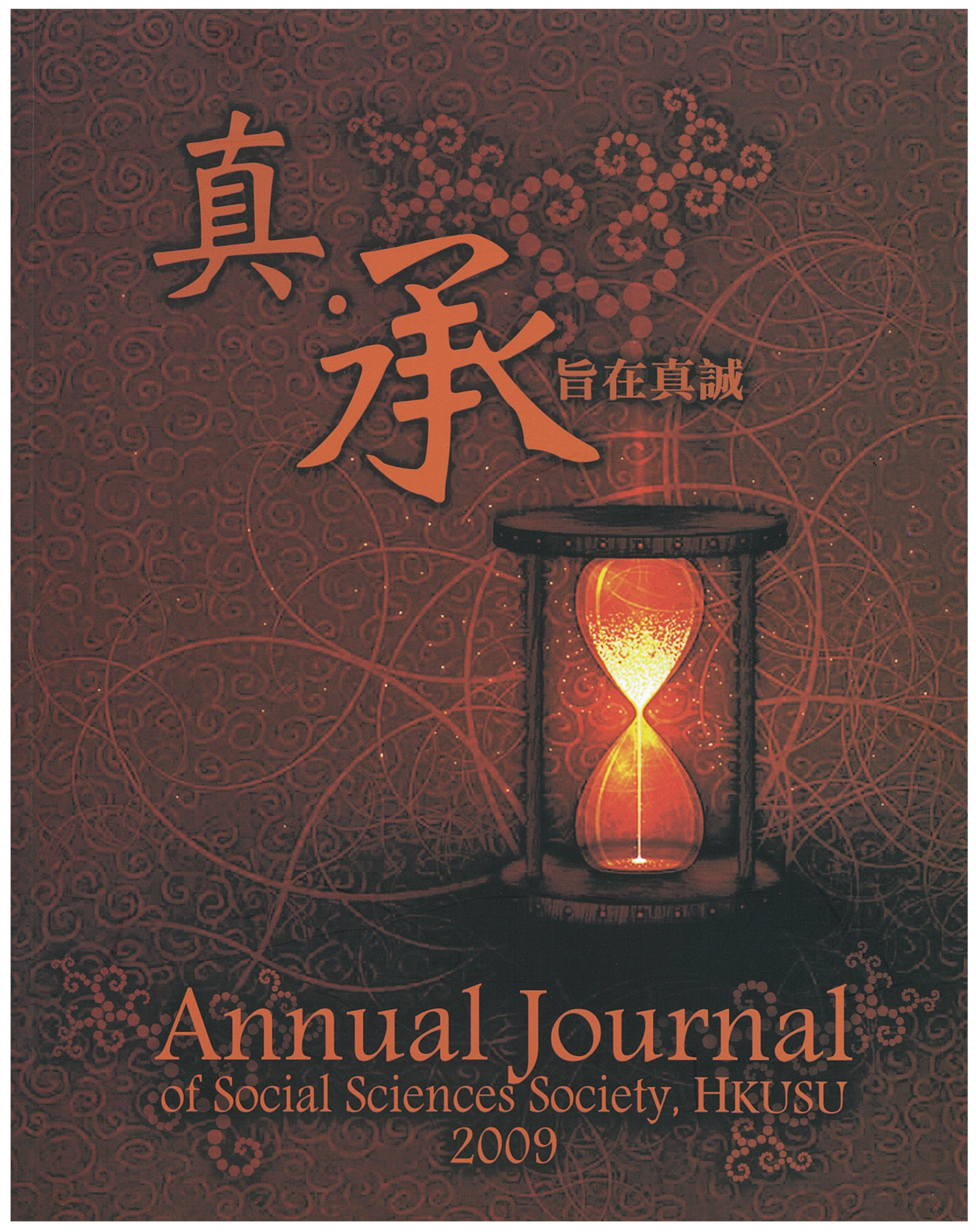


真·承
旨在真誠
Annu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2009

Chairman's Speech

主席的話

我從不敢輕看文字的力量。

文字不會活動，不能發聲，也沒有太多的色彩輔助，看上去，就是一堆平平無奇的死物，默默地躺在紙上，沒有人會留意到它的存在，加上電腦及列印技巧普及後，文字不再由人的筆下產生，進一步失去其個人化及獨特性。

可是，一旦文字被賦予感情、經歷、意義，它便能穿越時空，不受空間、地域的界限，其威力可謂曠古爍今。試想像，阿歷山大、秦始皇、拿破侖等一個又一個古代偉大的領袖都曾威震一時，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但當他們死後，可以把他們的豐功偉績留住並流傳後世，直至永遠的，就只有文字。

因此，我們選擇以文字作主角，借它的力量，把我們於任期內的所見所聞永久地保存下來。

記得於一年前諮詢大會的小冊子裏，我於總綱上寫明本年度的幹事會希望做到「承先啟後」、「敢於承諾」及「勇於承擔」。一年過後，經歷了種種風風雨雨，總算走到了屬於我們的盡頭。一年間的樂與怒、得與失、成與敗，彷彿即將隨風而逝，孰好孰壞，後人自有定斷，但卻能無愧於心地說一句：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堅持當初對會員、對三蛇的承諾。直至此時此刻，我們仍為自己的堅持而自豪。把這一切記下來，正是希望前人回味、後人參考。本年度做得好的，請繼續堅持下去；做得未如理想的，請細想當中的不是之處，別再重蹈覆轍，只有這樣，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才能一直走下去，迎接屬於我們的五十週年、一百週年……這只是我們的盡路，但三蛇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請細味這本<<真．承>>，但願在閱讀的過程中，你能陪伴我們重新走一次這條漫長的上庄之路，體驗當中的點點滴滴。也許你會因為我們的無知而失笑，也許你會因為我們的成功而鼓掌，也許你會因為我們經歷過的失意而流下一滴難過的淚……

也許，這就是文字的力量。

林潤華
二零零九年度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主席

Preface

前言

「旨真」，一個沿用了二十三年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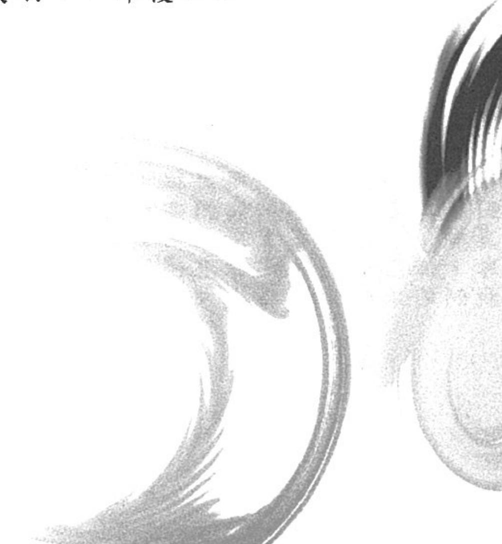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是很特別的一年。那年，三蛇年刊的編委替年刊命名為「旨真」，那時的編者的話是這樣寫的。

「旨解作意旨，宗旨；真是指不虛假、不作偽。旨真就是本著這種精神，向大家詳實地透露、剖析本年度社會科學學會在各方面活動的成敗得失，勇於反省角色，以作日後參鑑……篇篇旨真，均代表著一份真心和誠意，也是出版背後的意義。」

二十三年間，年刊不是每年出版，即使出版了，每本年刊的定位也不同，有的重社會事務，有的是活動回顧。到了二零零九年，我們卻為它起了另一個名字，那是「真．承」，取其同音，再闡釋下去，便是「旨在真誠」。我想在上庄文化裏某些東西是需被保留的，某些東西需被狠狠批判的，承傳與否，實是很難定奪，但至少在決定什麼需繼續承傳下去時，應去了解何謂上庄文化。身為三蛇的一份子，你又有多了解我們的工作；身為港大學生的一份子，你又有多知曉上庄文化背後的意義呢？

岑詠欣
二零零九度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出版秘書

目錄



第一部份

承·傳？

你，又會怎樣形容呢？
要是形容今時今日的三蛇，
開始、蛻變、暗湧
但至少還看到三蛇成長的軌跡——
縱然拼合過後仍有點凌亂，
三蛇的歷史散落在不同的文字記錄裏，
四十一年間，


THE VOICE
Vol. IV No. 4
Rates Increase: The Governm
"I couldn't help feeling that all the govern-
ment is most concerned about is how to bring in
revenue but disregards the rising crime rate.

1972年的Voice，那時的出版語言是英文，總編輯是現任香港教育學院院長張炳良

1982年的幹事會合照

開始

文：雲妮

故事追溯至一九六八年，亦即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成立後的一年……

那一年，社科同學覺得需要有些人站出來，為他們謀福利，為他們發聲，而唯有成立院會能有效地達此目的。同學後來各自組閣，因而產生兩大閣，他們彼此協商後，成立了「聯合閣」。那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下稱三蛇)的第一屆幹事會。(1991旨真)

首數年間，三蛇的宗旨只是為同學謀求福利，與社會是較少連接，直至一九七四年。那一年，社研究組成立，它旨於提高同學社會意識，其後開始推出號刊、座談會、論壇等，但都只是屬於靜態的模式。(1991旨真)

一九八三年，三蛇擁有屬於自己的會房，那是在紐魯詩樓的723室(一九八九年才搬到今日梁銶琚樓的LG111)，昔日的會房只有數張梳化、桌子和通訊版，但卻是同學下課後的集中地，這是因為那裏是「情」的所在，一份能牽繫著社科同學間的「情」。(1984號刊)

八十年代中，學生組織紛紛成立，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直接統轄各會」這一架構已無法去應付資源分配，而三蛇的評議會亦在一九八五年成立，作為三蛇及其各屬會往後溝通的主要平台。(2009號刊四十週年特別號)

蛻變 內務

文：雲妮

你不曾想過，昔日三蛇內務活動與現在相比，差天共地。

八十年代，體育委員會定期舉辦系際體育比賽，現時呢，沒有了，只剩下院際體育比賽；想成為明日之星，今日你會選擇參加由香港大學學生會音樂社主辦的歌唱比賽；若你是十多年前的社科學生，你或會選擇三蛇的Music Touch和午間演唱會；以往有外務迎新營，及後演變為學術及外務迎新營，現在卻只有一個迎新營，將學術元素貫入其中。(1994號刊)

但數算最大轉變的，乃是系會的轉變。隨著經濟及金融學系在二零零一年正式脫離社會科學學院，與商學院合併為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後，經濟及金融學會也在同年離開三蛇。但其實當時兩個學院合併背後有段小插曲。話說當時教務會議上有人作此建議，並稱此舉才符合世界潮流，在未夠詳細討論下，在出席者只剛過法定人數二十人的情況下通過投票，外界認為這是不成熟的，但這段插曲都無礙合併。那時的三蛇有部份幹事是主修經濟及金融的，若轉院後，便不是三蛇的必然會員了，故此要在全民投票(General Polling)中爭取會員支持他們繼續任期。(2001號刊)

二零零七年，地理系由文學院轉到社會科學學院，地理地質及考古學會也因此成為我們的屬會(即將成為全屬會)。整個三蛇的架構由從前的七個屬會：管理學學會、經濟及金融學會、統計學學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心理學學會、社會學學會、社工學會，演變為今日的五個屬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心理學學會、社會學學會、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會、地理地質及考古學會。(2007號刊)

近年，社會科學學院主張「Global Citizenship，Social Innovation」，正因為社會科學與人尤關，因此學院希望同學能多實習和出國交流，以開闊眼光，這也成了於二零零八年起入學以後的畢業要求。(2007號刊)



01 1988 年Singing Contest 縱歌，現時已沒有了
02 1995 年O-series大合照
03 1998 年動過節，那時還可在樓梯鋪上巨大banner，但現在規則已改，不再批准了
04 2005年高桌晚宴，那是近幾年才興起的活動，會成為另一個內務活動的傳統嗎？

蛻變 外務

文：雲妮



01 八十年代的社科節是內務為主，Music Touch就是其中一項主菜
02 1984年社科節的開幕禮上，布公仔劇是其中一個環節
03 2000年社科節，政府服務應否私營化是當中辯論比賽的辯題
04 除了社科節外，三蛇後期也會不時舉行論壇，
圖為2005年11月的論壇"Will WTO Say NO to USA & EU?"

八十至九十年代，是動盪、蛻變的年代。騷亂、罪案率急升、政制轉變，紛紛發生。時代的更替標誌著學生組織的方向也需轉變。尋覓、兜轉過後，三蛇確立起「走近社會」的形象。坐言起行，不再只是安靜地眼白白的看著社會的動盪。(1991旨真)

一九八一年中區發生騷亂，少年犯罪率急升，三蛇那時以八十年代香港青少年作為專題研究；一九八四年議制綠皮書發表，引起社會廣泛討論。三蛇那時出版「香港代議政制民意調查」報告書，在觀塘作抽樣調查；時事委員會也在此時成立，希望能藉此加強同學對時事的討論，也出版了「時事天下」，讓同學了解社會大事。(1991旨真)

社科節在一九七四年(莫泰基閣)首次舉行，當時籌辦社科節的目的是「向社會人士介紹社科及探索社科學生在香港社會應負擔的角色」，漸漸其目的變為引發同學參與、提高同學的歸屬感及合作精神和提倡社科作應用科學之精神。被譽為高桌晚宴前身的「社科之夜」更是社科節內的必然活動，通常也會在陸佑堂舉行。聯系表演比賽更是該晚的重點環節，八五年的號刊就形容該晚的系會表演實是「十八般舞藝均耍出來，又唱又跳」。不過，八四年的一位幹事在號刊裏則形容社科之夜為「不可缺少，雖然去過一次的同學絕不會去第二次」。(1985號刊)

是因為同學的興趣而不可缺少，或是因為傳統而不可缺少呢？

後來社科節的目的逐漸以提高同學對社會事務的關注為主，例如，一九九四年的社科節主題是「大學、社會」，旨於引發同學反思大學的地位及大學生在社會衝擊下的應有取向。(1994號刊)

九七以前，三蛇曾被質疑是「親中」團體，據上庄們的資料，三蛇以往與中聯辦是有來往的；但自回歸以後，三蛇對政治事務開始冷感，至近年其對政治事務的立場才較明顯，例如去年三蛇便就立法會選舉舉辦論壇，吸引過百人觀看；(上庄口述) 今年社科節也以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為題，舉行展覽及兩場論壇，讓同學對此加深了解，各項活動也吸引相當人數參與。確定立場是以社會事務為重的三蛇必須擁有的素質，否則所舉辦的相關活動實難以服眾，使同學產生共鳴。

這是三蛇在外務的蛻變。是好，是壞，無人知曉，只能說，這些集體回憶成就了今時今日的三蛇。

暗湧

文：雲妮

01　1991年，三蛇獲得了女子院際體育比賽全場總冠軍；男子全場總亞軍，還有無數細項的獎牌獎盃獎旗，那又有誰預計到十八年後評議會內的體育委員會被取消，這是否徵著三蛇的體育輝煌成就不復再？

02, 03, 04　現今已轉過了其他學院的管理學學會、經濟學會(現名經濟及金融學會)及統計學學會

一個學會於其歷史鴻溝裏，必定出現不少暗湧，這些暗湧或許會影響學會的發展，但從另一角度看，它是在豐富學會的歷史，讓其成長更添精彩。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那時三蛇的幹事會成員只得八人，剛好只達齊庄的一半人數。是當時同學怕參與學生運動，還是其他原因所致？實乃無從稽考。(1991旨真)

一九九零年，那時的號刊有以下的一則新聞，其大字標題是這樣寫的：「管理學學會房被收回，幹事爭取各方支持」話說當時管理學系主任發信給管理學學會，通知他們將會收回會房，原因是管理學系正逐漸擴展，加上當時商學院即將成立，地方不敷應用，故學系希望將會房作為安置新聘請講師的臨時房間。雖然當時管理學學會主席已盡量爭取師生支持，反對校方強制收回會房，但系主任依然態度堅決，至那期號刊截稿為此，此事仍未擺平，往後的號刊也未有刊登相關資料。(1990號刊)

一九九四年，三蛇奪得院際體育比賽的男子總冠軍，但其後，同學對體育的興趣似乎逐漸減少，體育秘書由二人減為一人，至二零零八年，評議會取消了體育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三蛇的體育發展似乎愈趨暗淡無光，往後那條路該如何走才好？(1994號刊；2009號刊)

1990號刊



管理學學會房被收回
幹事爭取各方支持

通告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第五次（九〇年七月三十日）及第（九〇年十月十一日）評議會會議通過二項遣懿動議，動議如下：

三十日

SSS Council notes with regret dissatisfaction the infringement S By-Laws and breach the of Lo Wai Ming (盧偉明) for attending 3 consecutive Council Sessions and demands that

1990號刊





1990年AGM

1998年就職典禮

1985年 社科之夜 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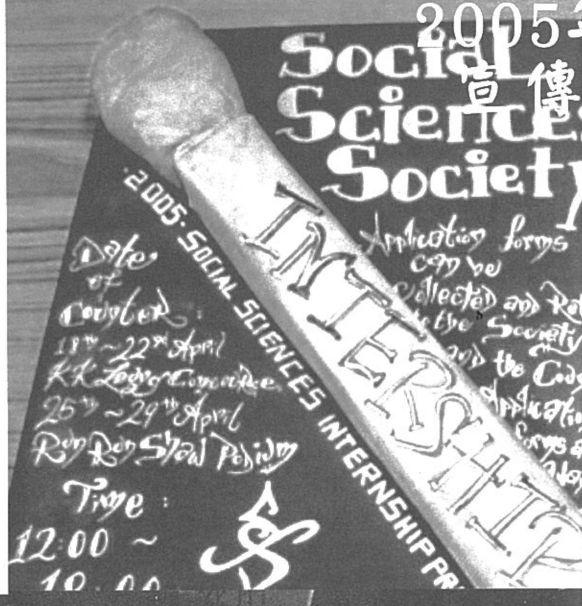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籌備了個多月的第四屆「社科之夜」終於在陸佑堂舉行，堂內筵開十數席，聚集了一大羣來自不同年級、修讀不同科目的同學，雖然算不上衣香鬢影，却已濟濟一堂。其中，最特色的地方，莫如門口的接待處，所有到場的同學及嘉賓都被邀用毛筆簽名留念。這樣一來，在中學時期便不沾毛筆的同學，頓然被「考起」，提前筆來也不知所措。不過當然亦有少部份同學的書法是鐵劃銀鈎的，當大筆一揮，那就「名」立「字」羣，令人刮目相看了。

各出奇謀，又唱又食

INTER-DEPARTMENTAL COMPETITION

分分鐘需要你

TO SIR WITH LOVE ... DR. JAO ... DR. YOUNGSON ... DR. JAO ... MRS. JAO ...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 HOPELESSLY DEVOTED TO HIM ... MRS. JAO ...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TE



2005年宣傳

1990年迎新日

昔日勁過節預備工作

1997年北京交流團

……運會
……奪冠軍

……會舉辦水……賽亦已於……剛泳池舉……名代表出……七人。經……果，社科……四名。女……二金三銀……力金牌及……女子組代……，並破了……於法律學……，由於當……虹，結果

……學院

……每年舉辦的……一項，決賽……育館舉行。……雖然社科女……仍然發揮自……院，奪得女

社科學會評議會 評議員出席率統計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評議會爲緊次於全民大會及全民投票的權力機構，功用是作爲社科同學、學生會、系會及港大校方之間的溝通橋樑，監察幹事會及屬會（系會）等。成員包括評議會主席、義務秘書、幹事會、系會代表、學生教務及院務委員、普選評議員，共三十多人。由九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一日，共召開了六次評議會會議及一次緊急評議會會議。

現將各評議員出席率統計如下：

		出席次數	出席率
評議會主席	黃框誠	六次	八十六
義務秘書	李泳恩	七次	一百
幹事會	李志聰	七次	一百
	鍾育妙	七次	一百
	郭文山	七次	一百
	鄧彩屏	六次	八十六
	何志聰	七次	一百
	林碧霞	七次	一百
	林庭和	七次	一百
	吳鴻青	七次	一百
	張福鈞	七次	一百
	曾家寶	六次	八十六
	劉玉英	七次	一百
	林文貞	七次	一百
經濟學會代表	盧偉明	三次	四十三
管理學學會代表	張致欣	四次	五十七
	葉志強	三次	四十三
政治科學學會	譚結蘭	一次	十四
	楊陽	七次	一百
心理學學會代表	梁卓倫	五次	七十
	梁鐵鋒		



為失明人士籌款

論壇—社科面臨改制危機
地點：方樹泉……



08年—立法會論壇
地點：開心公園

承・傳？

不是終結　文：雲妮

上庄曾說，在大學上庄，一上，便是三年。

首半年，在傾庄、Com Post、Mock Campaign、Campaign、GP中周旋；後一年，跟人事、庄務和個人情緒裏搏鬥；餘下的日子，倘若有心還有餘力，便將在庄期內學到的統統傳授予下庄。

這，便是上庄。

初為別人的上庄，有時候實在不懂如何Flow庄—語調、所Flow的內容、形式、態度……這都是要兼顧的。若未上庄便對那一大堆的「上庄文化」感到厭倦，又或是上庄後覺得揹着一大堆包袱，壓力甚大，那作為上庄，所揹着的責任感便更沉重。

我大可以撒手不理，庄期完了便是完了，我再沒有理會下庄的必要，畢竟他們有他們的天地，有他們的想法，Flow庄這種不必要的責任我大可以視若無睹……

但，就是不能做到。因為，三蛇是我成長的地方，我對這裏有份不能言喻的情。

友人說，落庄不是一個終結，是另一個開始，是大學旅程裏的另一個起點。或許是因為多了空閒時間，可以為自己的前途與趣多想一點；又或許是因為在三蛇裏的身份不同了，有着的工作也不同了，因此又是重新出發，學習另一樣東西。

是終結，或是開始，只在乎個人的想法。這一刻，我選擇落庄後，學習如何重新出發。

什麼是Flow庄？

文：Donald

如果你視上庄為一個學習過程，那麼「flow庄」就是一個將你畢生所學傳授給新人的過程。

所謂「flow庄」，即指現居及歷居幹事向新一屆的準幹事講解作為一個「Ex-Co」需注意的事項。一般來說，相同職位的新舊幹事會「flow」得比較頻密，因為現居幹事必須於短時間內(約三星期)將一些該職位需負責的工作範圍及應注意的事項「flow」予下庄。但「flow庄」的內容又豈止是個別幹事的工作範圍？事實上，「flow庄」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引導新庄去思考我們工作背後的意義及價值，例如為何要有三蛇？三蛇的存在有何價值？三蛇內的各項事務，例如福利、康樂、時事等對會員來說又有何重要性？內外務又該如何分？主席、副主席跟秘書又有何異同？以上種種概念及原則性的問題，往往會令剛接觸三蛇不久的新庄感到極之惆悵，不知從何入手。此時，除了新庄之間互相研究外，現庄及老鬼們便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把這些概念傳授給下庄。對前兩者來說，這亦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皆因在「flow庄」過程中如何決定有甚麼可以「flow」、有甚麼不應該「flow」亦是一門深奧的學問。事實上，除了本會憲章列明的條款以外，基本上沒有甚麼理論及原則是理所當然的，亦沒有甚麼活動是必須舉辦的(即使社科節、迎新營也如是)，這很大程度取決每一屆幹事的共識。因此，為了不想讓一屆的思維影響下一屆，現居或歷居幹事在「flow庄」時大都留有餘地，並把答案轉變成問題，引導新庄自行思考，討論出屬於他們的答案，那比直接把答案告訴他們來得有意義及深刻，也許這正是三蛇的獨特之處：我們要求每一名幹事都需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盲目跟從所謂的傳統，做每一件事前都先弄清楚到底為何要做這件事，做的目標是甚麼，該如何做才能最能夠達到目標等。

「flow庄」也是一個傳承的過程。除了理論及知識外，新庄們從現庄及老鬼身上感受到他們對三蛇的感情，體驗當中的點點滴滴。事實上，除了能力外，幹事們對三蛇的歸屬感亦會直接影響其工作表現。有歸屬感，才會願意付出，才會有決心做到最好，而這些對還未正式上庄的準幹事來說都是比較遙遠的。故此，通過現庄及老鬼的口述，即使未能領會，也能略知一二，令新庄準備好自己的身、心，去迎接未來一年的挑戰。





給我正確答案！？

文：Kevin

最怕下庄問：我咁做岩唔岩。

大概，下庄最怕上庄反問：你覺得呢？

走進三蛇，得到的第一份禮物就是思想的原則。回望初時一次又一次的flow庄，一次又一次的腦震蕩和腦崩潰，不是腦力不夠，也不是努力不夠，只是因為腦裡缺少了一副堅定的原則。

上庄不是一門科學，當中沒有「絕對客觀」；上庄不是一場考試，當中沒有「正確答案」。一個學會，給你機會、工具、方向、框架。先不要問學會的論壇要有多少張椅子，亦不要問學會的特刊要印多少本，這大大小小許許多多的問題都只是工具；要先問自己，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學會，你想要一個怎樣的庄期，你想要一個怎樣的結果。

假如，一年前，你跟自己說：你要一個沒有無聊內部糾紛的三蛇，又或一個承先啟後、有承擔、守承諾、態度誠懇、充滿熱誠的內閣；一年以來，你就會懂應如何處事、應變、取捨。假如，一年後，若你見到那個結果，事就成了。Flow庄不是「填鴨」，不是「倒模」，從flow庄的過程背誦那「對的答案」實在是浪費時間。願每屆下庄除了積極吸收上庄們的處事方式、經驗，亦懂積極思考自己的一套原則，在庄期內實現有意義的結果。





第二部份
我思故我在

一年過後，
只想把這年的回憶用文字記錄起，
讓後人知道上庄是什麼一回事。
從來上庄不只是十四個人的遊戲，
你，也是我們其中一份子。



第一章　踟躕

踟躕，

是大多選擇上庄的人必經的階段。
由選擇上庄與否，以至到上哪支庄，
必定思前想後，才能有最終答案。
他們或許以為選擇過後就是光明的旅途，
但他們也許根本摸不透庄期內會發生的事……



決定上庄？招庄會

文：雲妮

每年九月也是各大小學會招庄的季節，遊走校園，不難發覺四周貼滿學會招庄的海報；那時期每日也會收至少十個學會招庄的電郵，確實有點惹人煩厭，但我卻選擇了去聽兩個招庄會。

第一個去的招庄會是去了O-camp的友Soc舉辦的，坐在CYM302裏，面對住一班熟悉的人照著powerpoint講了一大堆似懂非懂的語言，就是那學會的歷史、架構和一大堆上庄前經常會問的問題——如何分配時間、上庄真的很chur嗎？感覺有點怪，卻天真地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是上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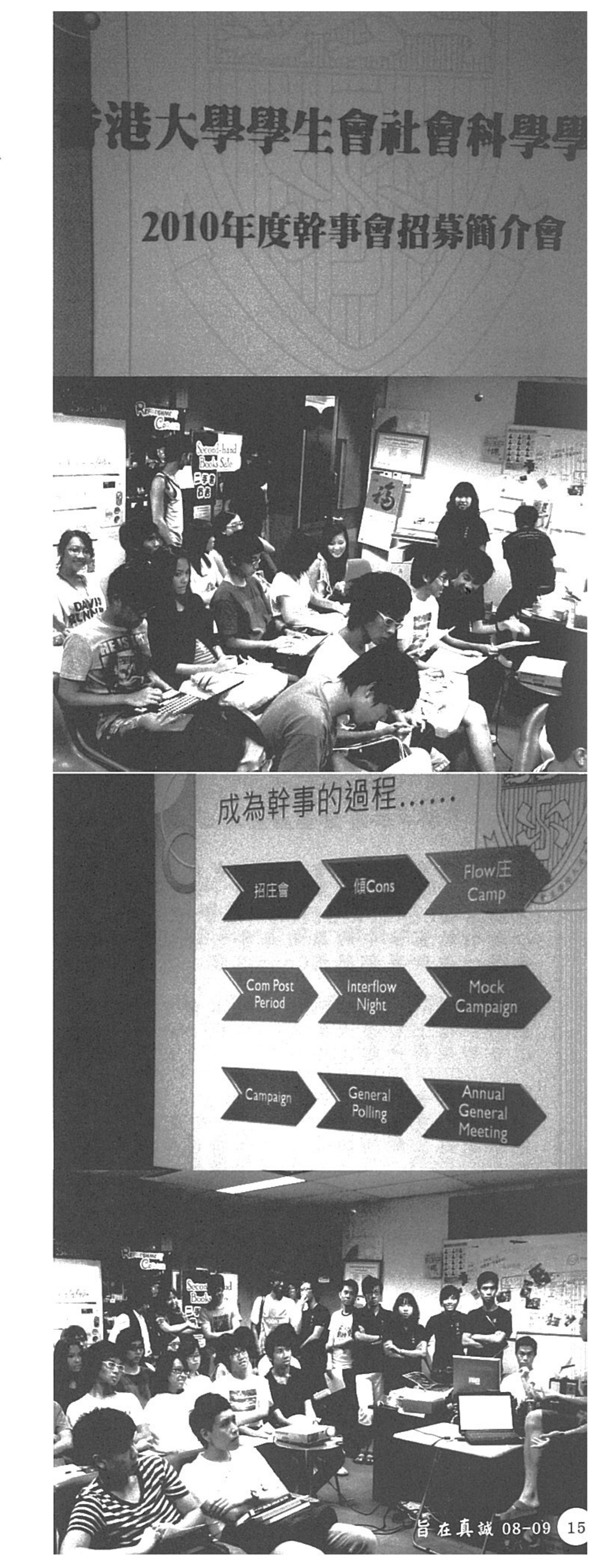
因著情意結的原故，心裏早已鐵定會上該支庄，甚至已問了組爸媽上庄前的預備功夫，但隨著身邊的一位友人問的一道問題，改寫了這一切。

某日下午，友人問：「五點鐘三蛇有招庄會，不如一齊去聽，好嗎？」那時的我只是帶著陪友人的心態去聽招庄會，怎會想到那會扭轉了我當初的決定。

坐在LG111的嫂房內(那是我第一次落嫂房)，大約二十人在那兒，只覺擠迫，又是powerpoint，又是一大堆似懂非懂的語言，但卻不是由熟悉的人說出的。很奇怪，當時我只覺三蛇所做的東西與日前在友Soc中所聽的有點不同，畢竟每個學會有其特色。我對三蛇的庄務較感興趣，躍躍欲試。

很自然的，招庄會過後，便一拼傾兩支庄，想想自己適合哪兒。友人問我，你決定上庄了沒有，其實未，甚至連上庄是什麼一回事也弄不清，只是單純地認為開始了便不能回頭。

就是那單純的想法，開展了我這難忘的一年。





「對每個上莊的人而言，傾莊期有著不一樣的意義。或許你會因發掘到自己的潛能而暗生歡喜，亦可能會為自己的無知而自卑；有人為了堅持研究憲章而茶飯不思，也有人背負不了太多的責任而中途退出；有人因對自己的期望過盛而喘不過氣來，亦有人因有了新目標而活得積極充實……

你，若經歷過傾庄，又屬於那種人呢？」

文：Grace

無聊？傾庄

文：Patra

傾庄，乃一年的上庄生涯之始。

去過各屬會的招庄會，一班有志之士便會進行傾庄。各屬會的傾庄方法有所不同，有的一起講講未來大計、有的策劃半日活動、有的純粹自我介紹，我們的傾庄方法，是傾Cons（音：Con使）。Cons，長名是Constitution，憲章也。那裡寫下本會目的及作用、幹事職能、制度及架構等。同學們要一起討論憲章中的每句每字，研究背後的意義，為一些抽象字詞作定義。一份Cons說長不長，但要待每一位幹事都熟悉Cons內容，大概需時至少兩星期。

透過傾Cons，同學們除了對本會了解更深，亦能透過觀察準庄友及跟他們相處與磨合，看看自己與他們性格上有否大衝突。畢竟上庄將佔據一整年的大學生活，庄友，既同事且好友，能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工作和玩樂，自然為大學生涯添上美好的回憶。

本校學生會擁有超過100個屬會，上庄不難，立下決心上庄和上哪支庄才讓人頭痛。筆者曾經傾過兩支庄，一支是院會(三蛇)，一支是系會。兩會的文化有很大分別，去傾庄的人的性格也是各有不同。後來覺得三蛇的傳統文化和特色令我較嚮往，跟一班準庄友的想法和性格又較相近，於是決定上三蛇庄。

初時，覺得傾Cons很無聊、麻煩，我幹麼要知得這麼深入，我為何要認識何謂「必然會員制」？我為何要界定什麼是「福利」？傾了幾次，筆者曾萌生中途離開的念頭，因為傾Cons實在花太多時間，試想想，放學後不能回家休息，兩星期內幾乎天天都要留在學校開會直至深夜，甚至假日都要回校開會。跟家人、朋友的相處時間少了，讀書漸感吃力，心情也變得煩躁。

後來，經多番考慮，覺得上庄始終無論是對於個人素質提升或服務會員都甚有意義，又能認識一班同舟共濟的庄友，絕對是三年大學生活中的重要里程碑。我毅然下定決心留低，為大學生活增添色彩。到現在，我也沒有後悔當初的決定。就算回到當時，相信我也會作出這樣的選擇。

現在就讓我們踏上上庄的旅程，感受一下承閣一年來的苦與樂！



由 Illusion of Rade 至 Inflation of Love Flow庄Camp

Flow庄camp是每年上下庄交接期間最令人難忘的活動之一。(在港大各學會裏，上屆幹事叫上庄；現任幹事叫現庄；下屆幹事叫下庄)

按照三蛇的傳統，每年召集了一定數量有意上庄的新鮮人便會舉辦一個名為Flow庄camp的體驗營，好讓他們為來年的工作及自己有興趣的崗位訂立更清晰明確的方向和目標。Flow庄camp內容大概包括每個職位的採訪 (Post Visit)、籌劃活動的挑戰和訂立一個簡單的全年計劃，並在深夜接受疑似Campaign形式的諮詢大會。

剛升上大學，充滿熱情、心口刻著「勇」字的青年們碰上對方後，雙方總會產生不明的化學反應而火花不斷。稱之為「一拍即合」稍略嫌俗氣，相逢恨晚又過於守舊，但其勢絕可媲美金風玉露相逢之興。他們大抵心裡想著：「對，這種便是我要的那種感覺。」 隨之大家腦海浮現通力合作創一番大業的畫面。他們為慶祝這個盛勢，因而作了一個rade字(comradeship)給大家，並對未來的庄期充滿憧憬。

大學裡有一句我很喜歡的冷笑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楊森」(正字應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意旨每人最真實的一面要時間久了才會慢慢浮現)。隨著學業開始繁重，耐性逐漸消散，磨擦和裂痕會在不知不覺間增加了。天長地久有時盡，蜜月期完了，夢也醒了大半。早醒的可以揮揮衣袖瀟灑離場；遲來的或已感騎虎難下，但為免受千夫所指，唯有接受「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無奈勉強支撐。才剛剛上庄，開始感後悔了嗎？

熱誠會有用盡的一天，憧憬總有不真實的一面。上庄為的到底是什麼？怎樣的信念才能使人支撐到尾？會伴你走到最後的又有誰？當幻想被現實漸漸攻破的時候，人總會胡思亂想，意志也開始變得消沉。

喜歡這種感覺大抵自欣賞對方的優點而起，愛卻要同時包容大家的不足。每一段感情都總會遇上挑戰，但西方有云「Anything t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當天那班自命不凡以「Rade」自居的黃毛賊最後怎麼了？「Rade閣」保不住了，承閣卻用實證告訴大家，他們十四個都在一起學習如何去愛，一起用年刊寫出這個愛的故事。*

(*註：收尾肉麻但很Sincere - 繼Rade之後另一在庄期內被嚴重濫用的形容詞)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Com」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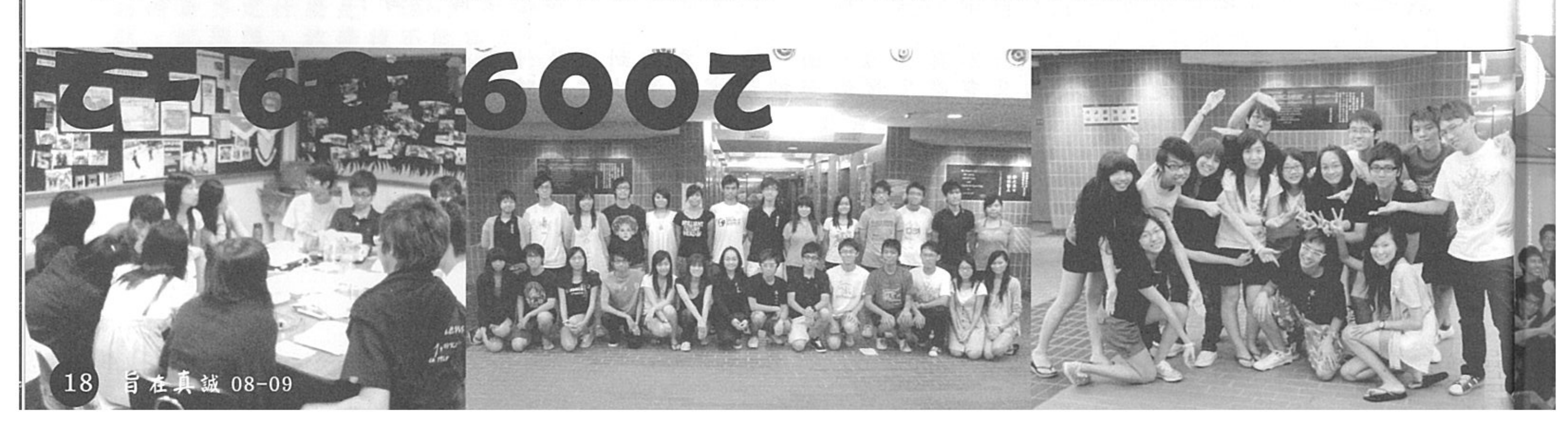
文：Dona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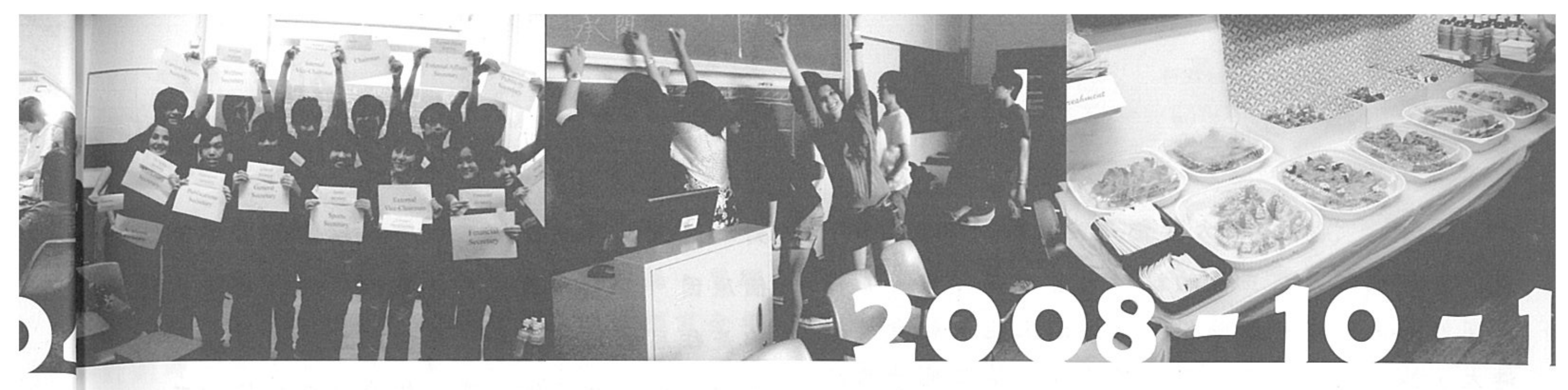
2008-10-0

「Com」是「Communicate」的縮寫，指溝通、商量；「Post」，指職位；「Com Post」，即指一群準庄友共同商議出幹事會中十四個職位應由誰來參選。事實上，「Com Post」並不是一個官方要求的程序，同學約有興趣的話，大可以十四人一同競選主席，並非必定要各選一職。然而，「Com Post」是三蛇以至大部份港大學生組織的傳統，目的是讓候選人能理性地討論然後達成共識，免傷和氣，還有就是讓各人為接下來一年的庄務預先作準備，例如找相關的上庄們「flow庄」。當天過後，準庄友們各施其職，你做你的外務，他忙他的內務，當然還有常務的戰友在默默耕耘，眾人既可獨立運作，亦可互補不足，可算是由天地初開、一遍混沌至雛型漸現。故此，「Com Post」絕對是整個傾庄期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經歷過「Flow庄camp」，準庄友們對彼此的性格、特質等已有一定理解，例如誰愛站出來當領導、誰的意見最多、誰最體貼入微等，眾人已心裏有數。滿以為三言兩語便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誰知卻弄了整整兩天！事實上，上庄及老鬼們早已告誡我們要構思一些系統性的步驟去挑選適合的準庄友擔當不同的職位，而正正就是我們在構思這些步驟時想得不夠全面，導致出來的結果欠代表性，因此唯有一次又一次地推翻選舉結果，加上過程當中有準庄友臨時退出，對自以為十分團結的我們來說絕對是當頭棒喝，猶幸另一位準庄友星夜前來加盟，使我們能維持十四人「齊庄」，一切得來不易。更可幸的是準庄友們心目中理想的職位沒有太多重疊，最後大家總算揀選了心儀的職位，經過簡單而隆重的「過庄儀式」後，新的Chairman、Internal Vice-chairman、External Vice-chairman……正式誕生！噢！差點忘了在前面加上「Proposed」，皆因我們還未通過全民投票及週年大會(AGM)，故還未正式上任。

「Com Post」時，腦海裏總是有一個大問號：當考慮一個人是否適合擔當某某職位時，到底應以他對該職位的熱誠，還是以他的相關能力及質素為先？某些老鬼們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要清楚知道哪些職位需要哪些長處，然後再考慮有興趣擔任的準庄友是否具備這些條件，似乎是傾向認同後者。筆者絕不反對此觀點，假若要一個沉默內向的人擔任康樂秘書，後果當然不堪設想。然而，個人認為上庄引人入勝之處是除了可以為會員服務外，其本身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對個人成長有莫大幫助，若然在上任前已具備所有擔當某職位的條件，那其實也不用上庄了。若然個人能力如此重要，那招庄時倒不如效法某某學會，通過面試在接近一千個會員中挑選精英份子擔當幹事會成員，而非像現在般效法姜太公釣魚。沒有人天生適合當主席、內副……一切也有待從中學習。下庄們「Com Post」時，除了執著於個人能力外，不妨將「熱誠」看作一個同樣重要的考慮因素，也許結果能更理想！





Inter-flow Night是三蛇幹事會一個獨有的活動，目的是讓候選幹事從歷任幹事的經驗和看法中，加深對幹事會運作的認識，尤其對自己競逐的職位有更深入的了解。在Inter-flow Night中，候選幹事會與上庄們交流他們對幹事會各職位的看法，他們也會分享當年上庄的經驗。

要說我們第一個籌辦的活動，非Inter-flow Night莫屬。

我們知道這個活動將會是我們第一次正式與上庄們交流，而且很多已經畢業的前任幹事(我們稱為「老鬼」)都會參加，因此大家都份外緊張！

於是，我們除了請教上庄，還嘗試向其他學會的幹事和候選幹事取經，務求把Inter-flow Night搞得有聲有色。可是，原來其他學會的幹事會都沒有辦Inter-flow Night的傳統，我們才知道原來Inter-flow Night是我們獨有的活動。

辦Inter-flow Night，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場地。當時我們踏足香港大學才個多月，對校園內各活動場地的認識少之又少。幸好我們親愛的上庄常務秘書Ricky，不但為我們提供意見，還協助我們Book房，真是出心又出力，謝謝你喔！為了令Inter-flow Night的氣氛輕鬆點，我們決定預備一些茶點和飲品，可是又受經費限制。怎料我們的外務副主席Patra的爸爸剛剛在酒店任職，能夠為我們以超低價訂購五星级水準的茶點，我們多幸運呢！而阿正又找到超便宜的「茶字典」，不愧為我們的福利秘書！

當一切安排得七七八八，我們便要開始聯絡歷任幹事。對我來說，這個部份挺緊張的，因為曾經聽說過有些「老鬼」(歷居幹事)是很惡的，如果我們在電話裡不夠禮貌，不但會即時被罵，還可能會在模擬諮詢大會上再被大罵一頓！幸好，所有歷任康樂秘書都很友善，可能這就是康樂秘書的特質吧！(我可是很友善的！)

到了Inter-flow Night當晚，我和體育秘書Maggie都是自動請纓當接待的。我們以為待會兒一切都會很順利吧！怎料，當來的人漸漸多起來，我們接待處這邊還是雞手鴨腳的，有時發現串錯了名字，有時找不到貼紙，直到活動正式開始我們才鬆一口氣。

分享時間開始了，我們依職位分組，大家都熱烈地討論起來。果然，康樂秘書都是很健談的，我還沒有開口問問題，他們已經很主動地跟我談起來，十分親切。一開始，他們便十分熱衷地對我負責的康樂活動提意見，又給了我不少新提議。其實看著他們的一舉一動，已經學到了很多當康樂秘書的特質，獲益良多。

當Inter-flow Night完結後，上庄們逐一離開，正當大家都鬆一口氣時，一位老鬼突然對我們說一開始要簽名，我們又順standing order(以次為主席、內務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常務秘書、財務秘書、市場秘書、外務秘書、時事秘書、學術秘書、出版秘書、宣傳秘書、福利秘書、康術秘書和體育秘書)介紹自己，令到他覺得氣氛很不自然，聽見他這樣說，我們都嚇得呆了。幸好他接著說很滿意茶點和飲品的安排，我們才鬆一口氣呢！

雖然這次Inter-flow Night不算是什麼正式活動，不過總算是我們14個庄友第一次合作籌辦的活動，所以看見Inter-flow Night順利完成，真的很感動，那種「庄友」的感覺更強烈了。



獨有的 Inter-flowNight

文：Tiffany

我們還需要Mock Campaign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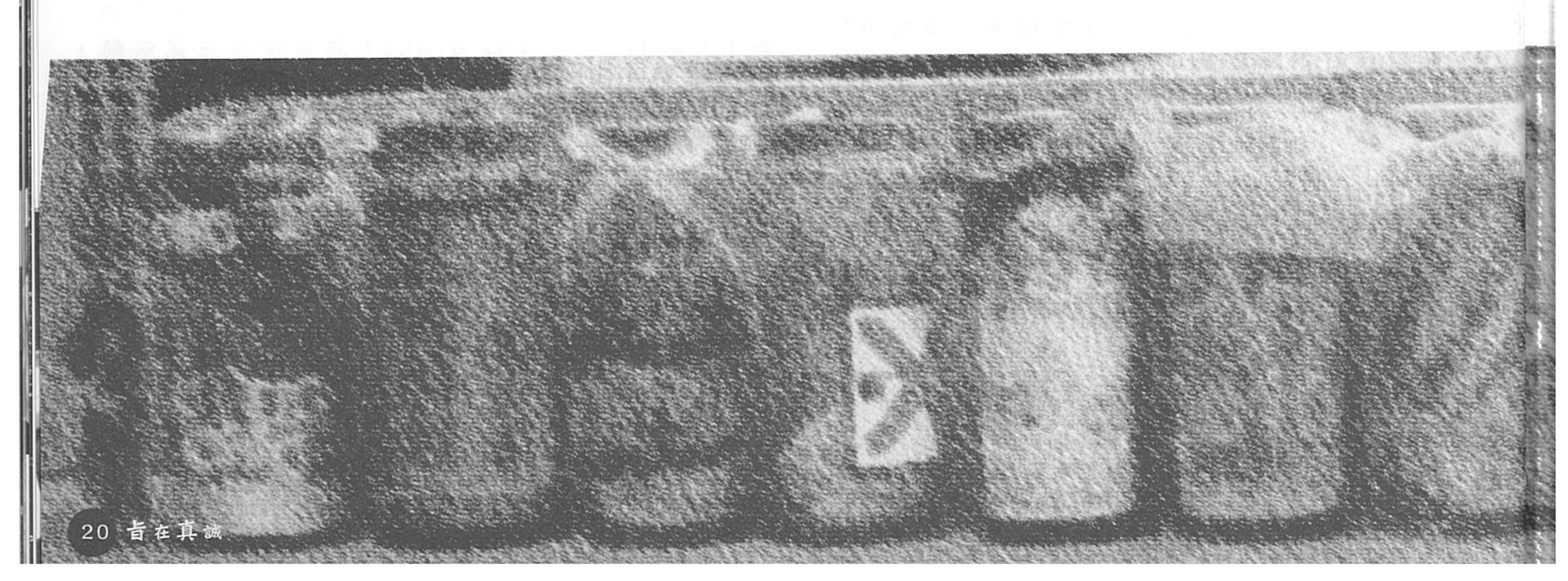
一直以來，模擬諮詢大會都是港大的一個傳統特色。它一般都是在正式的諮詢大會前舉行的，並採用閉門形式。舉行的時候，三蛇的上庄們就會雲集港大，輪流向台上的候選幹事發問，檢視他們的政綱，並考驗他們是否已經為成為三蛇幹事做好準備，同時也希望他們應付對外開放的正式諮詢大會時有更好的表現，向他們的選民，亦即全體社科學生，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可是，這個在港大存在已久的制度，經過歲月的洗禮，開始累積了不少的批評、抨擊，甚至有呼聲說要把它取消。另外，也有不少人認為，模擬諮詢大會在現今世代中已沒意義，甚至成為了一場老鬼「圍剿」下庄的鬧劇。對以上種種的不同看法，本文將會一一作出探討。

不人道的時間安排？

一直以來，「模擬諮詢大會」的時間安排受到了不少質疑。不少人批評，模擬諮詢大會動輒要連續開數十小時，而且中間幾乎沒有間斷和休息。以三蛇為例，這幾年的模擬諮詢大會都歷時大約四十餘小時，候選幹事基本上最少須要熬兩晚通宵。這對他們的精神和體力，都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於是，無論校內或校外，反對之聲群起，要求對這種「不人道」的時間安排作出改革。

對於這樣的時間安排，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因為出席模擬諮詢大會的主要都是往屆的三蛇幹事（也被稱為「老鬼」），而他們大多都已經畢業，投身社會並忙於工作。當他們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後趕到會場時已經是夜深了。所以，模擬諮詢大會需要通宵進行，讓所有的「老鬼」都有時間對候選幹事的全年計劃作出諮詢、質疑。

另外，受到憲章所限，三蛇的週年大會須要在十一月之內舉行，換句話說新一屆的幹事需要於十一月上任。故此，候選幹事們由九月新學期開始到十一月的週年大會，只有短短的兩個月時間籌劃上庄的工作，而開學距離模擬諮詢大會更只有短短的一個多月。試問這樣短的時間，如何足夠使一個九月時連上庄為何物都不知道的新鮮人，去清楚了解上庄的概念和制定全年計劃？不要說要去思考上庄，恐怕連去請教別人上庄經驗的時間也沒有。結果，到模擬諮詢大會時當然錯漏百出，需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去解釋錯處和作出糾正，很自然地拖長了模擬諮詢大會的時間。



文：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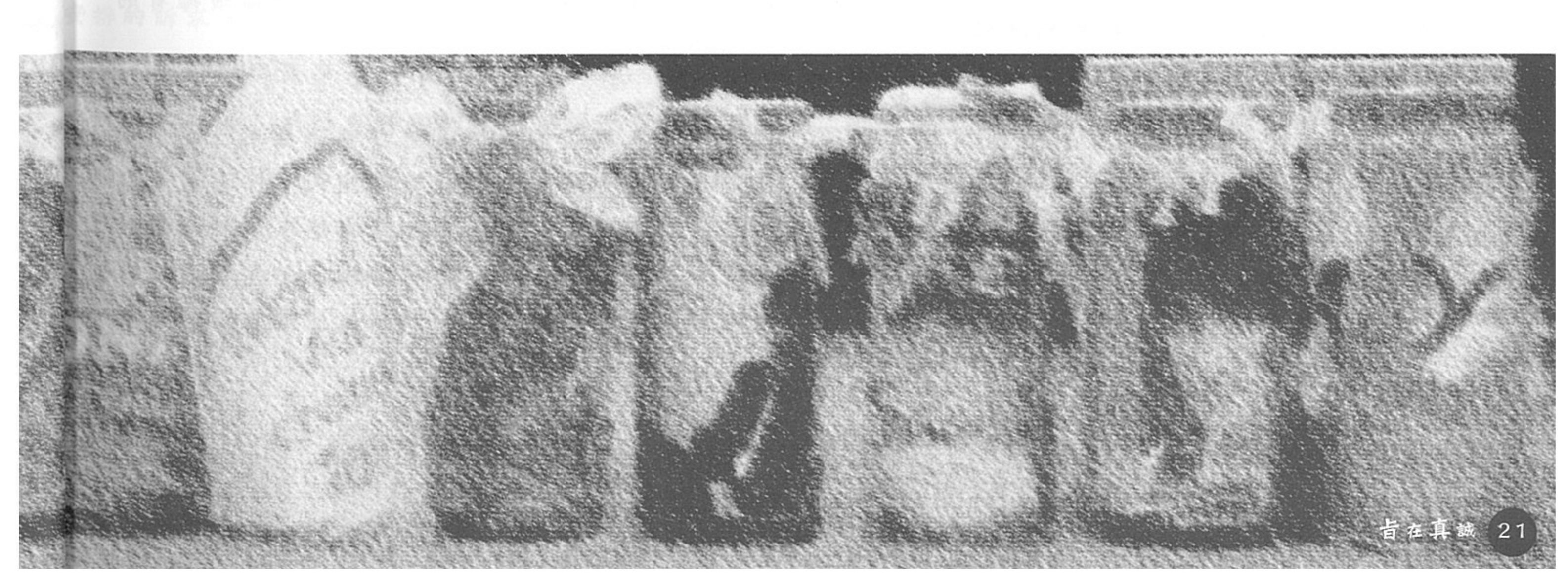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模擬諮詢大會的時間長與短，其實跟台上的候選幹事有著莫大關係。曾經有一些「老鬼」指出，候選幹事無論在撰寫全年計劃時，還是回答台下會眾的提問的時候，都犯上了用詞模糊、語意不清、組織分類不明確的問題，往往都令人摸不著頭腦，需要花上大量時間去釐清到底候選幹事想表達什麼。例如候選幹事們經常分不清到底什麼是「工作目標」和「工作計劃」等。到最後，雖然模擬諮詢大會歷時數十小時，卻只有小部分時間是真正用在對全年計劃的質詢之上。

Concept 滿天飛的Mock Cam

三蛇在港大屹立已經超過四十年，而她的模擬諮詢大會，亦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特色。相信不少到過三蛇諮詢大會的人也會知道，三蛇是一個非常重視「concept」的學會，十分重視一些上庄的概念。例如，在模擬諮詢大會中，例必會問及，「三蛇的存在價值到底是什麼？如果沒有的話，為什麼不乾脆把它結束掉？」這希望使到候選幹事知道，一切並非必然，三蛇的存在也不例外。他們必須為三蛇的存在找到一個原因，然後盡力去捍衛她的存在價值。同樣，他們也必須要找到一個不易被打倒的上庄原因，同時找到上庄所帶給自己的價值。換句話說，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本會也很重視概念的釐清。例如如何去界定「外務」和「內務」，如何定義「時事」，又或是什麼是「歸屬感」等。這有助使候選幹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如何去實行目標，也使分工更為清晰。還有，本會十分重視「A&O」（Aims and objectives）的制定，而一切計劃的制定都應該由制定A&O開始，然後才去決定具體的實行方法，例如籌辦活動、出版刊物等。這可以使候選幹事知道自己為何而做，也同時知道自己努力奮鬥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價值。不少人或許會質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精神在那既抽象，又虛無飄渺的概念之中，何不把精神都集中在活動的實際安排上，例如人手分配、工作日程、時間控制等。原因很簡單，即使我們把活動搞得如何金碧輝煌，場面如何座無虛席，觀眾如何拍案叫絕，但若不能達到當初定立的目標，一切都只是空的、死的、徒然而已。這就好像興建一座高塔一樣，「實務工作」就好像塔身，而「概念」就好比整座塔的地基底座，平時看起來毫不起眼的，但若沒有了它，無論塔如何再高，都沒有了可靠的支持。

有趣的是，這跟公共行政學中的一些理念不謀而合。當中有理論指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時候，首先是去訂立一個想達至的目標或理念，然後分好優先次序，再把實行目標的方法一一列出，衡量當中的效益和代價（cost-benefits），再擬出相關的公共政策。而三蛇對於A&O的概念，跟這些公共行政學的概念，已經是相當貼近了。





另外，在三蛇的模擬諮詢大會中，經常都會有人問及有關社會事務的問題。例如會問及對民主、六四的認識和看法，又或者對最近發生時事的了解。這是因為作為社科學生，既然以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則應對其有所認識（可悲的是，這其實也是大學生的責任），尤其作為代表社科學生的院會幹事。而三蛇在本質上跟其他院會亦略有不同，本會一直非常重視社會事務，每一年皆為此投放不少資源。而三蛇亦不只是個「聯誼會」，身為幹事不只去做對會員有益的事，更應對社會有所承擔，做一些「值得做」和「有意義」的事情。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三蛇的模擬諮詢大會中，經常聽到不少考驗時事常識的提問。

說到這裡，不知大家會不會有一種感覺，覺得模擬諮詢大會，就像是一個價值灌輸的場合。甚至好像是用一式一樣的模子，倒模出一個「理想的三蛇幹事」的模樣。可是，大家或許開始質疑，候選幹事的獨立性豈不盪然無存？三蛇也只是淪為一個由「老鬼」操控的學會？這提出了兩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一、到底老鬼在候選幹事籌備組閣時應採取什麼角色？二、模擬諮詢大會應該以何種形式進行？它只是一個要熬兩晚通宵的生命教育課？

對於第一個問題，早在前學生會會長陳一諤以一人內閣參選學生會會長的時候，就發生過類似的「老鬼干政」疑雲。這裡所謂的「干政」，就是指「老鬼」們利用自己作為前任幹事的影響力，試圖影響現任或候選幹事的政策。並使他們作出決策時，非單純以事件本身和學生的利益作出考量。當中的成因非常複雜，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詳談。可是，對於「老鬼」應有的角色，卻有着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老鬼」應作為一「教育者」，向候選幹事教導一些上庄的觀念；但亦有人認為「老鬼」只應作為一「旁觀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並應逐漸淡出下庄的籌劃上庄過程，無論他們做得好與壞，都由他們自己承擔後果。可是，無論如何，我有以下的一套看法：其實魔鬼並不在「老鬼干政」本身，而是在於幹事是否具備獨立思考能力。即使沒有老鬼的存在，世間上仍有很多人會去指指點點。重點是要擇善固執，不要搖擺不定，這也是作為領袖須擁有的一項特質。

延伸下去，第二個問題其實更值得深思。到底候選幹事們應如何去看待模擬諮詢大會？首先，模擬諮詢大會絕對不是一個倒模工廠。我相信每個坐在台上的候選幹事都是成年人，都是受過十多年教育的大學生。因此，我相信他們都有獨立的

MOCK C



思考能力，懂得過濾台下老鬼們的意見是好是壞。而事實上，台下會眾的質素其實也參差不齊，但大家必須記住，他們都不過是人，一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人也總有缺點，也總有思考不周全或受偏見影響的時候。正如上述所言，魔鬼從來都在自己心中。一個盲從附和，凡事只懂囫圇吞棗的人，往往都會成為容易被誤導的人。但可幸的是，在模擬諮詢大會中，大家會看見百花齊放的現象。不同的意見，出自不同背景、不同性格的上庄口中，當中甚至不少是互相對立的。這看來好像很混亂，叫人無所適從，但其實正正就為同一事情，提供了正反兩邊的不同意見，而經過互相比較和結合，就可以得到一個相對較合理的結論。而且，既然大家擁有批判的思考，若發現模擬諮詢大會有任何不合理或已不合時宜的地方，便應毫不猶豫地去提出修改。而事實上，為了回應大家對時間安排的訴求，三蛇的模擬諮詢大會近年已經開始有所改變。例如以往基本上中段不設休息時間，由頭一氣呵成一直到尾，只設有短短的吃飯時間。至近年開始，過了第一晚通宵以後，通常會設一個小小的休息時間，讓幹事們稍作休息後才繼續開始。而這休息時間由上一年的四個小時，增至今年的六小時，這些都是近年來才開始有的轉變。

另外，模擬諮詢大會也絕對不是一個判定「贏」或「輸」的場合。有不少人會認為在模擬諮詢大會中要想盡辦法，答中老鬼們心目中的「標準答案」。答中了便可得到「讚賞」，答錯了便要「捱罵」。甚至答得多或答得好就好像是贏了這個比賽，贏了自己的庄友又或者台下老鬼，答得差或答得少就好像是輸掉了比賽。但問題是，其實在整個模擬諮詢大會的架設上，可以說台上會眾是「輸」定的，因為從來都是台下質問台上，台下批判台上，而台上的人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主動權，只有捱打的份兒。故此，基本上「贏」或「輸」，是毫不重要的。反而最重要的，是如何達到模擬諮詢大會的最終目的：學習。清楚的鎖定目標後（其實跟上面提到的「A&O」概念很相似），便要盡自己所能，使自己學到最多的東西，至於具體方法，就各有各的發揮，在此不詳加討論了。

最後，社科學生的其中一個特點，是擁有批判性思考，敢於對一些好像「必然存在」的事物和理念作出質疑。若然有一天，大家發現模擬諮詢大會再也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或有別的東西可完全把它取代的話，那就是模擬諮詢大會功成身退的時候了。也就請大家屆時毫不猶豫，把它取消吧！

MPAIGN



語言的醬缸，反智的溫床——諮詢大會

文：David

很多人都說在港大「上庄」，經歷模擬諮詢大會(下稱mock campaign)和諮詢大會(下稱campaign)，都是港大獨有的「文化」。其實，在港大，動輒也可以聽到不同的「文化」。入住宿舍有所謂的「舍堂文化」，上庄有mock campaign、campaign和週年大會(AGM)，三樣東西合起來，就是所謂的「上庄文化」。然而，上述的一切活動，又是不是值得保留的文化呢？甚至，它們有沒有資格稱為一種文化？雖然說文化的其中一個定義是「人類的一切活動」，然而整天把文化掛在口邊，而不去反省當中不足之處，只懂毫無理性地跟從，然後視之為港大的獨特珍貴的遺產，日後踏出社會，只會換來一陣訕笑。

「作為一個三蛇的EX-CO，我們便有責任去為會員發聲……」
「某程度上，我覺得你們Campaign前的準備不足……」
「你們在Council應該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三天漫長的諮詢大會，便是在你一句標準特區高官sound-bite，我一句傳統官腔八股文中渡過，令人想英國小說家歐威爾在其作「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對現代人濫用抽象模糊之語言的批評。歐威爾觀察到，現代人有把語文複雜化的趨勢，而這個現象在知識份子間尤甚，特別是一眾「soc-scientist」， 明知自己不是專業，卻偏要把別人的思想搞亂，以予人可信之感，從而達到個人目的。例如「在……扮演角色」就真是一句相當的「扮野」的廢話，取自英文中的「To play a...role」。這句話不論中文英文也是多餘的，歐威爾把這類的言語稱為語言的偽肢(Verbal False Limbs)，長期接觸這類語文，思想愈來愈混沌模糊，到頭來只會愈來愈蠢。

社會科學一向為人詬病之處，就是她分明旨在探討與全人類息息相關的一切事務，理應平易近人，然而讀社科的人卻喜以艱深抽象的字眼來包裝顯淺易明的概念。此現象其實早為李天命、董橋和陶傑等學者駁斥多年，試問我們的會員聽到諮詢大會中的「辯論」，又會明白多少？難怪旁人聽到我們是讀社科的，總會弄不明白究竟我們是在讀甚麼。偏偏這一切反智語文，卻在號稱提供「上庄教育」的諮詢大會中滿場飛。置身其中，實在只能徒嘆無奈，只能趁此機會略抒己見。



E-Meet的象徵意義

文：Donald

「E Meet」是「Evaluation Meeting」的縮寫，解作檢討大會，是一個於週年大會前讓會員及老鬼們諮詢及評價現屆幹事會過去一年功過的場合。檢討內容由活動成效是否符合全年目標，至庄內關係是否和諧等，都一一被談及。現屆幹事們就像重拾一年前參與模擬諮詢大會及諮詢大會的感覺，穿著整齊「庄suit」依standing order坐在長桌前面對一問二續三評，與前兩者不同的是，是次還充斥著審判的意味，令人份外難堪。若幹得出色，固然被受各方讚賞，留下光輝印記。然而，於整個庄期中，要事事盡美可算是癡人說夢，而那些差錯往往成為了檢討大會中的主角，被反覆追問。

檢討大會，象徵著庄期即將結束，是一個終結，但對台上會眾來說，卻可能是一個開始，皆因他們即將拋下背負了一整年的包袱 一個盛載著千餘人的包袱。也許，這個包袱實在太過沉重，令人喘不過氣來，亦令人忘記了最初為何要背上這個包袱，或是忘記了背上包袱後想走的路：不少台上會眾指出自己已記不起剛上庄時最想做的事是甚麼；部份指出自己曾因自身庄務繁忙而導致與庄友關係疏離，甚至因意見不合而面臨決裂，有人更表示後悔上庄。當拋下這個包袱後，也許他們會有更多的空間去看看眼前的路、身邊的人。整個檢討大會中最令人感動的場面，就是台上會眾們向一些他們最感激的庄友致謝、以及跟一位庄期中交流最少的庄友相約外出。這就像是一個新開始，一個重新認識庄友的機會，也許拋開了庄的限制，重拾普通朋友的身份，彼此更能和睦共處。

作為下庄，坐在台下看著上庄們訴說一年來的得失成敗，說到辛酸委屈或內疚處，甚至會聲淚俱下，令人動容。感覺上，他們就像是一年後的我們 經歷了一整年庄期，若能克盡己任，自然無愧於心，無愧於會員的一票，那怕台下會眾的問題評價再刁難亦能坦然面對；若自覺未盡全力，自然倍感愧疚。這就像是給我們的一個警號：「開心上庄，開心落庄」並非必然。一切一切，實需要共同付出努力去維繫。



AGM即Annual General Meeting，週年全民大會。既然是週年性的，當然每一庄只會舉行一次。根據憲章，大會必須於每年十一月內舉行，於會內檢討去年學會幹事的工作表現並任命新庄。對，AGM過後，舊庄會失去了幹事的身份，榮升老鬼，同時回復普通會員之身。此時，舊幹事們的心情該會複雜得很吧。也許會感到絲絲的失落和空虛，或因重獲自由而興奮(時間再次乖乖受控了)。

週年全民大會可以是感性的，亦可以是氣氛僵持的，這視乎舊幹事面對大會的心態。但無容置疑的是，這是舊幹事最後一次以幹事會成員身份面對會員。一般而言，沒有上庄背景的會員不會現身，在場的若不是屬會的新舊幹事，就是某某庄友的老死，甚或乎是學生會的幹事。當然，也不乏熱心的上庄們來見證着這重要時刻。他們或狠批下庄辦事不力無心裝載，或毫不吝嗇地大舉姆指讚揚子孫青出於藍。上一庄的AGM是感性的，當被要求要向同甘共苦達一年的庄友道出心聲時，就連大男孩也會灑淚（誰說男生不能掉淚！）不知道二零零九年度週年大會又會是個怎樣的光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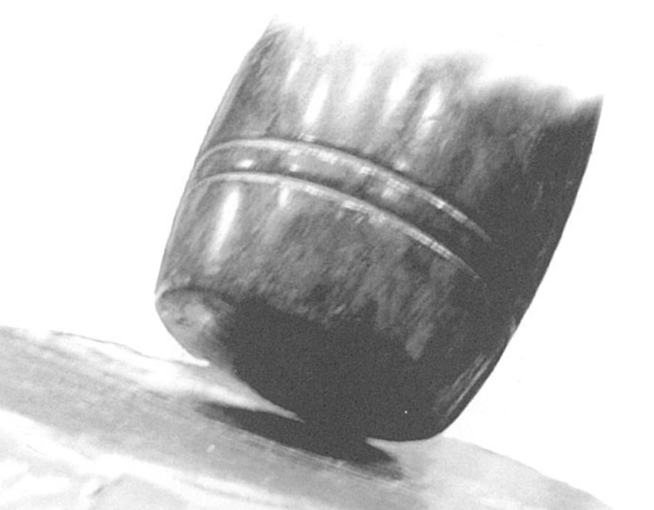
若是初初上庄的你，真要好好記住此時此境，皆因時光飛逝，一年很快便過，坐在長桌後的將會是你。

第二章　起步

終於，上了庄。
接下來的日子沒以前那麼忙碌，
或許是真的沒那麼忙碌，
又可能只是人的身體機能及心情狀況習慣了。

剛剛起步，
心裏憧憬著許多畫面，盤算著許多大計，
卻不知道我們是很渺少，能力是很有限。





就是令人太不自在 2008-12-11
1st Council Meeting

文：Kevin

三蛇設有評議會(Council Meeting)負責監察幹事會和屬會的工作，這亦是各組織及會員之間的溝通平台。評議會由來自不同界別的評議員(Councillor)組成，包括評議會主席、榮譽秘書、去屆評議員代表、社會科學學會所有幹事、各屬會三個代表、三名普選評議員(Popularly Elected Councillors)及院務委員會委員(Members of Faculty Board)，他們均以會員利益為首要去討論學生事務。評議會設有五個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包括學院事務、憲章複審、中央選舉、財政及迎新委員會。每個常設委員會都由不同屬會、學會幹事及普選評議員組成，它們各自有其年度計劃及財政預算。

但在不少過來人口中，Council Meeting裡充斥著NDS、PSP、MSN、悶……

第一次在 SU Council Chamber開會，第一次開這類 Formal Meeting。會裡，言行得遵守 standing order，開會前又要每人說一段 maiden speech。說真的，大家才剛剛上任，搞不好，這個agendum就令大家重覆地聽著「多多指教」了。

就是令人不太自在。

還有那條「楚河」一下子把與會者分成兩半，遠遠的隔著，要說句悄悄話就得游到彼岸去，奈何椅子牢牢並列，抽起、傾斜、後推，腿才擠出了半條，還得抽起腳跟過「楚河」，一來又一回，哀哉。

就是令人不太自在。

最怕的就是上Motion。第一次Council Meeting要動議提名相關評議員成為該年度各個常設委員會的成員，不得不寫上七八張motion paper。寫名、對名、簽名、上Motion、讀Motion、諮詢反對討論修改……重覆著。

就是令人不太自在。



2008-12-29 & 2009-12-30

Marketing Day
銷售的是？

文：Winky

市場秘書，(marketing secretary，下稱：mark sec)，為學會增加資源，使學會有足夠金錢及物資舉辦活動。

港大的學會中誰也知道Mark sec的工作就是Mark/R(即搵)錢，但為什麼這是Mark sec的工作呢？Marketing不是市場銷售嗎？怎麼變了找贊助和捐款呢？

經過這兩天的Marketing Day，我終於知道Marketing的真正意思了，還不算太遲吧？

昨天開會才發覺就職派對的贊助計劃錯漏百出。宣傳計劃並不合乎商舖需要；贊助金額不能彌補活動支出；介紹宣傳物品不夠詳細等。自覺連自己本份內的工作都做不好，還要麻煩庄友替我操心，我這個Mark sec稱職嗎？除了這些可預先準備的東西之外，還有那些無法準備的，例如臨場表現和溝通技巧等。那又怎麼辦？要是庄友都忘了對白、忘了步驟怎麼辦？金融海嘯，要是商舖都不再願意贊助又怎麼辦？要是沒有食物和資金，就職派對甚至是全年所有活動都不是會大失預算嗎？想著想著，連自信心都動搖了：其實我能否勝任Mark sec一職呢？滿腦子都是問號。



這兩天帶著很多不安和擔心出發， R過的商舖不下數百間，分佈在西環、上環、中環、灣仔及銅鑼灣，差不多是整個香港島的海旁。幸好昨天擔心過的今天都沒有發生，還遇到非常友善的商戶。咖啡店的老闆娘不但支持我們的活動，又教我們邀請商舖贊助的技巧和要點，最後更親自造了曲奇和Jelly給我們的就職派對。另一位糖水店店主也教了我們不少，雖然庄友們被他「訓話」了差不多整整一小時，但這些時間又怎算是浪費？他的一番話使我更有決心作個有「良心」的Mark sec。除了商戶外，庄友們的表現更叫我喜出望外。一些由銅鑼灣走到北角；一些由地舖走到樓上舖；一些連中學朋友都不放過；一些更找到別的學會都找不到的贊助，別人都羨慕我有這麼厲害的庄友呢！最後這兩天Marketing Day在比我的目標金額要高的情況下完滿結束。

這兩天後雖然我的辦事能力沒有立刻提升，也沒有突然變成了出色的Mark sec，但我也再不怕自己會連累三蛇了，因為我知道自己再不足，也會有其餘十三位Mark sec補上。

Marketing不錯是市場銷售，要銷售的原來是我們這個社會科學學會和我們十四位的熱誠。

就職「派對」

緣起 Kevin

上庄的同學，大都經歷過正式就職的一刻；而上庄的同學的同學，大都經歷過那被受尊重的一刻：就職・典禮・黃麗松・西裝・晚裝・演辭・寂靜・拍掌・寂靜・拍掌・寂靜・拍掌・看看手錶・寂靜・拍掌・離去・解開領帶・很多汗…脫下高跟鞋・紅左……從來不愛無意義的細綁。

上庄了，我們都認真對待這回事，都想向支持我們的人說句謝謝，都想大家知道我們的決心與計劃。所以，我們跟老師同學來個約會，說說笑笑，談談聚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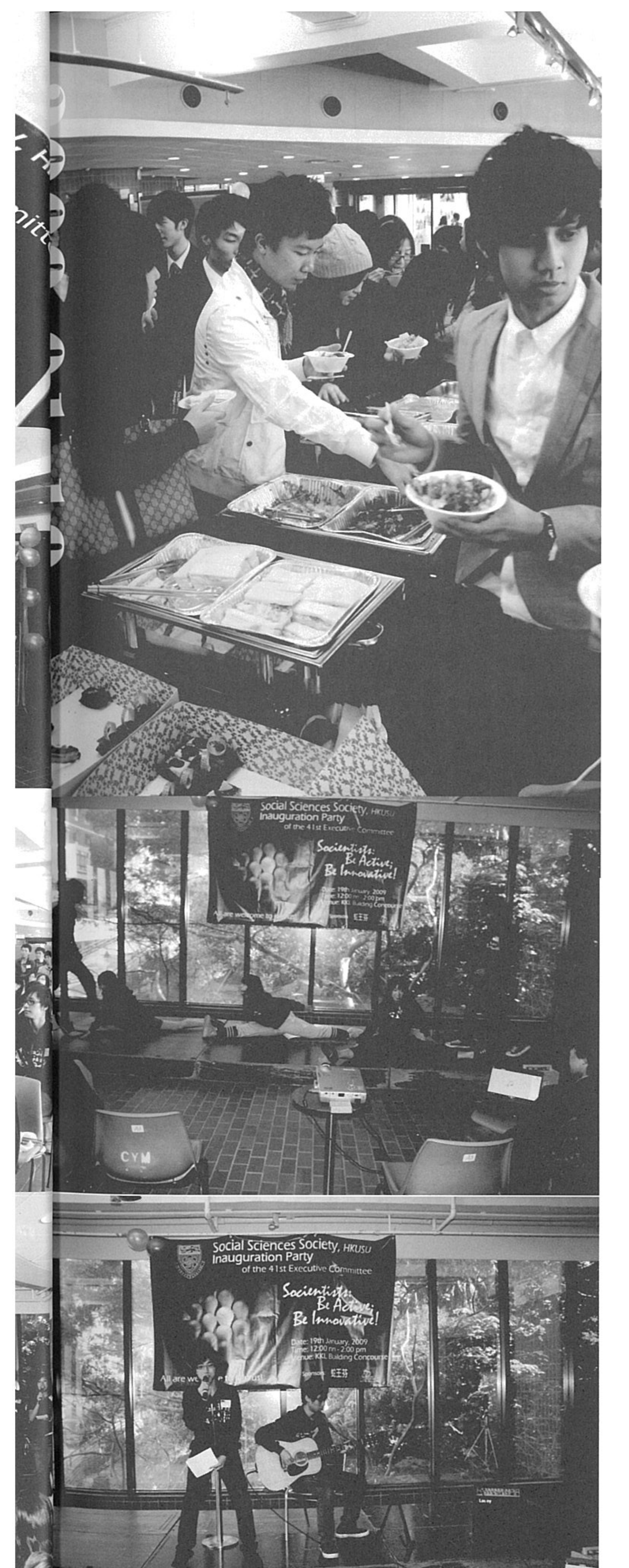
上庄時，我們提倡「Socientist: Be Active! Be Innovative!」；落庄時，我不想它就此成了社科生的理想空談。於是，大家決定一鼓作氣，摒棄黃麗松和西服，乾脆用輕鬆的就職派對，將大家的注意力重置於我們的決心與計劃，打破傳統的典禮，禮節的拘泥。

準備經過 邦

早上，當大家仍在睡眼惺忪的時候，嫂房就已經沸沸揚揚的熱鬧起來了。走進嫂房，首先看到的就是那幾個女庄友，正在忙忙碌碌的化妝；把頭一轉，就看到另外幾位庄友正在凝視著那像戰時廢墟的桌子，心中思索著到底東西準備好沒有；其他幾位男庄友也不甘示弱，一個跟著一個的抬著由友會借來的用具。過了良久，男庄友們就齊集嫂房，準備做苦力了。

到了CYM，此時大家才開始醒覺到，原來要搬的東西是那麼的多。八塊像棺材（原諒我這樣形容，因為搬完後死了剛好）的臺板（用作舞臺），就已經使庄友們心中發出不少的哀嘆。可是就職派對快要開始了，大家心知時間寶貴，便抖擻精神，鼓起力氣的搬、搬、搬！過程中，汗水一點一滴的，沿著面的邊緣流著，然後灑到地上。有些則越過了眼眉，流進了眼睛，澀得眼睛都不能睜開，想抹時又發覺自己已沒有手可以騰空。此刻，的確是百般滋味在心頭。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經過我們一番努力下，場地由最初空空如也到接近佈置完成。看看時間，原來已經差不多十二時，距離就職派對開始只剩下數分鐘。我們趕緊把儀容整理好，仔細檢查一下場地，預備心情迎接就職的一刻。





開始了！ 邦

經過一輪的預備後，這個屬於社科同學的就職派對，終於要開始了！派對舉行的地點是KKL Concourse，因為這裡是社科學生人流的高峰點，他們有不少科目都在此座大樓上課，即使不然，這裡也是他們上課的必經之路。故此，這就可以確保我們這次的就職派對，能夠接觸到最多的社科學生，不至只得幾個「自己人」。時間方面，我們選擇在午飯時間舉行，以免晚上放學後學生要趕回家或舍堂。

這天大家都很精神，穿上象徵著三蛇的「嫂褸」，份外有神。既可代表三蛇，又不會過於庄重。大家看到平日一起上課的同學，都感到很興奮，談得好不高興。當大會司儀宣佈坐下後，首先就由院長、前任主席，以及今居主席作簡短的致詞，其後便播放了一段我們精心設計的片段，它是由我們的庄友Patra熬了一晚通宵弄出來的，設計得很有心思，當中更有很多我們com 庄過程的片段。這是一段見證著我們一起努力，一起成長的片段，看在眼裡，勾起了之前熬過、痛苦過、快樂過、失望過、興奮過的種種回憶，的確別有一番感覺。

然後我們便一個接著一個的走到台上介紹自己。此刻，突然感到身體熱了起來，有一種壓力，使我差點兒喘不過氣來。是的，由此刻起，我就已經成為三蛇的幹事，也成為社科學生的代表了。是種既重又輕的感覺吧！兩任幹事交接過後，就是唱會歌的時候。這首會歌，說真的，打從迎新營開始，就已經喜愛聽，旋律和歌詞一點也不俗。當大家一起站起來，唱著同一首歌的時候，這就是歸屬感開始凝聚的時候了。

過後，就是今年創新加入的特別環節了：由我們三蛇幹事，分別為大家表演。首先有由三位跳舞了得的女庄友，伙拍男庄友們為大家送上的舞蹈表演（當中很多花絮實不足為外人道也！）然後就有主席為大家高歌，而內副則以結他作伴奏。選歌方面很有心思，其中一首是《Imagine》，適逢當時以巴再起戰事，這首歌便顯得更具內涵了。此時，整個派對的氣氛也達到了高潮，大家不再拘謹，一起唱著歌，一起歡笑，一起享受著一個美好的下午。是的，這也許就是「就職典禮」和「就職派對」的分別吧！大家無分彼此，不再呵欠，心中感到充實，這就是我們最初想達到的目的了。

花絮 Tiffany

還記得Inauguration的一個星期多前的晚上，Donald的一個來電劃破了寧靜。

「Tiffany，在Inaug上表演跳舞吧，麥雞和Patra都已經答應了。」

我頓時「O嘴」了（我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詞語去形容我當時的反應）。我心想，只剩下個多星期，就算排得完也練不完吧，而且麥雞和Patra在Jazz Funk和Hip Hop方面的經驗又十分有限。可是，當排練開始，大家都十分落力，進度也比預期快很多，最開心的都是一起排舞時談天說地和開玩笑。而最後的表現也算是不錯，真是難忘的經歷。

Adhoc Forum 頭炮
啟德・睇得・唔值得？

文：Dayo

2009-02-10

這是今屆三蛇幹事們的第一個社會事務活動。啊！是第二個才對！由於邀請不到合適嘉賓蒞臨指教，第一個論壇胎死腹中。作為兩次論壇的負責人，本人尤甚緊張，亦吸收了之前的經驗，大幅改良了邀請嘉賓的方法和人數，終於在論壇開始前三天收到三位嘉賓的答覆，並有建築學會應邀到場旁聽，實在萬分高興！

論壇當天，我們見識到政府官員「耍太極」、陳偉業議員的熱血、劉秀成教授的識見，有不少社科學院及建築學院的同學揮筆疾書，就像在上最重要的導修課——城市規劃。觀眾都認為舊機場的規劃實在太差、太糟，以致台下發問環節，幹事們都忙得團團轉。最後整個論壇完美地落幕，規劃署助理署長關才貴先生更送贈我們一幅地圖作結。



被嘉賓主導—我們的出路．增研究生紓失業論壇

官字兩把口 Donald

有人說「官字兩把口」，是永恆不變的真理。為官者，大都能言善辯，字字珠璣，而且「聲大夾惡」，一眾小市民往往有怨無路訴，只能望門輕嘆。既然兩把口已如此利害，當六把口同時發功的時候，威力自然難以想像。庄期內，我們「有幸」見識了這倆人的氣勢……

話說一天打開報紙，看見政府決定大幅增加各院校的研究生學額，並表示此舉將為大學畢業生提供更多進修的機會，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自然拍手叫好，但翻看下頁，卻見各界學者均批評這只是政府為了紓緩大學生失業問題、無可奈何下自欺欺人之舉，皆因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只是推遲了其出現的時間，更會令畢業生之間的競爭更趨激烈，一些學歷較低的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畢業生慘成「炮灰」，令失業問題更見嚴重。既然各方意見不一致，最妙之法自然是「坐埋一檯」辯個明白。因此，我們以此為題辦了一個論壇，邀請教育局有關官員及教育界學者前來參與討論。

辦一個論壇，最頭痛的定是邀請嘉賓的過程，特別是政府代表貴人事忙，能否成功邀請合適的嘉賓只能是「盡人事，聽天命」。過往籌備論壇亦曾因為嘉賓紛紛拒絕而流產。誰知是次，除了順利得到教育局副局長答允出席外，還「買一送二」，帶來了兩位新官上任的政治助理，實在令我們受寵若驚。滿以為上天總算待三蛇不薄，誰知論壇剛開始，三位官員便率先開火，炮轟社會各界的反對者，指出政府此舉絕對是德政，更指我們的題目誤導同學，甚至對我們的論壇主持冷嘲熱諷，令同場的教育界學者及我們都甚為難堪。

事實上，這是論壇而非公審大會，論壇的價值，不正是讓各方也能發表自己的聲音，然後作理性討論嗎？如此煞有其事地抹殺各方表達立場的機會，反而更令人質疑吧！奈何官字就是有兩把口，小市民總是有怨無路訴。難怪近年社民連打著反對派的旗號乘勢而起，會那樣一呼百應吧！

事後回想……Dayo

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發表後，對大學生來說，最為不滿的實是四千元實習生計劃。然而，本人卻認為政府增加研究生學額以紓緩失業數字，是另一個令人髮指的政策。

首先，眾所周知，香港的大學均不以研究聞名，單以我校為計，除了微生物學科外，何曾聽過物理化學地理政治工程文學上有驕人之研究成就？香港，並不是一塊有濃郁學術味道的土地。

其次，研究學位大多都是成績優異的同學才有機會讀；然而，成績好的同學畢業後應該有不少大機構招手，這個矛盾不攻自破。事實上這個政策根本不能幫助畢業生，反而多此一舉。

再者，就跟四千元實習計劃一樣，這項政策只是浪費公帑。社會各界怒言大學生諸多要求，可是我們根本沒說過要政府出手相救，接近一億的巨額，何不用以解決副學士畢業出路，又或是幫助社會其他階層？

可是這個論壇，只聽見官官相為，一句「這不是政府的意思」，便將所有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公道自在人心，當天極低的參與率，就是同學們無聲的公民抗命。



少於十人的院長論壇

文：Kevin

我對院長論壇的印象是：聽眾不多於十人。

舉辦院長論壇的目的主要為促進會員與院方的雙向了解，討論範圍多涉及院政（如：twin theme: global citizenship & social innovation）、學制（如：honour classification/course design/compulsory internship）等。論壇中，院方代表（如：院長/副院長）會公開聆聽同學意見，並就指定議題作出回應，將同學的聲音帶回院內，跟進同學訴求。

形式方面，為改變以往疑似諮詢大會的感覺，是次論壇清談為主，透過同學主持與院方代表輕鬆傾談，討論三個範疇，並附公開問答時段。

討論題目方面，必然實習/港外交流學制、學院開辦之FOSS課程、與學院師友計劃等議題均切身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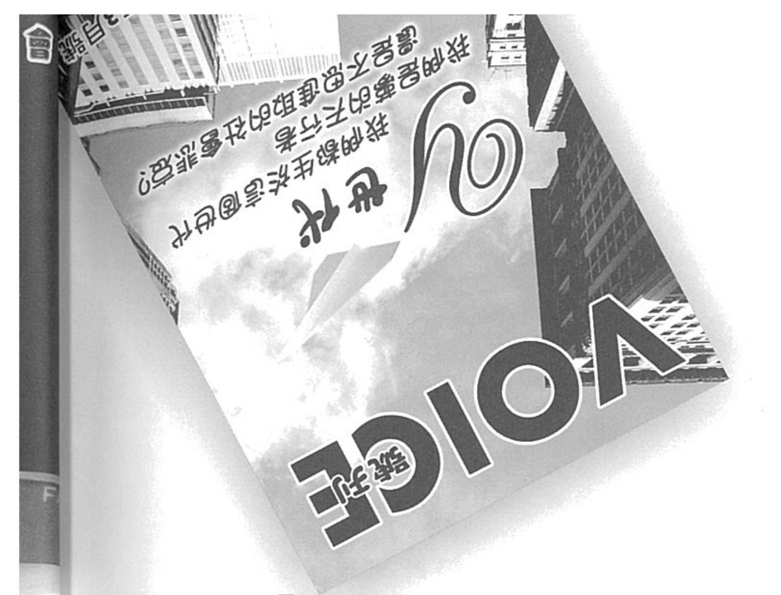
過程方面，主持(Donald)及嘉賓(副院長莫家豪教授)均非常投入討論，莫教授更非常積極地希望聽到同學最最最直接的意見。

形式好、題目好、主持好、嘉賓好，偏偏，參與的同學寥寥可數。醇酒沒人嚐，可惜。

有人安慰道：「同學向來對院長論壇都不太感興趣。」那不是原因的全部，PIC可以早點準備題目，早點準備流程，早點邀請嘉賓，可以清楚的在事前告訴同學今年院長論壇有什麼好。大概，這些都可以做的，我卻做得不太好。

「早點做，做好點，做多點」從來不難說，不過說完之後手就要動。我督信院長論壇中的討論絕對有助會員與院方雙互了解。但願未來的院長論壇檢討報告中，不會再以"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level, the objective was very barely achieved"作結。





三月號 – 「Y世代，理想大晒？」 Winky

「Voice‧號刊」，乃聲音之意，旨於將社會的聲音帶進校園，將會員的聲音帶到校方裏去。它亦是本會每學期均會出版的刊物，免費派發，為會員福利之一。我們零九庄的第一期號刊主題為「Y世代」，即1978年後出生的年輕人。除此之外，這期亦有我們「三蛇」的介紹。

這本號刊是帶給了我首次的採訪經驗。楊秉基，「好戲量劇團」藝術總監，也是我們專訪「Y世代」的對象。他經歷了三次高考，終於考上了大學，卻為了理想放棄得來不易的大學學位。雖然早已搜尋不少資料作準備，但真正訪問時卻不像只是談天那麼容易，受訪者回答問題時往往不受其所限，有時甚至越扯越遠，答非所問，因此以適當的問題引導受訪者是很重要的技巧。

這亦是我首次參與製作刊物。撰寫專訪的那篇稿件就像做現實版的高考UE Practical Skills及Listening，一面聽訪問錄音帶一面記下重點，再歸納成不同段落寫出來。這個把聲音變成文字的過程雖然有點繁複，但其實十分好玩，就是把一堆雜亂無章的資料重新整理，變成一篇疏落有緻的文章。每次看見別人讀我這篇專訪時都很有成功感啊！

這本號刊也令我首次反思「Y世代」。從前只知道自己也算是「Y世代」的一份子，沒有想過太多理想與現實。沒錯，相信考上香港大學會是不少人心中的康莊大道，但這條平穩的路又會帶我們去什麼地方呢？路越容易走，人就越容易變得麻木，失去了那股拼勁。「Y世代」的特別之處就是「理想大晒」，為了追求理想不斷努力，甚至像楊秉基一樣挑戰社會主流，我又願意為理想放棄什麼、付出什麼呢？

對我而言，VOICE，號刊，不單只是本會每學期均會免費派發的刊物，不單只是我們零九庄以「Y世代」及介紹「三蛇」為主題的第一期刊物，它還是我的回憶、體會、反思。正如我們的Pubtion所言，這些刊物當然不只是一疊疊充滿了文字的紙，它們就像我們的孩子，是我們加上不同經驗而結的成果。

十月號 – 「偏者，異非主流也。」 雲妮

那是我庄期內的第四本出版。

撇開近年號刊的定位，不以專題為主線，轉而玩「食字」，每篇稿也要有一個「偏」字，或許稿與稿之間有關連，有相似訊息想帶出，但只要留心細看，會察覺實是大不相同。音樂、電影、飲食、旅行、行為、職業、閱讀……所有範疇皆與「偏」相連，讓你了解世界的另一面。

看似是鴻圖大計，實則任性逞強的我不時為了這期Voice食不落、睡不香，人也變得有點情緒化。壓力大，只因沒信心能達標。關於稿件，有兩篇稿改了三次才感滿意；關於設計，聽了正的意見，再修改，才收貨。如此執著，只因它是我庄期內最後的一期Voice。我不想自己後悔。

40版，A4 size。沒錯，是足足40版的厚度，專題的稿件達14篇。交稿的死線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那時我真的很怕，我怕會爛尾，怕稿的素質不達標，怕做不到我想做到的。原以為不夠稿，但最後比我想的還要多。感謝所有庄友，沒記錯今次Voice所有庄友的名字也有出現，記得當日上庄時很多人話Pubtion是孤獨的職位，以我一年的上庄經驗，我敢說「因為有你們，我一點也不孤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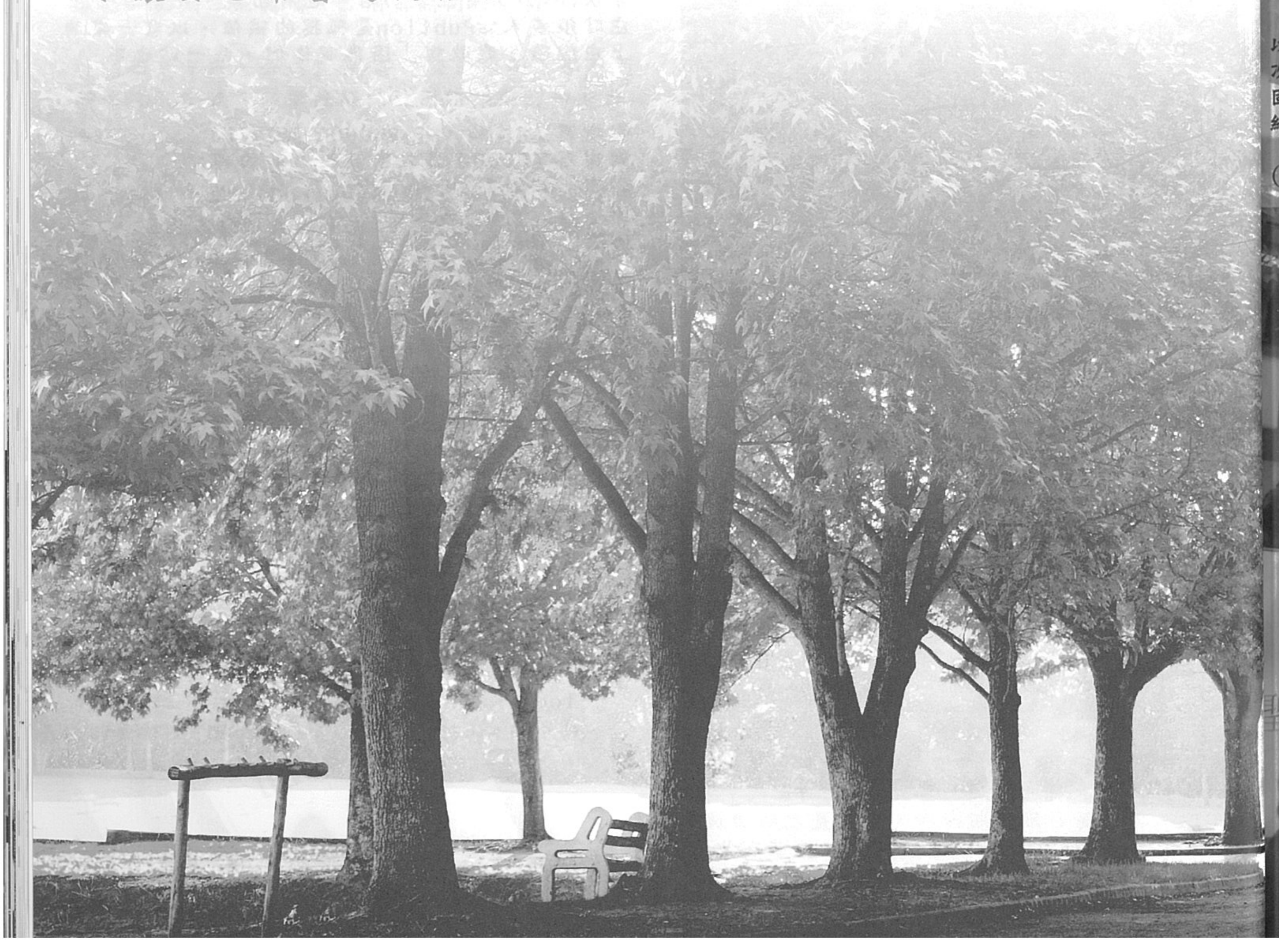
謝謝寫了4篇稿，共約6000字的David；
謝謝寫了6000字呂大樂教授專訪的邦；
謝謝「校對獸」Donald；
謝謝Grace的精美手稿；
謝謝正的專業設計意見；
謝謝Winky不時的支持；
謝謝Steph經常的抱抱；
謝謝Kevin的拍攝；
謝謝Maggie、Tiffany、Michael的稿件；
謝謝Patra和Dayo的試食；
謝謝呂大樂教授抽了近兩小時接受訪問；
謝謝邪的杖義幫忙接受訪問；
謝謝投稿的你和妳；
謝謝自己願用半日假期走遍中環、西環、上環拍攝一輯具真實感的城市漫遊相片；
最後，謝謝抽過少許時間讀過Voice的你、你和你。



第三章　成長

庄期過了數月，
似乎一切已上了軌道。

經歷多了，人也成長了，
不再活在過去的愚昧無知裏，
反是繼續的向前走，
不讓自己帶著遺憾落庄。



一波三折的社科辯論比賽

文：David

首場辯論比賽
(太古堂 vs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

「累、愧、惱」三字總括了我那天的感受。

其實function 前一晚已預料到是凶多吉少。畢竟比賽前兩三日才確定所有的評判，參賽隊伍、主席和計分員均已準備就緒。還記得當晚是凌晨三四點才把banner掛好再回到soc房休息。記憶中好像劉邦(三蛇的其中一名會員，我的好友)是和我一起的，還替我蓋被，實感激不盡！

Function過後，儘管搞得不好是意料中事，但感覺還是十分不爽，特別是見到其他ex-co也不太高興的時候。但畢竟也完了，錯也錯了，自己是PIC，完全沒有「包底」的藉口。當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把下一場比賽搞好。

以前在中學亦有搞活動的經驗，但像今次般搞得一塌糊塗倒還是第一次。是有點惱怒自己，也不禁懷疑自己的辦事能力。很久也請不到評判固然是運氣問題，但活動期間的錯失，如nametags、辯論學會的全名、給評判的refreshments和事前briefing的不足，則完全是可避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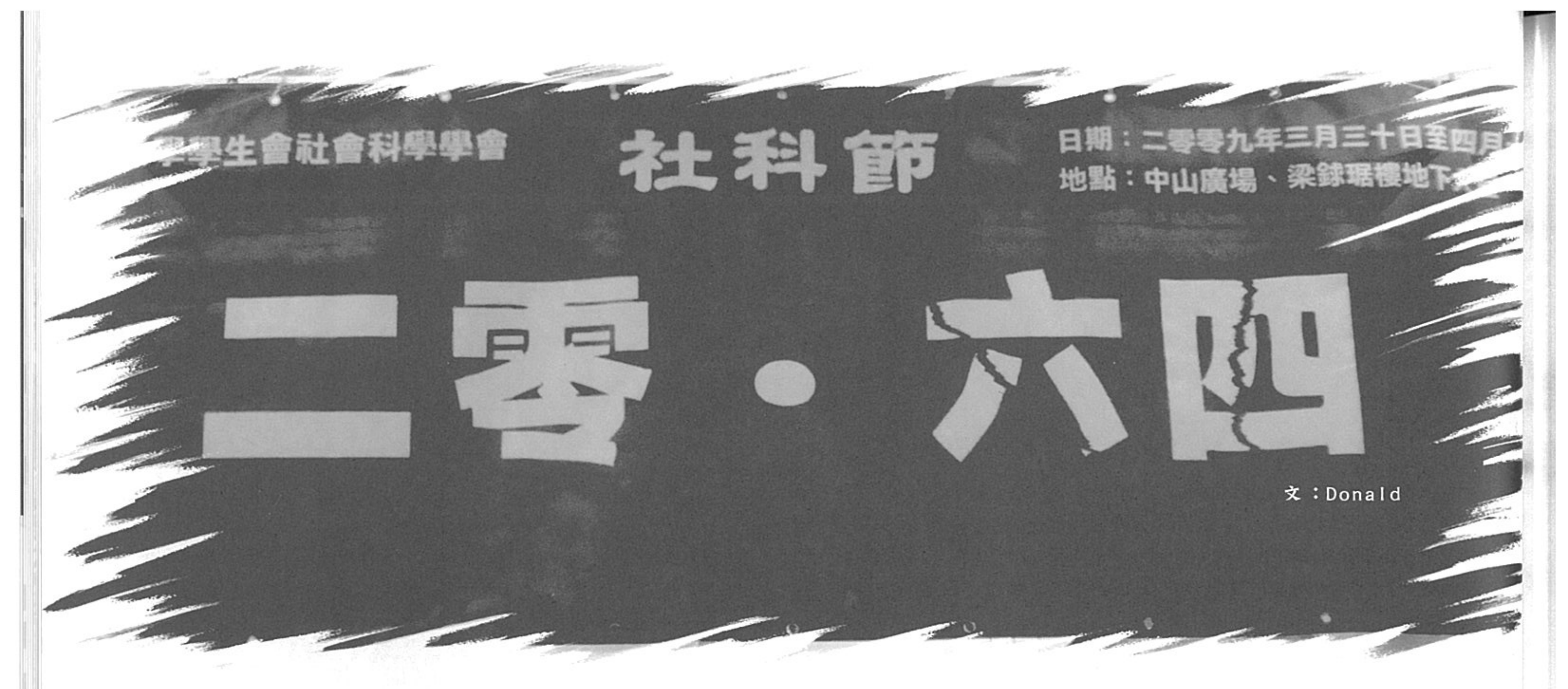
(PS：感謝雲妮和Steph在比賽前留給我的「紙仔」和短訊！)

第二場辯論比賽
(聖約翰書院 vs 何東夫人紀念堂)

今次整個流程比想像中順利。首先比賽在中山廣場舉行，來看的人絕對不會少。其次比賽的人腳(即評判，參賽隊伍等)亦早在第一次辯論比賽前請到，所以function前能有充足的時間改善上次比賽的錯漏nametags檢查了不下十次、又請了劉邦幫忙剪裁、其他要用的東西也一早準備好、briefing也在例會時做了。因此比賽前夕很早就可以睡。

這次總算挽回了不少上次比賽失掉了的自信心！遺憾的是決賽因場地問題和某參賽隊伍臨時退出而未能成事。不過總算也懂得開懷面對，畢竟是自己控制範圍以外的事情。

(難忘與Michael二人從中山廣場到Knowles building來回不下十數次搬桌椅，感激。)



文：Donald

一連三個活動加一本特刊……一星期內見了三次報……接過一個又一個來自各大傳媒及報館的查詢……這就是二零零九年度社科節「二零・六四」的寫照。

社科節為本會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一般來說，每年度的社科節均以一些社會事務或現象作為主題(但據說從前社科節為一大型內務活動，但於何時轉為外務活動則可參考本刊「承・傳？」部份)，並為此舉辦一連串活動。本年度適逢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當我們選此為題時，可謂亦喜亦憂，喜的是我們都一致認為六四事件是值得港大同學重新認識及關注的歷史慘劇，故我們很樂意帶起這個討論；憂的是六四事件於港大校園甚至香港社會沉寂已久，似乎大家對此都沒甚興趣，故於此時此刻辦此活動實不知是禍是福。

令人振奮的是自首個活動「汗・血・淚」大型實況展覽「見光」後，彷彿整個校園都重新掀起了一股六四的討論熱潮。其後，一連兩個六四論壇更將整個氣氛推到最高點，加上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嘉賓於論壇期間的言論與社會主流大眾有所不同，加上傳媒的大肆喧染，一時間整個港大校園都在談論六四，最後更間接造成了一連串的校園學生組織裏的政治風波。回顧整個社科節，雖然一路上波折甚多，特別是事件牽涉了多個校內外的其他團體，一切事物，跟我們最初預計的都有所出入。但正是因為這些波折及風波，吸引了港大同學以至社會人士的關注，令大家重新接觸六四這段近乎被遺忘的歷史，儘管大部份人的焦點也集中在一些「花邊新聞」，但無可否認的是經此一役，大眾對六四的瞭解及關注也必然有所上升，這正是我們想達到的目標。

最後想說一句：「六四事件，我們不敢遺忘。」

緣起

Kevin

「記不起‧忘不掉」是我們對六四的迷思的總結。記得那晚，SU二樓，我們第一次認真討論會否對六四「做D野」。我們大都認為這段歷史不應被忘記，但我們當真清楚這段歷史嗎？不，我們都記不起。一九八九年，我兩歲，在銅鑼灣，探訪姨丈家，還在學行。姨丈抱我從窗口往街外看，眼睛跟我說：條街好嘈好多人。

要我說，這就是我的記憶，沒有關燈，沒有門，沒有廣場。那段歷史，那輛坦克，那些鏡頭，那些記憶，我們由始到終不曾有過，如何記起？所以，要我大喊平反，我不安；要我呼籲同學對六四「做D野」，我猶疑。也許我們都在這片似有還無的迷思背後思索，踉轉反側。

於是，我們去尋、去問，並用這本特刊跟你說出這迷思。薄薄一本，有我們搜集得來的歷史，有我們腦海片面的想法，有政界名人立場意見，有主，有次，有自省，有反思。

二十年來，維園醞釀著一鼓平反洪流。我們不是不急於行動，但起碼，我們要清楚行動背後的意義和原因。這，是我們所執著的獨立與批判。

作為主編

雲妮

二零，記不起……

「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天安門廣場內，有一群為民主奮戰甘願流血犧牲的人；二十年後的六月四日，或許，記不起昔日誰對誰錯，記不起昔日為民主抗戰的那團火，記不起昔日有多少流血犧牲的人。一切一切，似是記憶不起……」

六四，忘不掉……

「縱然，昔日我們沒有親身站在天安門廣場上，但是，「六四」二字，一直也烙在我們的腦海之中；忘不掉它為民主進程掀起了新一頁，忘不掉它使世界關注中國言論與人權自由，忘不掉它轟動了整個世界。一切一切，似是忘記不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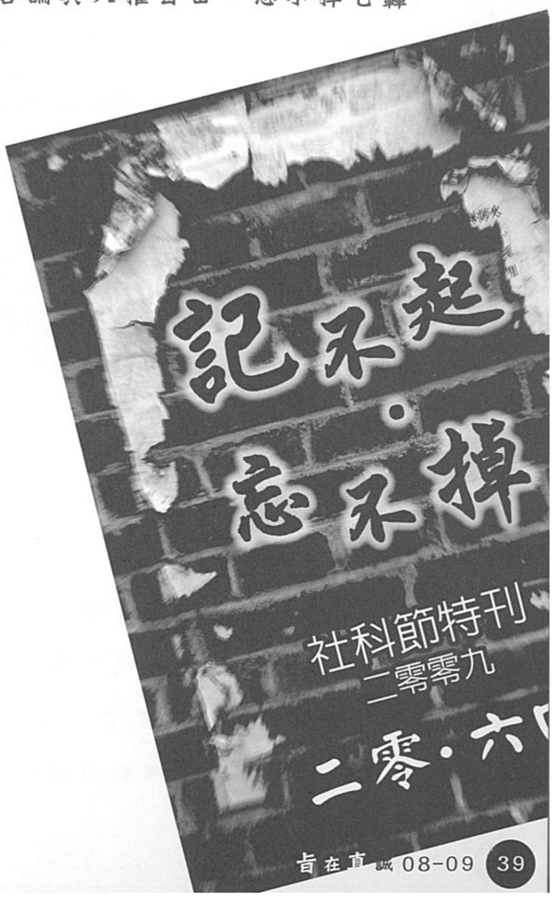
以上兩段是特刊裏其中兩段引言，六四事件對我們這一代來講，看似很陌生，因為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我們只是從不同渠道聽過許多人述說其當時的經歷；但我們每年都聽見有人說要「平反六四」，它看似與我們有著微妙的關係，看似影響著現今世界的運作。

記不起．忘不掉，正帶出了這個矛盾。

用了僅僅一個月時間籌備和印刷，由寫綱要、邀請嘉賓寫稿、搜集資料、庄友寫稿、收稿、整理稿件、設計排版、較對、Finalize、印刷。這一個月，忙透了，試過做到凌晨四點半；試過乘的士去印刷廠，誰不知老闆不在，要翌日再去印；試過灰、試過想頹、試過想「撻過」，因為排完voice實在太累。可惜我不想撻過出版，因為這是我喜愛的工作。

特刊派發過後，聽到Sackville（零八年三蛇外務秘書）對此的feedback。他說：「看罷後，果真使我對六四有少許感覺。」這是對作為主編的我最大的祝福和鼓勵。

願大家記著二十年前曾經有一班人勇敢站出來捍衛我們應有的自由和民主。



汗．血．淚



文：Dayo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一群中國大學生喊著「反貪污、反官倒」的口號，走到天安門廣場。這次愛國運動，雖然得到北京，甚至世界人民支持，可是最後卻被定性為動亂，槍炮與坦克於凌晨四時到達清場。

二十年後的今天，平反的腳步何如？封閉的消息何如？蒙蔽的學生、民眾何如？今天的中學生，尚且不知道六四的事件始末，何以平反？何以接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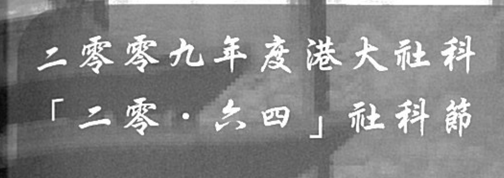
有見及此，本年度的社科節展覽，旨在讓學生們更明白整件事情。展覽的入口為一個較窄的時間隧道，同學先透過兩旁之資料圖片，明白事情經過。接著便到達一整幅天安門模型為背景，前面放置三個擺滿圖片的帳篷，可以更能讓參觀者感受當時的狀況。展覽左旁為靈堂，滿滿四頁的受難者或失蹤者名單置於兩側，參觀者亦能於靈堂附設之弔唁冊上簽名或留言。展覽的出口位置乃二十年來之平反進程，以及支持及反對反對平反雙方之見解。

是次為期五天之展覽，吸引了大批同學到場參觀，當中更不乏內地生，而且亦有不少傳媒採訪。縱然幹事們連續三晚通宵工作，但展覽獲空前成功，實在令人感動。

社科節展覽

花絮 Stephanie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展覽「出街」的前一晚！那晚我們通了頂，大家埋頭做不同的工作：有人剪片，有人預備展覽資料。而我主要就是與Dayo在白布上寫上六四事件的Timeline（我不停寫錯字，其實當時寫錯了我是很想從新寫過的），和在白布寫上及彷照當時的學生在白布上寫上抗議橫額的字句。」



二零零九年度港大社科
「二零・六四」社科節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六四事件
二十週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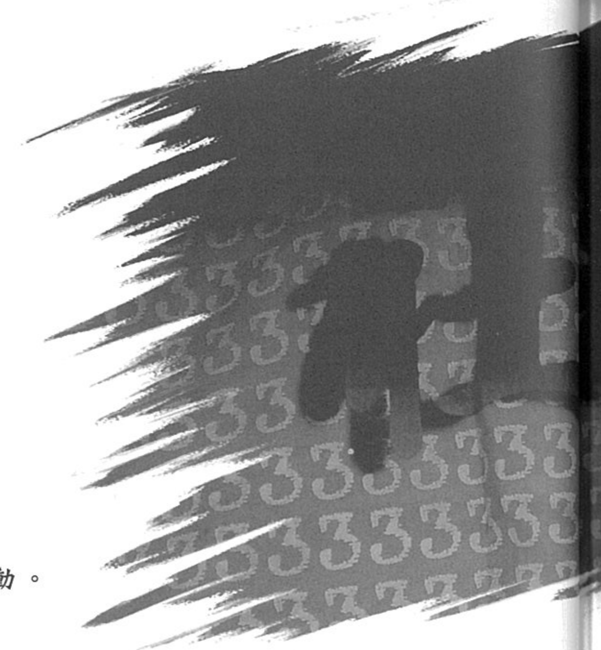
五百本社科節特刊
百張實況照片
百位參觀者
數十個哀悼留言
百般滋味

十多間傳媒機構
十四位庄友
七天展期
四個實景佈置：
時光隧道、天安門、靈堂、展板

三更半夜看守展品
三日來日以繼夜
半個梁銶琚樓大堂
一個展覽

《汗・血・淚》

文：Winky



三蛇勁過

文：Winky

勁過節，港大傳統之一，在考試前夕祝福會員GPA過三的活動。

但這兩年來都好像是三蛇被詛咒的活動。

今年本莊也花了不少心機於勁過節。先有勁過counter，其中活動包括祝福短片、爆四波波、勁過錦囊、勁過利是及勁過揮春等，再有每年傳統勁過飯。整整一星期的活動也算豐富，怎麼場面總是冷冷清清的？

其實也不沒因由。勁過節當然是在考試前夕，即交論文、功課高峰期。莊友都是學生，究竟應該努力讓自己過三，還是盡力祝福會員過三呢？這個平衡不易取吧。所以在準備勁過節時也有莊友開玩笑說我們這班人應該要為祝福別人過三而賠上了自己的吧。

另一個時間上的問題就是這次勁過節在社科節後，經過社科節這個重頭戲，也難怪大家也提不起太大的精神來博盡下一個活動。再者，三蛇一向以外務為重，當人手物資有限時，大家有所取捨也不難理解。

但上莊不就是要學懂犧牲私人時間為會員服務嗎？不是要學懂努力平衡學業及莊務，甚至家庭、朋友、愛情、工作嗎？不是要學懂咬緊牙關，盡力做好每個活動嗎？以上的原因當然可以諒解，但絕不會是藉口。

這個不太成功的勁過節，和三蛇每一個活動一樣，都是考驗我們的挑戰，磨練我們的機會。

花絮　Tiffany

哈！小妹第一個PIC的活動。在活動籌備前，心情是興奮的，但籌備工作開始後，便越來越緊張，壓力也很大。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當過PIC，加上性格有點「騰雞」，以致很多時候都需要庄友提醒，幸好大家都十分體諒，而且也常常鼓勵我。


勁!
社科勁週節

山雨欲來·風滿樓
—《走進歷史的六四》論壇記述

零九年是特別的一年，同時也被不同的媒界稱為政府敏感年。這年除了是中共建國六十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外，同時也是六四屠城鎮壓二十週年。三蛇代表著所有的社科學生，而且一直以關心社會事務為宗旨，故很自然對六四事件非常關心。正因如此，本年度社科節的主題定為「二零·六四」。而為了配合這一主題，本會籌辦了一系列的論壇、展覽，並製作刊物，務求增加港大學生對六四的認識，並引起他們的關注。而論壇《走進歷史的六四》，便是其中一個的「重頭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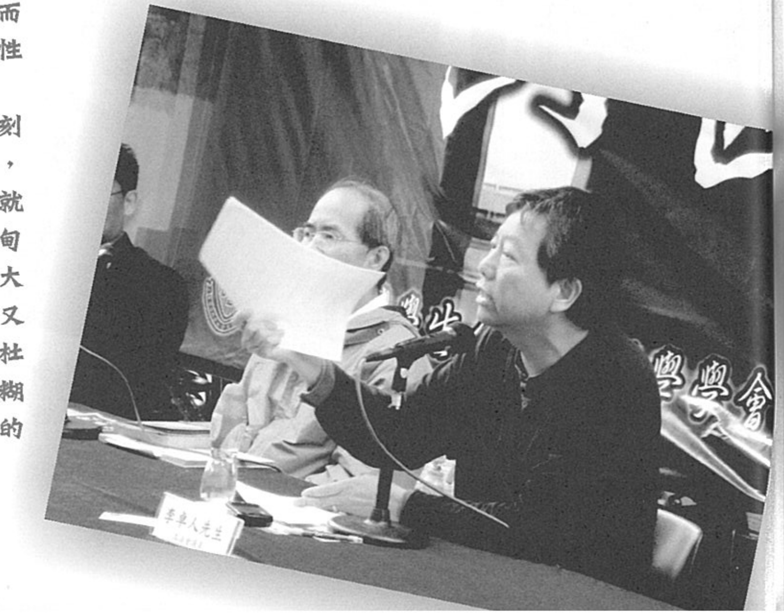
四月三日，天，是陰陰的，卻沒有雨下。空氣都被飽和的水氣佔據，沈甸甸的，就像大家的心情一樣那麼沈重，像是有無數鬱結要向人訴說似的。這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先生，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先生，以及對事件有過親身經歷，一九八九年專上學生聯會委員陳清華先生，作為我們的嘉賓。

這個論壇，目的並不是要去討論對平反六四的立場，也不著重於立場又或是非對錯的表述。我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目的，就是讓所有學生，重新並且深入地去認識和了解清楚六四事件。（其實也蠻可悲的，可是真正認識的人又有多少？）現今不少人對於六四的認識，都只限於透過電視、書本或網上媒界等。而透過陳清華先生等嘉賓的現身說法，就可以讓同學得到最親身、最直接的描述。

另外，我們亦不只流於對事實的基本描述，這個論壇亦對六四事件作出一個更深入的探討。首先，我們探討了六四事件的遠因和近因，了解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social context）。例如當時正值改革開放的浪潮，貪污官倒的情況非常嚴重；又例如當時趙紫陽闖物價關失敗；以及當時有一個「檢討精神生活」的潮流等。唯有對此作出了解，才能深刻地體會到六四事件到底是何一回事。再者，我們同時亦希望探討六四事件的意義。我們經常說，在五四事件中有著「五四精神」，例如當中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那麼六四事件呢？這場學生運動背後，到底又有沒有一種「六四精神」呢？當中又有沒有值得留存後世的價值，不至於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只成為了一個平凡的歷史事件？與此同時，我們亦嘗試找尋六四事件放在現今社會中的新意義，例如它與中國近年的維權運動有何關係，六四又如何影響我們這一代的價值觀。最後，我們給大家帶出了一條問題：六四是不是已經不合時宜？它是否已被我們淡忘？又或者，它又是否應該去被淡忘？正如論壇的題目所指，六四是否已經進入了歷史？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同時，我們亦展望將來，討論六四事件有沒有可能再次發生，以及如何避免它再一次發生。

在這論壇中，發生了一件趣事。有一位內地學生，於發問環節向台上的嘉賓質問，指他們不應罵中央政府，而應該加入共產黨，然後改變它。他更指李卓人議員是「恐怖份子」，沒有資格去評論六四，更指導台上嘉賓多讀「毛語錄」和去新加坡看看，為論壇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也許大家會覺得可笑，可是，這正反映了兩地的人對六四事件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彼此間總是缺乏交流和討論，尤其是放下成見，理性

導向的討論氣氛。不知不覺問，論壇已到尾聲。頃刻之間發現，舉辦論壇，總是帶來一個很深刻的體會，就是覺得時間永遠都不夠用。六四這個話題，缺的就是一個深刻而又真誠的討論。論壇的尾聲，天上沉甸的空氣終於也忍不住了，一滴、一滴，下起雨來。大家在狼狽地找傘擋雨，又或者找地方暫避的時候，又有沒有想過，也許是天也忍不住？突然間我想起了杜甫的「天陰雨濕聲啾啾」。雨水模糊了視線，也模糊了風景。看著一點一滴的雨水，想起了一個又一個的魂魄兒，增添了一份的淡淡的愁思。



節外生枝
——《不願置平‧流連忘反？》論壇記述

很Typical的一個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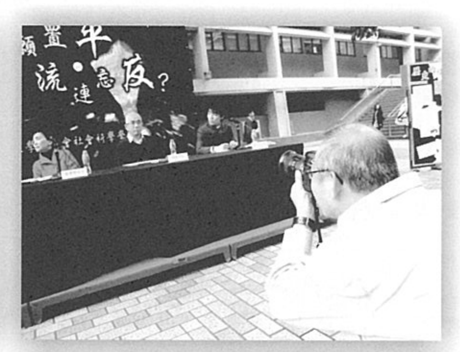
不論是我還是整支庄，已經累積了不少相關的經驗，所以事前準備難度不高。當然，論壇後所引起的迴響之大，則實屬意料之外。

請Ayo(香港大學前學生會主席陳一諤)的主意，我是有份提出的。老實說(做人必須誠實)，當時大家的想法其實大都離不開若能請到一個如此富爭議性的學生會會長做嘉賓，加上中山廣場一向的「叫座力」，要使論壇當日「萬人空巷」絕非難事。何況Ayo向來熱心社會事務，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就一口答應了。經過上兩次搞辯論比賽的痛苦經歷，我早已患上了「請人恐懼症」，難得這次請得這麼容易，又怎能不心花怒放呢？

論壇前數天也有害怕Ayo會應付不了，所以不勝其煩地打了數次電話給他，問他準備得怎樣，我聽他的語氣是滿有信心的，所以也就放下心頭石。

整個活動其實是搞得很成功的。但Ayo還是因為某一兩句說話而出事了。論壇完後他對我的道歉，簡直令我內疚的有點無地自容，而後來發生的事，更令我有一陣子碰見他也不太敢和他說話。原因是當Ayo講了那幾句引起公憤的說話後，有人提議延長Q&A的時間，好讓他「講多錯多」。那時我站在一旁，雖然很想說句話阻止，但我根本拿不了主意。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應該是時間不足)，Q&A的時間還是沒有延長。然而，即使事到如今，我仍然為自己當時的沉默感到愧疚。









重新認識 — 中期檢討會

不作公開的真情對話　Michael

一個人不容易了解到自己所有的不足，一個人也不容易知道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優點，但我很有幸，能在一次的內部檢討會中知道了所有庄友對我的看法。當聽到他們稱讚我為人友善、易相處時，我會不自覺地由心內笑出來。那種感覺很微妙，好像一無是處的自己突然有什麼成就一樣，覺得原來自己也不是一事無成，自我開始膨漲，連隨覺得自己好像很威風的一樣。

但是，之前的稱讚其實只是苦藥之上的糖衣，他們之後連番的「轟炸」才是真正的主菜。我相信沒人會喜歡聽到別人的批評，不過，我想說的是，真正緊張、在乎你的人才會坦誠指出你的不足並希望你改過。儘管讓人「圍攻」指出自己的缺點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但我也知道庄友對我是有所期望，我也不想令他們失望，只好硬著頭皮，一邊記下自己的不足，一邊抄下庄友們提供的建議。

難忘的一日，帶著快樂與期待的心情完結了整個活動。

說真話，其實很難　Grace

人家說紙上談兵的人不設實際，但光做不想也不得好，因為只有反思才能使人進步。

過去一年來，不管是時事論壇也好，社科節也好，大大小小的活動也會有個專屬的檢討環節，檢討籌備及流程、人手分配、效益等。這個內部檢討會，不就各個活動項目逐一研究，而希望就每位幹事於過去庄期的表現作出討論。每人輪流提出自己希望被檢討的範疇，如庄務方面、對其他庄友的支持度等，再由其他十三位成員作出回應。這個會議並不對外公開，可以說是我們庄友之間的深情對話。庄期期間難得所有人放下一切，靜心坐下來談心，但那時那地要對身邊的人面對面說出真話又談何容易？(難怪有些人就連表個白也得發短訊)大家心中到底有多少話湧到唇邊卻吞下肚去，有幾分真幾分假，幾分客氣幾分直率，恐怕只有自己知道。話說了，意見聽了，到底要怎樣又得好好想想。

無論如何，路是自己走的，人生每一頁都是自己寫的，最後說什麼不是最重要，只要記住身邊這些會對你說真話的人。(這些都是前輩對我說的…)

內部檢討會

公開檢討會

我愛批評　Kevin

從前，有一對情侶搭小巴。小巴沿山邊小徑行駛，途經一個海灘時，情侶恰見日落美景，於是叫有落，下車看日落。情侶下車，小巴離去。不料小巴才剛前行十一米，一塊大石從山上滾下，直壓小巴，三死十一傷。

男人說：多幸運！幸好我們下了車，不然，我們也許死掉了。
女人說：我寧願我們從來沒有下車，那麼小巴上的人都不用死傷了。

也許你不察覺，人的眼界真的有限，多半只看到自己。

我愛批評，亦愛被批評。也許你說我是怪人，被人批評都是不快的，聽到的多半都是自己的錯處與缺點，哪有愛被批評的理由？

人大了，總會有自己的一套，一套原則，一套價值觀，一套溝通模式，一套處事手法。庄友間，我們未必清楚知道，但至少感覺得到，每人也許還有一套性格，一套背景，一套上庄的原因，一套上課的時間表，一套遲到早退的原因，一套一時火遮眼的理由，一套非常互聯的人際網絡，一套追極都唔完的……台劇。

一支庄，十四對眼，十四個角度，話不說出來，誰也不會懂得誰。我不怕庄友間互有批評，最怕沒有。或者我們中國人都重禮，非禮勿言，批評即壞禮，明批于禮不合，於是人人恭恭敬敬。回頭一看，一支庄少不免千瘡百孔。

我視批評為分享的代名詞，它令兩個視野重疊，於是，我懂你的，你亦懂我了。它不只令我們更順利完成庄務，還令我們之間相互了解，不致陌生。今天，我們還需要Evaluation Meeting這個場合，那裡我們會思考彼此之間的分別，研究表達意見的技巧，嘗試簡單坦誠集中的說出所見所想，不用過份兜轉，沒有浪費字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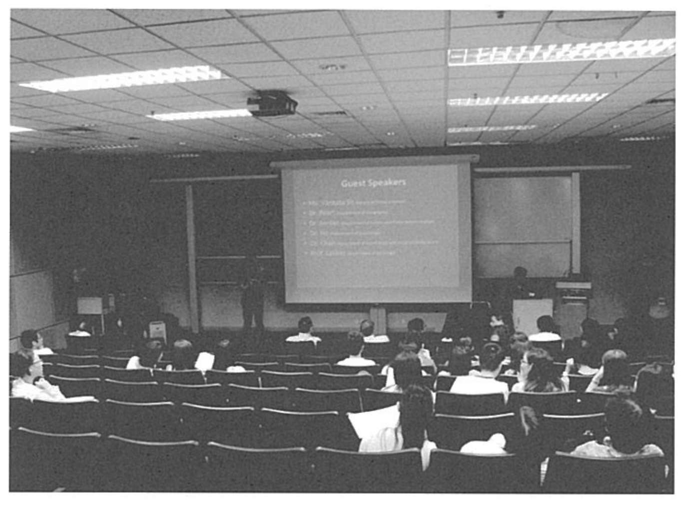
善意的批評，到底是一個真誠的分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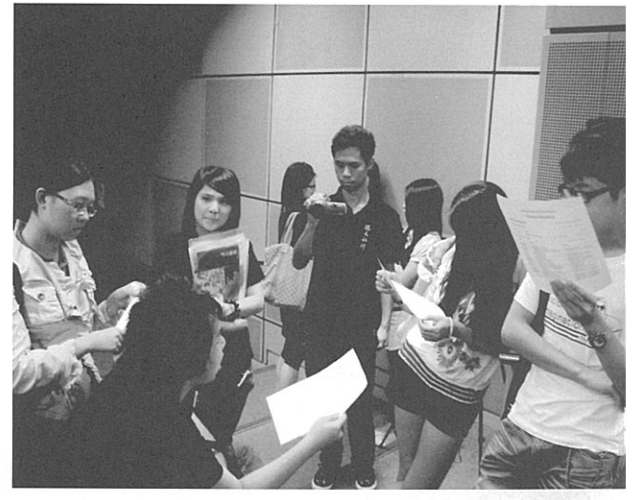
Major Minor Talk

文：Donald

為會員服務，是筆者自正式上庄以來一直堅持的原則及原動力。但事實上，很多時候作為幹事的自己也能從中得益。當中間接的較多，例如學懂如何去籌備各大小活動、待人接物等技巧。直接的得益自然較少，畢竟我們上庄不是為自己服務的，但是次活動可算是其中之一。事實上，我們只是一群普通的學生，也需要面對選major的煩惱，而Major Minor Talk正是一個利己利人的活動，為此我們邀請了學院及五個學系的代表前來為同學講解選科要點及簡介各科特色，不只台下的同學，我們作為主辦單位也獲益良多，畢竟選major是一個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自然不能掉以輕心。

另外，令筆者感到欣慰的是這個活動很大程度滿足了會員的需要，故此頗為叫座。事實上，我們一直深明活動的成功與否主要取決於會員的參與是否積極，而會員的參與則是取決於活動能否滿足中他們的需要，奈何一直以來，會員們對我們舉辦的活動也不是太過熱心，例如本會很多活動均以社會事務為重點，若會員對此沒有興趣自然不會參加。當面臨選科這些人生大事時，我們很高興看見社科同學們還是會站起來去享用他們作為會員應有的福利，這對我們來說絕對是很大的鼓舞。









新人不再

文：雲妮

O-series的象徵意義是奇怪的。

對於新鮮人來說，它是開始的象徵：上庄的念頭、朋友圈子的建立、對大學生活的憧憬，一切就在那天開始；對於Ex-co們，它是結束的象徵：到了九月，我們就會招庄，看見新一輪有意上庄的同學，然後Flow庄、模擬諮詢大會、諮詢大會、再到GP……似曾相識的片段，正重覆著，只是我們的身份不同了。

O-series是令人崩潰的。

對於新鮮人來說，你或者已在其他友Soc的O Camp(O-series的重頭戲)玩過一切在三蛇 O Camp的活動：Soci Game、Detective Story、水戰、HKO、Campfire，早已玩厭了，甚至被排得密密麻麻的Rundown迫得喘不過氣來。(*今年三蛇O-Camp來得特別遲，一般來說O-Camp是在八月上旬至中旬，我們卻因場地Booking問題在較下旬的時間才能舉辦，是在眾A.Soc O-Camp後的) 但背後籌備的工作，你也許不知道。早在四、五月時已開始討論O Camp的事宜、六月中Pre-Camp、六月開始每星期六下午也在排練Camp Fire的舞步。最後一星期，每晚也在採排Detective Story、執拾每個遊戲的物資，如是者，直至O Camp前外，完了Final Briefing後，已是凌晨一時許。

原來，入大學已經一年了；

原來，上庄已經一年了；

原來，自己已經新人不再。

O-Series

誰是主角？ Information Day

文：Donald

I-Day，全稱Information Day(新生資訊日)，為港大一年一度之全校盛事，一般會在八月上旬的某兩天舉行，為一群剛從聯招或其他途徑中脫穎而出成為天子門生的新生辦入學及註冊手續。在這天，所有學會、舍堂等學生組織均會傾巢而出，為初到貴境、人生路不熟的新生提供「資訊」，讓他們「更瞭解」港大各個學生組織的運作，從而挑選心宜的學會或舍堂，更重要的是學會或舍堂幹事們苦心安排的迎新活動，亦正是在這兩天接受報名。在不容有失的情況下，不論是學生會還是我們三蛇，也早在數個月前各自組成了迎新事務委員會，本身獨立運作的各學會，例如是學生會、院會、系會等均派出代表前來聚首一堂，商討一下那兩天的安排。



但，這也是一年庒期內，最令筆者感到無奈的時期。

首先，筆者認為在開始任何討論之前，第一個釐定的重點應是新生資訊日的原則及目標，因為這將影響著整個討論的方向，以及當各學會出現意見分歧時，該如何取捨。筆者愚見，新生資訊日的最大原則，應是「讓新生接收由各學會提供的資訊」。請留意，當中的主角是新生，以新生的利益及方便為大前提，這絕對是不容置疑的。皆因作為學生組織，我們的使命正是服務會員、服務學生。然而，大家對大原則的討論似乎不太熱衷，究竟是因為大家覺得這早已是共識，討論這些很浪費時間？還是大家心中根本不認同這原則，但不好說出來？筆者當然主觀地希望是前者，但在討論中，漸漸發覺整件事開始脫軌了。大家開始討論如何確保各學會所分配的資源是平等的，不讓個別學會過份突出；有些資源浪費了？不要緊，最重要是平等。事實上，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後來越來越矯枉過正，出現的問題也越來越複雜，彼此間的分歧也越來越多……筆者終於看清問題所在：原來大家在開始討論前根本不清楚(或是不認同)那個大原則！究竟我們的原則是「讓新生接收由各學會提供的資訊」還是「讓各學會為新生提供資訊」？請留意，兩者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的主角是新生，後者是各學會。一路走來，大家似乎越來越傾向以後者作討論中心點，探討的重點變成是如何讓各學會能最大程度的表現自己，同時間不會被其他學會使出「超技術」擊倒。故此，眾多「有趣的」規條應運而生，例如派發給新生的福利品要被蓋上品牌，到底是基於「不讓新生覺得港大太商業化」，還是害怕隔壁的學會會一擲千金購買名貴禮

品吸引會員，令己方的收生受到影響？又例如作為一個院會，在必然會員制下，所有社科學生將自動成為我們的會員，向他們詳細介紹本會及會員可享有的福利，本是我們的義務之一，但卻因為執著於院會與屬會必須有平等的機會及時間向新生介紹，而差點被「赦免」了這義務；那些展示板，明明放在講堂的最前方是最方便新生閱讀且不會擋路，卻因為那裏不是預先獲分配的範圍而被迫搬到一個會阻礙新生前進的地方，而原先的位置卻空著不用。最令筆者「難忘」的是三蛇迎新委員會中一位重要人物曾說：「原則，有時候不一定要完全遵守的，可以有一點點的不從」......加上一些港大多年來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傳統」，例如舍堂之間的分歧、院會與系會之間的矛盾等等，均令這個原本以新生為主角的新生資訊日變了質，變成了一個讓各學會以自己為中心的兵家必爭之地。試問，我們還能無愧地說一句：「我們是真正為新生服務，以新生的利益為大前題」嗎？



若果我是一個參與資訊日的新生，我也會感到無奈：明明是一條直路，卻不知何故要跟著帶領的人走著「九曲十三彎」的路；好不容易坐下來，立即被徵收了百多元甚至數百元會費，卻因為時間關係未能詳細查詢作為會員的福利，所有講解也是「點不到即止」；想查詢一些事情，那些看似會知道答案的工作人員卻說不方便解答；最後捧著一袋二袋的戰「戰利品」，筋疲力竭之際，卻不知道為何一定要被迫走完整條路線，才能離開……

在此還望大家銘記：新生資訊日的主角是新生，不是各學會，我們的出發點，應是以新生的利益及方便為大前題，而非以學會的利益為先，否則只會本末倒置，最後苦了我們的新生。另外，原則就是原則，是討論任何事前都應先釐定的大方針，而且一經定下，就必須徹底遵守，而非空談，否則定之何用？願後人共勉之。

前菜 O Day

不經不覺O Series要正式開始了. 終於可以認識Freshmen！

O Day前一晚大家都很遲離開學校，過了12點還在Final Briefing。想起第二天要很早回到Campus，那晚很擔心自己有否足夠精力應付翌日的活動。

O Day，那天過得很快呢！由早上陪Freshmen聽Faculty的Briefing Session，到Mentorship Program很認真地討論選科的問題，到下午的Campus O，到晚上的Ghost Story Tour，我們預備了整個暑假的O Day，這樣就過了，很開心做O Day OC，可以同Maggie一齊預備O Day，那是我真正第一次負責預備活動呢。因自己經驗不多，心裡很緊張，覺得活動細節上總有問題，很擔心。在O Day當天看到一切尚算順利，看到Freshmen們投入的參與，真的放下了心頭大石呢！

見到組仔女之前，我很擔心自己能否解答他們的問題，但到討論的時候，我發現靠著自己的經驗已足夠解答他們的問題，能夠幫到他們我真的感到很開心，同時亦讓我憶起自己作為Freshman時的感覺。時間真的過得很快，這樣就一年了，真的捨不得，很想抓緊大學生活剩下的兩年。

真的很累，但值得的。我享受與你們一起的日子，在你們身上我找到一年前的自己。

上年去Soci Soc Orientation時的情形與及後和組爸媽相處的片段全浮現出來，我還記得曾經因為上哪支庄而苦惱，昔日組爸如何解答我，我大概照樣的跟你們說；想起組媽形容我們像小綿羊，對的，確實你們也很純，或是因為未曾經歷大學生活的洗禮。在大學裏沒有絕對「對與錯」，怎樣衡量全靠自己的原則。

旁人或者會說：「又上庄、又住hall，很chur的；GPA竟不過三？怎能容許呢？」但其實這些真的是應有的價值觀嗎？怎樣才算是能夠平衡「大學五件事」？我也在學習中，但一年過後，我學會，只要在你做過的東西裏面，能夠符合你想achieve的A&O（哈，上庄職業病！）就算損失了很多，那又有何問題？從來人生就是不斷探索找尋屬於自己的路，走對了，那很好，不需多想；走錯了，就重新來過；兜了圈，其實也很不錯，因為看的東西會多了。

我正在學習，記住人生裏最好的時光，嘗試放大開心的片段，這條路會走得輕鬆一點。



主菜
O Camp



為何要舉辦O Camp？ Donald

先問主辦者：「為甚麼要搞O Camp？」撇除那些陳腔濫調、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甚麼「薪火相傳」、「唔搞O Camp等如無上過庄」等理由，要主辦者由心而發回答這條問題。相信十個主辦者，九個也答不出來。

「怎樣才算是一個成功的O Camp？」相信十個主辦者，九個會答：「Freshmen玩得開心！」

「為甚麼Freshmen玩得開心就叫成功？」一遍默然，答不出來了……

好，這次問組爸媽：「為甚麼要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freshmen？」十個組爸媽，九個會答：「因為想freshmen開心！」

「Freshmen開心對你有甚麼好處？」再一次，答不出來了……

所以說……

O Camp，是一個奇妙的旅程。因為，不論是主辦的幹事，還是從旁協助的組爸媽們，也做着一些自己解釋不到的事情，但卻樂在其中。

O Camp，是一個發揚人性光輝一面的活動。因為我們真正做到「別人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

O Camp，是一個情與義的表達。當作為主辦者的你需要援手時，你去年的組員會立即變身成為組爸媽，不辭勞苦前來幫忙。為的，就是你的成功。

O Camp，是一個傳承。我們希望坐在台下的freshmen，一年後能站在台上，做相同的事。屆時，這個舞台將屬於他們。

O Camp，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活動，每個人在這裏都能找到要感謝的人和事。

這就是為何要舉辦O Camp。

關於O camp（第一回）Tiffany

O Camp，我曾期待過。
O Camp，我曾擔心過。
O Camp，我曾後悔過。
O Camp，我在懷念中。

從上庄的一刻開始，我便已經很期待O Camp的來臨。每當想起O Camp，Freshmen樂透了的畫面都在腦海略過，總之一切都是美好和樂觀的。





但當O Camp逐步逼近，心裏的擔心卻是一點一點的累積起來。首先是覺得力不從心，一開始雄心壯志，但工作起來總是少不了大大小小的錯漏，幸好庄友們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點，而且也很主動幫忙。後來，大部份事項都落實了，便開始憂慮會否發生突發事件阻礙O Camp的進行。O Camp真的開始了，一切都頗順利，直到第二天的下午，竟然下起大雨來，真怕我們籌備已久的營火晚會就此泡湯，要改於室內舉行，幸好最後一切順利。

雖然O Camp看似一切順利，但當中有許多地方都是我後悔的，其中最令我對自己失望的就是我在第二晚的表現。第二晚本應是一組大夥兒談心的黃金時間，但我卻因為小事鬧情緒，而沒有參與他們的聊天。組媽要跟你們說對不起。實在，當埋首於籌備各個環節的時候，組媽是忽略了你們，同時也忽略了自己的情緒控制。不過，我絕對同意「組內感情往往是在O Camp後才真正發展」這句話。O Camp只是大家友情的起步點，以後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維繫。

直至今日，但我仍然懷念O Camp的每一個細節，想念跟組仔女和組爸媽相處的每分每秒，回憶與庄友埋頭苦幹的日日夜夜。或許我的表現沒有很好，但我仍然喜歡這個O Camp，喜歡參與這個O Camp的每一個人！

關於O camp（第二回）

Stephanie

O Camp的前一天比自己想像中的空閒，所有活動(除了Soci Game)大致上已準備好。那晚特登跟雲妮不出外與庄友食飯，準備Soci Game(其實那一刻與雲妮奮鬥是很開心的，一點也不辛苦)。今次自己有份負責「迷之學堂」，Soci Game的細節實在太太太多了，總是覺得漏了些東西(多到我們入到camp，Day 1夜晚亦在準備)，這是我一開始時沒想到的。很開心與Soci game的OC一起準備，我們都希望做個champ的soci game出來！另外亦要跟Winky和Michael預備破冰環節，最後因時間關係取消了「炸爆Kong U」(哈，沒機會讀那篇Pub Soc房的稿添 XD)

與O Day一樣，O Camp過得很快！很享受晚上活動完後與庄友分享的時間。做組媽的感覺亦很難忘，跟組仔女相處很愉快。Camp中最深刻的是Campfire，當自己突然發現Campfire是最後一個camp的活動，心裡十萬個捨不得。與庄友們圍圈跳Campfire舞又開心又不捨得呢！(兩個月前我們開始練習Camp Fire；到真正Camp Fire完結後，我很想再跳多次呢！)最後，看著那就要熄滅的火真的很不捨。

O Camp過後，庄期已過了大部份，就快要招庄了，不捨。



在高桌晚宴上的回憶

文：Winky

上年，是一個freshman，以參加者的身分去High Table。今年，是一個ExCo，以Person-in-Charge (PIC) 的身分去High Table。

天壤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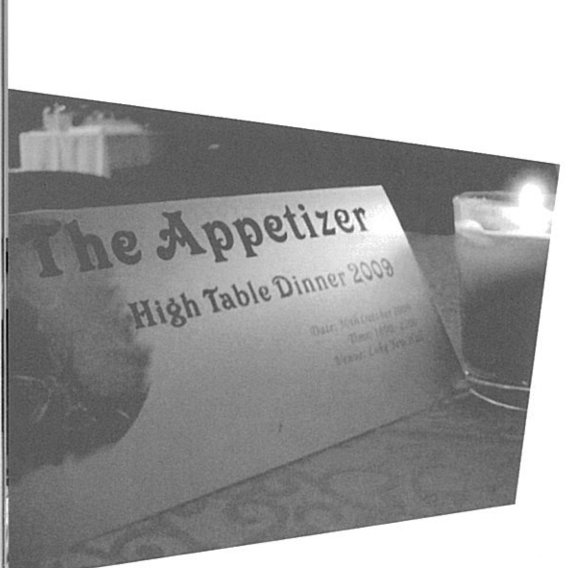
高桌晚宴是港大最傳統的活動之一，差不多所有學會、舍堂都會定期舉辦大大小小High Table。由於大酒店舉辦或至於在校園內的飯堂進行也有，所以每天總不難看見、聽見或在「面書」找到別人去High Table的照片。我們三蛇每年都會舉行一次高桌晚宴，大都是於學期之初，讓剛入學的新鮮人一嚐這個已經不太傳統的港大傳統。

這是我莊期內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擔任PIC的活動。憑著上年參與的經驗，滿以為籌辦這樣的一個晚宴應該不太困難，怎知原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事情的複雜性。先是場地問題，原來要於學期初租用陸佑堂一點也不容易，除了學生組織外還有多個校方團體爭奪這個港大最大的禮堂。邀請嘉賓也是另外一個難題，先要找到合適的人選配合我們的主題，再要他們在繁忙工務中能騰出空餘時間，最後還要希望他們那天不要遇上什麼突發事件以至不能出席，終於等到他們現身陸佑堂，我才鬆一口氣。場地佈置雖然看似簡單，但其實也花上一番功夫，要從港大不同部門借來一大堆桌椅再搬回來已是一大挑戰，還要堆砌出那華麗傳統的氣氛，幸好最後出來的效果還算不錯。晚宴期間的音響、燈光、分享、表演全都是要留意的東西，坐在台下並不是要欣賞活動內容，而是要檢查清楚有沒有什麼地方出錯。這些都和上年輕輕鬆鬆的來和朋友玩樂、拍照、吃東西相差太遠了。

雖然這個活動主要仍是由莊友幫助我，但這卻是我首次真真正正感受到自己在「上莊」的活動。很記得活動前一晚我和數位莊友在會房一直準備至晚上，第一次如此擔心，第一次如此緊張，那一刻我好像終於體會到什麼是上莊。也許是遲了一點，我們現在正式的活動只剩下一個論壇，但應該慶幸的是我在落莊前始終也找到這種感覺吧？

這兩年的高桌晚宴都太深刻了，第一年的那份新鮮感和期待，第二年的壓力和緊張，我想High Table將會是我在港大的一個重要回憶，不知道來年的High Table又會怎樣呢？





第四章 插曲

從來，
人對未來就是不能掌握；

你以為荒誕的事情怎麼發生，
它卻偏偏發生，
你，身歷其境；

你以為某些事情自己從不會做，
卻偏偏在某年某月某日，
你，做了；

你以為事情的影響力沒那麼深遠，
它卻來得比你想像的還要厲害。

這一年，
看似無風無浪，
其實，插曲一直奏著。



學生會風波過後

陳一諤（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薄扶林的百日維新最終落幕，與其在憲法問題上喋喋不休，倒不如從容離開來得灑脫。遺憾是有的，對同學們的承諾未能一一親手實踐，壯志凌雲兮未酬，短嘆長嗟。然而人生之高低，彼如潮汐，自然而難免。閉起雙眼，細聽潮聲，回想跟很多很多人，經歷很多很多事，一起在歲月留下屬於咱們的足印，放開胸懷，擁抱晴空萬里。受三蛇友人所託，短書數語。思前顧後，想說的話也實在太多。假如真的是要取捨的話，還是最想跟港大的同學們、戰友們衷心地道謝一番。

首先，我要感謝跟我有相同志向、相同理想、相同熱誠的同學，一直與我艱苦與共的好友。我們相信、我們追求，我們希望革新，革新我們的校園，革新我們的社會、世界。沒有我們一起的參與、推動，沒有你我在民主牆旁相互的鼓勵、交流，歷史的巨輪任誰也推不動。還記得你我開懷大笑，笑談學生會之成敗得失，種種回憶，實在教人難忘。對，我們曾經擁有屬於我們的民主勝利，眾人的勝利，我感謝你們的雙手創造了屬於我們的成功。後風雲變色，還是倚靠你們的了解包容，主動相助，為我在危難中亮起希望曙光。數月來的戰役，我們都疲倦了，但我們皆有成長，是麼？

至於對我處事為人有質疑的同學，諤也是要真心的向你們致謝。你們的批評、意見，使我自參選以來，當選以後，時時刻刻審視自身之不足，不斷地自我鞭策、完善。你們的論述、點評刺激了同學思維，亦促進了校園民主辯論氣氛。面對批評、攻擊，我喜以笑回應，蓋言語或許負面，我們看人生應是積極。可能因為謠言、誤會，諤不幸成為你們眼中的「邪惡軸心」。然而，我希望在將來的日子裡，盡我所能與各位多多溝通、相互了解，冰釋前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是當初我對同學許下的諾言，也是我一直堅信的理念。曾經對自身信念有所迷思，有所懷疑，然經歷無數風雨，我確信河海之深，自其不擇細流之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弘毅之路是始終如一的奮戰。我們不單要重振學運，我們還要一起道濟蒼生。心念舊恩之情，期待他朝與諸君攜手，明明德於天下。歷史不由我們改寫，由我們創造。

事件來龍

雲妮

陳一諤自以「一人內閣」競選學生會會長以來，一直被傳媒形容為「隱形左派」，但在兩次的投票中均擊敗對手(第一次的選舉因被投訴出現不公而需重選)。

陳一諤及後以學生會會長身份於今年四月出席本會社科節論壇「不願置平．流連忘反？」，當中提及「柴玲走佬」、「當年中央政府以暴力鎮壓學生只係有D問題」等言論，被傳媒連日廣泛報導。及後，四名同學以他失職及發表非代表香港大學學生立場的言論，混淆個人及會長的身份，因而啟動公投機制，以求罷免陳一諤學生會會長之職務。議案最後獲通過，陳一諤自此成為香港大學學生會九十多年歷史首個被罷免之會長。

今年九月，另一同學盧重匡再選學生會會長，但最終不獲足夠的有效票數。學生會及後宣佈會長一職將為空缺，本年度不再舉行重選。



港大內地生
六四謬論
「想為中共屠城洗脫罪行嘅人，唔該佢哋收聲！」
平
流・連・忘・返？
明報 港聞 2009・04・08 星期三
港大學生會長質疑柴玲
翔斥誇大學生錯誤 突顯六四鎮壓不可避免
劉慧卿：
願討論已值得鼓勵
蔡耀昌：他應多讀歷史
幹事會與會員劃清界
號外
號外
號外
號外
號外
罷免會長
不是屠殺
有D問題
走佬領袖
SU會長六四言論 港大恥辱
要求學生會舉行公投
罷免會長陳一諤
告急！急需350學生會會員
到SU Office簽名支持舉行公投！

六四二十週年燭光晚會

文：雲妮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還是襁褓中的嬰孩，對所發生的一無所知，毫無印象。

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我，二十歲。這一年，我有份兒籌備三蛇社科節「二零．六四」，對二十年前發生的事件認識多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場面，透過圖片、文字、片段再次呈現出來。「平反六四」四字從此刻起就在我的心裏面。

當天上班的時候到處也聽見人談論六四事件，這個說「這是需要平反的」，那個說「當年六四人民很慘」，我覺得既然我有立場，就需要以行動表達出來。

晚上，十一個庄友浩浩蕩蕩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我是首次去的。我感受到三蛇的團結，那是可喜的。或許是我對晚會的期望過高，我以為我的心會有著一份感動，可是，我不太有。反而回想當日預備社科節時的情景，心卻被一幅幅圖片、一幕幕片段打動了。

是夜，看見很多熟悉的面孔，超過十萬人燃起燭光坐在維園，聽著六四的歌曲及嘉賓的分享有時候台上的人喊著口號，我會跟著叫的，但只限於「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及「薪火相傳」。其餘的恕我沒立場，心裏也沒有火去跟著叫喊。

雖心不太被感動，但仍感振奮。因看見遠超預期多的人走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不是人人有這個勇氣，也不是人人有這個肯定，即使往後走出來悼念六四的人少了，但不打緊，只希望六四不會被遺忘。

六四，是不應被遺忘的。

無論往後是否繼續參與燭光晚會，我永遠記得，二十歲那一年我有份兒籌辦其中一個有關六四的活動。我也在六四二十週年那天走到維園與眾位有心人一起悼念六四。





誰說三蛇的體育不濟？院際體育比賽

每個學年院際體育比賽(簡稱Inter-fac) 有男女各九項的比賽可供參與，包括運動會、水運會、足球、籃球、排球、網球、壁球、羽毛球和乒乓球。

在加入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的時候，每個人在填會員表的時候都會在一個表上剔出他們懂那些項目和認識程度。而我，作為三蛇的體育秘書，就是主要靠它們，加上自己、莊友和朋友的人脈網絡去發掘運動員，繼而鼓勵他們去參加比賽。

事實上，我們社科的大家庭有很多好強勁的運動員，可能就是上堂時坐在你旁邊的同學。可惜，院際體育比賽的主動參與率比較低，或許因為同學十分忙碌，放學後的比賽很多時都會撞了傾project、補習或intern的時間，因此最後也未必能夠說服他們代表社科同學去比賽，不過所有落場打比賽的運動員都會竭盡所能地為我們打一場又一場漂亮的仗，他們不介意犧牲自己其他活動而付出時間，為我們流過很多公升的汗水。另外，一班打氣的同學亦會努力地為我們的運動員去吶喊，一聲聲的「加油『蘇嫂』」令現場的氣氛更熱鬧。還有，我們的足球員一直都在練習，準備迎接足球的比賽。在此衷心感謝所有參與體育比賽和活動的人，願未來比賽順利，球隊更多樣化！

加油「蘇嫂」！

文：Maggie



不只是男孩子的玩意 - Soccer

文：Grace

足球，被很多人認為是男孩子的玩意。但誰說女生們不可學足球呢？作為女生，也不免受社會規範所影響，怕踢足球會被男生取笑是「男人頭」。一向對足球一點不感興趣的我，開始時其實有些抗拒。但又有誰料到第一次的接觸竟使我喜歡上這個可以用腳也可以用手玩的球？(=P對，我是守門員)

熱愛足球、不時會與三五知己相約決戰球場的男生們這次都很樂意充當教練，積極為纖弱的女生安排了一次「地獄式速成特訓」。大熱天，女生們都換上運動裝(沒有平日的高跟鞋和裙子)留心看著男生們的示範。一個下午我們便學會控球、射球、走位、守龍門。

由對足球一無所知，到正式比賽，不過兩三星期的時間。但即使是新手上陣，一看場邊男觀眾們的反應便知比賽絕對不乏娛樂性。五六位球員於場的中心圓圖搶球的有趣場面、新手守門員勇救十二碼的那一刹，都贏得不少喝采聲。(也許就是那次的成功感使我喜歡當守門員吧！)

運動，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比賽中並肩作戰的隊友，甚至是場上的對手，落場過後，也可變為朋友吧！

院際球類比賽一向都很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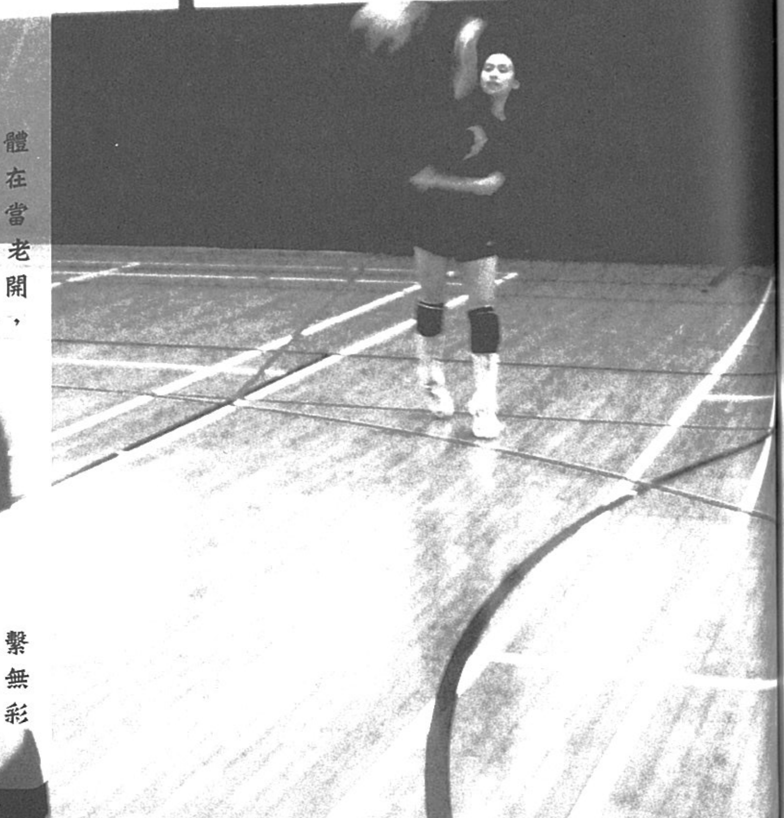
在關鍵時刻，即使毫無運動細胞，身為幹事也要硬著頭皮去闖。每逢有團隊球類比賽，我們可愛的體育秘書必會努力齊集各路英雄好漢加緊練習，務求在比賽時有最佳表現，為三蛇奪冠。這次的排球比賽當然也不例外。一向極具號召力的Maggie找來了三位老手，帶領新手們進行了一連串的地獄式訓練。由一開始學習控球和發球技巧到後期練習走位和研究攻略，每一步每一個時刻都值得大家回味。

記得在烈日下進行的第一場訓練嗎？

記得每次練習後手臂上浮現的「屍斑」嗎？

記得球賽進行時會場內的歡呼喝采聲嗎？

團隊運動就是這般奇妙，能使原來不相識的個體連繫一線，不僅是形態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就是這種無形的力量加上運動員對運動的熱忱，才能有一場精彩的球賽。



雖敗猶榮

Presentation Day

文：Maggie

經過一年的院際體育比賽，Presentation day (P-day)是體育比賽的一個總結，就像派發成績表。

P-day 是一個一年一度的頒獎典禮，不同學院和舍堂的代表在這日子就會齊集於典禮場地，共同享受一年以來院際體育比賽和舍際體育比賽的成果。

經過十多場的院際體育比賽，今年的P-day在何世光夫人體育中心的禮堂舉行。各項比賽的結果其實已經塵埃落定，在典禮上會頒發各項目的冠亞季軍，那是不同顏色的獎旗，我們稱之為「細旗」；而最為各團體所期望的是頒獎典禮會公佈他們的總成績，並且以總成績的高低頒發院際體育比賽和舍際體育比賽各自的總冠亞季軍，我們稱之為「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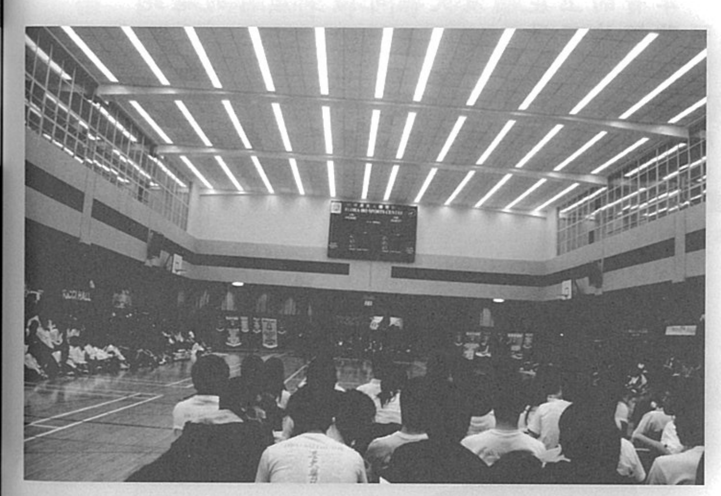
那是一個星期四的晚上，我一到達就能感受到那種前所未見的熱鬧，皆因P-day齊集了十個院會的代表，再加上各個舍堂的代表，整個禮堂都充滿了人。不同的團體會穿上屬於他們、獨一無二的衣服去參加P-day，在其中見到各單位的團結，又見到他們當中的多樣化，感覺頗特別。

各個團體在一年間都為比賽全力以赴地練習，因此獲頒獎旗的時候都會份外高興和驕傲，尤在得獎團體獲獎後「Dem Cheers」時，旁人會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團結，而他們臉上一致的喜悅更可教人一見難忘。

這年，我們很開心可以得到院際男子羽毛球體育比賽的亞軍，又添加了一支獎旗。雖然旗的數目不多，但我們比賽的過程之中有過很多開心的回憶，不論是練習或是比賽之中都是十分難忘的。領獎的是我們的羽毛球好手們，眼見他們穿Soc褸行出去，頓時百感交雜。

眼看其他院會領一支又一支的獎旗，有人會問我們會否覺得失望，又會否覺得拿不到「大旗」很不開心。其實獎旗只是Bonus，我想我們努力過、享受過比賽已經很足夠。

在此再一次感謝參賽的Players以及每一位支持比賽的人。





後記

在九月中旬的水運會，我們也勇奪了女子的全場總冠軍。

荒唐！
通宵達旦排隊Book Poster Site

文：正

你可有排隊輪候東西的經驗？紀念版首日封、補習班學位、偶像演唱會門票、甚至「水晶」麻雀也能吸引不少人通宵輪候。但你應該沒有想過，在無奇不有的香港大學裡，竟有一群學生願意由星期五的下午開始輪候至星期一的上午。這一群瑟縮於香港大學學生會辦事處門外的熱血青年，燃燒著青春，目的只有一個：一星期的海報張貼板位置。

香港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何以會出現如此荒唐的事呢？這便要談一談學生會分配資源的制度了。每一個星期一的上午九時，學生會辦事處都會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向屬會分配海報張貼板（Poster Site），橫額區（Banner Site）等資源。基本上排第四後獲分配的都只能用雞肋二字形容，第八後的更只能淪為人人得而棄之的豬頭骨。三月至五月碰巧是學會活動百家爭鳴的季節，試問沒有宣傳板如何能吸引同學參與自己的活動呢？因此資源的競爭便更見激烈。

順帶一提，大學裡其實有不少位置頗佳的宣傳板是不用向學生會申請而可自由使用的。但學會間如有同好者，從來皆只有君子協定幾分天下。可惜有些富可敵國的學會總喜歡大一統的盛世而消滅其他學會的海報。曾有兩個學會每半小時互相取代對方的海報，看起來活像港鐵車站裡定時轉變的ＬＣＤ宣傳板，可真貽笑大方。

本會雖然對此舉深感無奈，但為了宣傳最大的活動社科節，也只好參與這個由學生會舉辦的三日兩夜文化體驗營。可能這實在於理不合（其實香港大學有很多文化也會令人有如此感覺），但能夠與庄友們共同進退地在青春的赤沙中留下印記，也能豪言不枉此行吧！在ＣＳ槍戰中和談笑間穿梭，漫漫長夜其實並非想像中般難捱過。（註：小弟的二十大壽是在排隊中度過的，但卻十分難忘）

這種畸形的文化已在去年五月許被抽籤分配的形式取代，年青的上庄朋友大概可減少歲月的磋跎了。聽起來有點兒變態，但我倒有點懷念通宵輪候海報張貼板的日子。

Michael

「當你發覺SU其實是在星期一九時正才開門接受預訂設施，但在星期五晚上卻已見到有學會的人在SU門外開始排隊時，又豈能不感惶恐？惶恐所有設施已被其他通幾晚宵的學會預訂了，惶恐自己的學會在星期一SU開門時得不到任何offer。於是，身為宣傳隊長的我便召集起所有庄友，展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行動，其行動代號為「通宵達旦poster site團」。」

Stephanie

「我們不知由何時開始星期六早上就開始輪流排。即使我們早到，依然有好多soc排在我們前面。通常女仔在日間時候輪候，男仔則通頂，辛苦了他們呢！我們為了霸到一個更前的位置，每次愈排愈早，星期五便開始排。但即使多早也好，總有其他soc在前，每個soc為了要比友soc早，搞到愈排愈早，這實是很奇怪的及浪費時間。」



第五章 我思故我在

因為思想，才感自我存在；
因為思考，才會留下來。

或許曾有離開的念頭，
或許曾沮喪、灰心、失意、失望、憤慨……
但至少，我們仍是留下來。

有人說，
離開比留下來得灑脫；
亦有人駁斥，
留下比離開來得勇敢。

但其實作任何決定，也是經過深思熟慮。

這一年，
選擇一拼留下的我們，
學會一種思考模式，
一種會使我們留下來的思考模式。

林潤華 Donald，主席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這是天下間最苦的差事；

來生不做主席，別以為主席位高權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事實上，所謂的權力，其實只是責任；所謂的代表性，其實只是有起事上來，把你推出去背黑鑊；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你並非真的有甚麼實權，只是standing order中站得最中間或最前那個罷了。因此庄友不用俾面你，亦唔驚會俾你炒；

來生不做主席，庄友一句：「主席包底！」，你便要無怨無悔地把剩下來的工作都做好，因為沒人會替你包底；

來生不做主席，當你疲累透頂時，仍要裝作打不死，還要叫庄友別「撻皮」。事實上，最想「撻皮」的，是你自己；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工作關係，庄友總會對你避忌三分，有口難言，皆因在他們眼中，你絕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大家眼中的「朋友」應是無條件接納他人的，主席則不能做到這樣；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庄友有難會找你，有著數未必會益你，有不滿會黑你面，有笑話未必會講你聽；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開會無得遲到無得早退無得發夢無得做其他事，還要攪盡腦汁填補經常出現的「dead air」；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庄友要回家吃飯，要溫書趕essay，要補習賺錢，要拍拖，要跟朋友聚會。
做了一年主席，你會發覺原來自己不需要回家吃飯，不需要溫書趕essay，不需要補習賺錢，無時間拍拖，舊朋友更加顧不了。因為只有庄友才有這些需要，你沒有；

來生不做主席，你的一舉一動，即使與庄務無關，但仍會傳遍千里，你的感情生活，也許會成為社科同學關注的「時事」；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大家總不會發覺你在背後付出的努力，還可能會說一句：「其實你都無乜野做姐！你睇我PIC左幾多個活動！」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你永遠要站在最前，替庄友遮風擋雨，但其實你也會有傷風的一天，卻不能請假；

來生不做主席，因為你一定是付出最多的一個；

但……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不能結識這一群既可愛又可恨的庄友；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不能帶領庄友們闖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完成一個又一個的活動；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不能帶領大家唱soc song，那是我心目中的「至尊金曲」；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不能廣結這麼多良朋，會內會外亦不會有這麼多人跟你問好，儘管很多只屬「Hi Bye Friends」，但仍能找到知音一二；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不能代表社科同學發聲，有口難言的感覺，你知道有多痛苦嗎?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當庄期到盡頭時，便不會有這樣大的滿足感；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不會體驗到原來上庄真的有很多事物可以學習，那是千金也買不到的；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沒有藉口說服自己付出這麼多；
如果來生不做主席，便沒有現在的我。

雖然看上去，第一部份好像比第二部份長，但如果真的有來生的話，我還是會選擇當主席，而且要指定是三蛇及承閣的主席。因為，我愛三蛇，我愛承閣，我愛庄友。

此文獻給天下間所有主席，特別是我的正下庄Ronald Chan。

陳彥臻Kevin，內務副主席

上庄時，也許我們都曾遇過這些問題：我究竟在做什麼？怎樣做才是對的？

我不愛政治，亦不偉大。當初走進三蛇，沒想過什麼「做官」的快感、沒想過什麼警世的重任、沒想過一個學生組織能夠有什麼天大的存在意義。我只想幫忙處理一些令人汗顏的歷史場景：結束一群大學生的無聊反智陰謀論（O-com的數十小時長會）。落庄了，零九年，三蛇裡沒有無聊陰謀、O-com裡沒有長會，對自己，無悔。對，一年前，我就是這麼一個狹視的IV。落庄了，卻沒有什麼內務大方針、大主題、大成果；院務亦不見得有什麼作為，對三蛇，有愧。

做一個決定時，人很多時候會躊躇，執著一個完美的結果。Mock cam答問題要完美，庄活動要人人稱讚人人愛。我曾經也是這麼的一個人，但可能，有時我們想著完美，忘了現實，結果坐著想著如何完美，到頭來拖出一個強差人意的結果。(筆者籌備活動及寫論文時之感)

不論上庄、讀大學或將來投身社會面對完全屬於自己的人生，同學在思考、決定時，請不要只注目於一套完美的標準、或別人的要求，還應多往內看清楚，看看自己想要什麼、想做什麼、想成就什麼；而那個「什麼」又是否能夠觸碰現實，不致白想空談。走到最後，也許，你會因昨日自己狹視而有愧；但至少，你不會因遺忘了自己和現實而生悔。

人不能回到過去，亦不能保證將來，這是鐵定的界限。一年了，三蛇教曉我要抓緊生活的主導權，根據自己的原則，勇敢做決定。因為，我們都活在當下。但願下庄於這一年，找到並且抓緊自己的一套原則，勇敢為三蛇會員做決定。

台前：
謝謝庄友的愛，我要長大了。

幕後：
Mock Campaign的最後一天，中午，我的摯友Elmo在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逝世，享年二十一歲。她離開前七天，晚上十時五十五分，我跟她短短聊了五分鐘。因為庄會，我掛掉了線。從此，再沒有聽到她的聲音，那時是去年十月。欠你的，未償還，這裡留下一句「對不起」；我們就職了，姨丈卻因癌細胞擴散而離我而去，冀盼的，未實現，這裡留下一句「對不起」；呀爹呀娘，這一年，我失了平衡，但我成長了，承諾的，未完成，這裡留下一句「對不起」。

烏鴉口吧，上庄時跟友人說：沒什麼事情可以令我不開心呢！這年，我重重的跌了一跤。不過，上一課才算成長過嘛。終於落庄了，也許你見到我們在台前謝幕，感激三蛇、庄友給予的種種，回顧得失，跟下庄分享經驗、交代什麼身後事、警惕世人等等，還希望你知道這個年頭還有一班熱血青年放下了自己，成就了別人。



李彥彤Patra，外務副主席

上庄是奇妙的歷程。甜酸苦辣，都一一嚐過。沒有三蛇，就沒有今日的我。庄務也許只是一年，但回憶是一生的。即使落了庄，我依然是三蛇人，正確來說，不是人，是鬼，應稱作三蛇老鬼！(笑)



對三蛇的情，始於模擬諮詢大會，看到一眾老鬼即使翌日要上班還陪我們「通頂」，受思想上的衝擊(被Cam)，衝破身體與意志極限(共40多小時的疲勞轟炸)，與準庄友互相勉勵、互相支持的真摯情懷，這難忘的經歷，是屬於我和三蛇的。

所參與過的庄務於落庄後也許會漸漸淡忘，但與庄友的感情卻是一輩子的。將來回想上庄的日子，應該會想起通宵達旦籌備社科節的晚上、一起帶著疲憊的身軀乘搭通宵小巴、在嫂房圍在一起促膝談心、把嫂房的「神獸」公仔拋來拋去、一夥兒吃宵夜、笑話不斷、連續多個通宵排Poster Sites、每個庄友的生日派對……這些快樂的回憶，我會珍重地永遠留在腦海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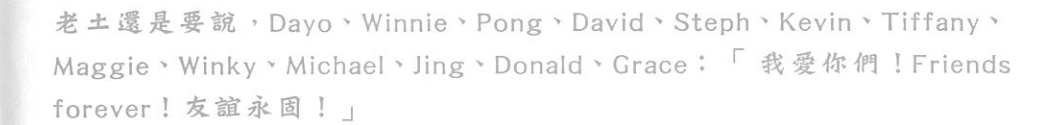
作為外務副主席，有許多特別的經驗。這一年來，我接觸過許多不同的人，包括其他屬會的同學、傳媒、社會知名人士、社會團體等。還有跟立法會議員閒聊、接受傳媒訪問及被刊登、代表接近千名社科會員在學生會評議會發言、為關乎全體港大學生的重要政策作討論及投票等，都

是有趣的經歷。今年社科節「二零．六四」及所掀起的一連串港大學生會會長風波，形容為「哄動全城」也許是太誇張，但本年度社科節確是製造了許多話題，吸引各大本地及國際傳媒採訪，成功引起港大學生以至港大以外的關注。作為總負責人，固然感到欣慰，但這也全賴庄友們尤其是「外務鐵正方」的努力。



上庄的得著甚多。眼界擴闊了，個人成長了，對自己認識深了，與別人的相處之道也了解多了。相比大學，中學真的是個溫室。來到這兒，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受過別人的批評和冷語，明白每件事都不是表面看的這麼簡單。三蛇教懂我，想做事有成效，就要先找出A&O，然後想辦法達成它。做事途中，也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盡量貼近A&O，這就不會浪費心力。做人也大概如此吧？

最後想告訴庄友，感謝你們在這一年對我的包容和支持，很慶幸認識到你們，你們是我的好友和戰友，我會好好珍惜這段友誼。



老土還是要說，Dayo、Winnie、Pong、David、Steph、Kevin、Tiffany、Maggie、Winky、Michael、Jing、Donald、Grace：「 我愛你們！Friends forever！友誼永固！」

陳慧珊 Grace，常務秘書



假如我當時沒有這決定……
大概現在還是從前那般的幼稚……
但也許一切不會這麼複雜……

這一個年頭，經歷了不少，背上了不少的責任。有快樂的、辛酸的；輕鬆的、沉重的；得到的、失去的……這許許多多，雖然已是過去，卻永遠成了我的回憶，是這一生也不能忘的畫面。

回想起當初，慨嘆自己為何會有勇氣去承擔，有勇氣去作出改變。
成為三蛇幹事的過程，有朋友的鼓勵，但沒有摯愛的支持，從家人得到的又只有迎面一桶又一桶的冷水。憑這般的決心上莊，當然期望可以在一年間拼命幹一番成績，可以無悔於十三位莊友，無愧於我心繫的學會；為身邊的同學做一些事，替自己寫下人生有意義的一頁。

無奈這短短一年間的變數，太使人無所適從，使人疲累，使人混亂……
現在，總算是來到終點，可以寫大結局了……
想一下，我到底有沒有做到我想做的？似乎沒有……
整整一年的時間和精力到底花到哪？

人生，總有要取捨的時候，總不能貪心得什麼都要。
世界是平衡的，得到一樣，便要放下一樣。
每一個決定，有人歡喜有人愁，問到底要怎樣做才對，沒人知曉。
只要無怨無悔，憑心去做就算最好。

陳穎欣 Stephanie，財務秘書

能夠成為承閣的一份子，我感到幸福和自豪。

感謝每一個庄友，你們十三個每個都是很獨特、很得意很可愛、給了我很多美好的回憶。

林Donald做事冷靜成熟，興奮時亦會有小朋友的一面。我最愛看見他興奮的一面，如那次說服大家去打邊爐以及去長洲旅行時跟阿正理論香蕉船比西瓜冰好吃；

毛毛表面好像不修邊幅、但做事細心、思想成熟、卻又帶點孩子氣。我最愛看見他給我那些「令我滿意」的答案以及他無奈地說「下?！」的那個樣子；

Patra做事有心思、有創意。我最愛她製作的那些別樹一格的短片；

可愛的Grace做事細心有條理。我最愛欣賞她的作品，如Snakers的港大話及Voice「偏輯」的那頁漫畫；

Sweet sweet Winky親切又健談。我最愛聽到她以很Sweet的語氣歡迎我入嫂房；

黃建邦愛陶醉地用滿有「朦朧美」的文字表達他那「有深度」的思想，我最愛看見他滿有信心的跟大家談他的Concept；

張錦庭風趣又友善。我最愛跟他傻傻地談話，跟他談話常有英雄所見略同的感覺；

江先灝常說他沒有底線，但我總覺得他不是這樣子的。我最愛他認真做事時的樣子，如他為自己負責的活動打點一切、在辯論比賽前夕很焦急地說他其實不擔心；

雲妮做事認真又有效率。我最愛跟她每天抱抱及一起在回家路途上談天；

閔睿哲為人隨和friendly。我最愛看見他很有自信的舉起雙手上下擺動；

阿正有義氣又有風度。我最愛看見他在別人說他靚仔時忍不住沾沾的樣子；

Tiffany很照顧大家，很像媽媽，又會煲湯給莊友；另外又會說她「喜歡的話題」。我最愛看見她大笑及她親切的微笑；

麥雞活潑好動，同我有好多Common Interest。我最愛跟麥雞分享，一起嘗試不同的活動，一起玩；

我就是愛每一個庄友。

作為上庄的感覺其實很特別。噢，我終於長大了，成為上庄了……看見下庄邁向做Ex-co的每一步，讓我憶起上一年的情境。傾庄、flow庄camp、com post、flow庄、做fin bud(財政預算)、mock cam……我總會把上一年的情景都想像出來，總會在想想我們上年是怎樣過的，總會在心裡比較一下。過去一年做庄務(Inaug、forum、二零、六四、勁過、O-Series……)和與庄友相處(長洲、長洲、長洲、還是長洲)的回憶實在太美好了！



時間過得太快了，這樣就差不多一年，很是享受大學裏度過的每一天。

捨不得為庄務忙碌的感覺，捨不得天天到嫂房會庄友的感覺。

周昭慧 Winky，市場秘書

主席+內務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常務秘書+財務秘書+市場秘書+外務秘書+時事秘書+學術秘書+出版秘書+宣傳秘書+福利秘書+康樂秘書+體育秘書，十四個加起來原來不只是等於一支莊、一班工作伙伴，一堆三蛇的莊務。

一年多前因為貪玩、因為喜歡OCamp而決定要上莊，其實根本就完全沒有想過上莊是甚麼，也沒有想過究竟自己將來一年要面對甚麼，只是懷著興奮的心情，打算快快樂樂地和一班人一起為一個共同目標努力。然而在這一年間，因為學業，因為莊務，因為家庭、朋友、自己的私事，直至最近這一個月，莊期的最後一個月，我才真真正正感覺到自己在上莊，在建立「莊友」的關係。

莊友是一樣很奇怪的東西，也許是因為經過了年多差不多天天見面的相處，原來他們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了我很多。我學懂了公私分明，原來我們可以在開會時爭持不下但過後仍一起去吃飯；我學懂了體諒別人，原來每人都有自己要面對的問題，不能只用自己的尺來去量度別人；我學懂了細心認真，原來每個小節都會影響到一個活動的成功與否，不可掉以輕心；我學懂了謹慎，原來世界有時並不如想像中簡單，身為三蛇ExCo，一切言行都應小心，顧及學會形象；我學懂了關心別人，原來在不快樂時只要輕輕一個擁抱就可以使人溫暖；我學懂了主動，原來上莊和做所有事都一樣，是需要良心的，也許沒有太多人會留意你的表現，一切只在乎你過不過到自己；我學懂了一個道理，原來路不只有兩條，不是只有「好」和「不好」、「做」和「不做」，中間有著太多其他的可能。這些全都是他們十三個教我的。不僅只有莊務，原來莊友之間還有很多很多莊務以外的事和情，甚至是一些這一刻我覺得會影響我一生的事和情。

一年多後的今天，我發覺自己今年看了很多學了很多，不僅是因為工作了一整年，更多是因為跟我那班各有所長的莊友相處了一整年。他們給了我一年最快樂但又最不快樂的莊期，一年得到最多又失去最多的莊期。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生於一九八九年、考上香港大學、選擇了社會科學學院、參加了Ocamp、決定了要上三蛇莊，要不是有這麼多美麗的巧合我根本不會遇到這班人這些事。衷心的感謝你們每一個，讓我有如此豐富的一年，讓我成長了很多很多。我真的真的很珍惜你們每一個。

黃建邦 Eric，外務秘書

夜語四章

當下

電腦屏幕顯示著兩時十分，今天是十一月十九日。
夜深人睡，只剩下時鐘的秒針仍在走動著。
是的，也許它在倒數著些什麼。
只要有時間的存在，也就意味著有開始，意味著會有終結。

鐘仍在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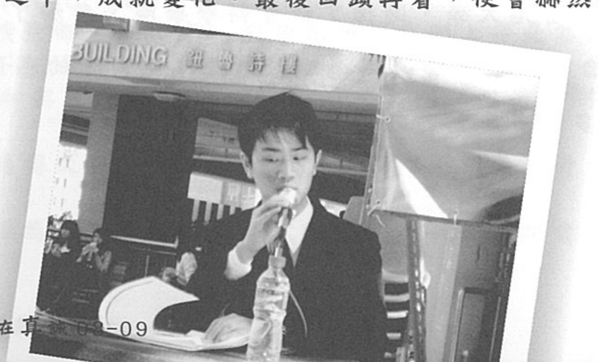
人生的路，在經歷過一個小倒數後，也依舊走著。
不同的，是伴隨著你一起走路的人。
生命，是一個不斷的聚合，再不斷分散的過程。
迴環復往。
可在每一次的觸碰之中，已悄悄地留下了洗擦不掉的痕跡。
那怕是一種氣息、一種習慣，又或是一種迴盪腦海的聲音。
記憶、感覺，原來是這樣的奇妙。

歷程

有人說過：「白天是屬於別人，晚上是屬於自己。」在此刻，沒有多餘的聲音，也沒有多餘的色彩。感官可以暫時休息，也讓自己整理一下思緒。然後便開始回想過去的時光，想起過去一年自己做過些什麼。

一切都是一個奇妙的過程。一個不知裡就的少年，因緣際遇便當起了三蛇的外務秘書。時間過得很快，就像乘坐著一輛飛快的火車，然後就展開了旅途。開得太快了，千樣萬樣的事都撲面而至。過程中，身邊的風景擦身而過，沒看清楚就一躍而過。大學的生活，原來是如此的匆匆，所有事都要你當下便作出決定。此時我才發現，原來人的生活，是擁有著節奏的。當你到了一個新環境，便要去調整節奏，好趕上別人，也使自己不會錯過每一時刻。

可是，在這過程中也會因步伐不一致，而令自己頭暈目眩，也使自己迷失在列車所穿越的時空當中。儘管身邊的人和事都是那樣的真實，大家都是忙得那般的起勁，可就是找不到自己可以站立的一個位置，也找不到了存在的價值。幸好，再難過的時刻，都總會有過去的一天。調適步履，重新上路。時間的確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把眼光放開，便能把身邊的一切，看得更清。我看到了周邊人和事的可愛之處，並找到了珍惜的理由。同時，我也開始明白，原來人的價值，不須以豐功偉績來記述。而是一種潛而默化的感染，在無聲之中，成就變化。最後回頭再看，便會赫然發現



，別人已經沾染上自己的那份氣息。當中帶來的，是一份難以言喻的喜悅。同時，也意味著，你和對方已經建立了一種關係，以及一份真摯的感情。

理由

人的生命中，是一個不斷尋找理由的過程；
自人懂事開始，便開始去問生存的意義。
上莊也不例外。
「為什麼你要去上莊？」一直有不少人問，我，也不例外。

很坦白講，我上莊都是由我的正上莊梁爽暐開始。儘管外間對他有很多評價，當中有不少是負面的。無可否認，他的確是一個具爭議性的人。可是，他不只是一個組員，又或是一個上莊，他更是我的一個好朋友。初入港大，是他願作我的盲公竹，陪我作了一個又一個的決定。回想起當時夜半電話，仍感受到那份親切之情。無容置疑，他對我們莊友的關懷和投入，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他也是我在港大社科第一個覺得有料子的人。的確，他間接地使我選擇了三蛇。而我上莊的原因，現在回想，可以說仍然沒有變，可是內涵卻豐富了不少。

當初選擇上莊，選擇上三蛇，是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思考的人，而對社會事務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很希望可以喚起大家對社會的關注，也同時使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有更多得著。無容置疑，三蛇的工作性質非常適合我，故此經過一番思量後，便毅然決定上三蛇。可是當時心中其實非常擔心，在這裡沒有幾個熟識的人（在這裡要衷心對Steph說句多謝，她陪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而且發現大家的思考方式有著很大不同。是的，那時真的非常害怕，也曾經灰心、失望。

一年過去了，對於成為三蛇的幹事，我可以對所有人說，我感到非常自豪！在籌備各式各樣的活動中，使我自己也成長了不少。同時，在與會員建立關係的過程中，對整個會產生了歸屬感，很想去為會員做更多更多的事。還有，經過一年的相處，跟莊友建立了一份很特別的感情，一種混和了甜、酸、苦、辣的感情，一份混和了喜樂、悲傷、憎恨、灰心的感情，這是無可比擬、獨一無二的感情。

我開始明白，支撐著我一直走下去的，不再只是一個理由。我的身邊，也多了一份又一份的依靠。一路走來，增添不少歲月，卻使意志更加堅定。

結語

這是我為三蛇寫的最後一席話了。
此時此刻，也不知自己在說些什麼了。
忽爾間，想起了以下一句，想和大家分享……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切都是緣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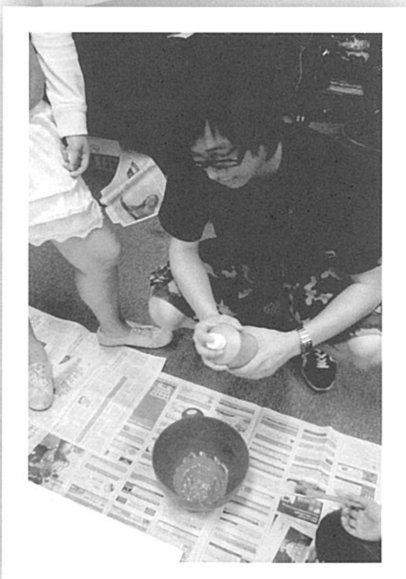
張錦庭 Dayo，時事秘書

二零零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個晚上，我正在跟一位中學同學進餐，話題甫談到未來大學生活的憧憬，就收到了去屆體育秘書來電，問道會否參加院際游泳比賽。我猶豫了一下：「好端端的星期六幾乎全日泡湯；大學多參與多嘗試也無不可。」最後硬着頭皮，回覆體育秘書說：「我願意。」



三日後，跟認知科學兩位好友一起到Soc房找體育秘書。那時候門口對着的是一排沙發，圖書櫃依然是圖書櫃，以及數個在Ex-co area聊天做功課的幹事。三個人無無聊聊，想找體育秘書又不知她是誰，這時候，時事秘書（那是我後來才知道）帶着親切的笑容走過來，問明來意之後，就即時致電體育秘書。十五分鐘後，一位嬌滴滴的可愛女孩走過來，完成一切手續後我就離開。

這，就是我跟三蛇的第一次。



如果當晚不是體育秘書的耐性與毅力，我不會認識三蛇；如果當天不是時事秘書親切的笑容，我不會對三蛇有好感。也許，我到現在還會搞亂「蛇蛇豬」(Social Services Group) 和「三蛇」。

不記得是何時，大約是九月上旬吧，收到一封Mass Email說三蛇正招庄，又再一次，本着「大學生多參與多嘗試」的精神，傻呼呼的，我去了招庄會，接着是一次又一次的傾Cons、院際體育比賽、Flow庄Camp、Com Post。時間沒有停下來讓我思考，就已經當了幹事。在模擬諮詢大會中表現最不濟的，是我；在諮詢大會面對群眾來襲依然遊刃有餘的，又是我；然後順利的在全民投票中獲得足夠票數的，跟全體會員說了一句：「我願意。」

此後，我沒有再思考「該不該繼續走」；只有「該怎麼繼續走」。



港大的上庄文化，一點也不兒嬉；有中大的朋友上過「短庄」，心想：「起樓啊而家，短樁！」；有理大的朋友，主席和其他幾位幹事於庄期內Exchange；有科大的朋友，舍堂迎新營內大搞淫賤活動；有浸大的朋友，三五天就來電發幾小時的嘮叨。三蛇裡尤其重視的A&O（Aims & Objectives），其他大學的庄有嗎？好像還差一點。

上庄，於我這個在港大上庄的人來說，其實是一整年的承諾。

江先灝David，學術秘書

"…If you simplify your English，you are freed from the worst follies of orthodoxy. You cannot speak any of the necessary dialects，and when you make a stupid remark its stupidity will be obvious，even to yourself. Political language...is designed to make lies sound truthful and murder respectable，and to give an appearance of solidity to pure wind. One cannot change this all in a moment，but one can at least change one's own habits，and from time to time one can even，if one jeers loudly enough，send some worn-out and useless phrase...into the dustbin where it belongs."

George Orwell，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 … From now on，the site of sessions will no longer be an unstable scene whose corridors are blocked without cease by those who are going in and out; the sessions will be perhaps less frequent and less long… Then we will save more time，which is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after truth and virtue. All the sessions will be full of things…"

Henri Gregoire，Du Costume des fonctionnaires publics: Rapport fair par Gregoire
（Seance du 28 fructidor an III）

所謂flow jong，就即是把一個職位所要做的事告訴給即將接手的人。在香港的大學flow jong，過程所涉及的「concept」，「A&O」，「rationale」，可謂博大精深，高深莫測，甚至非人類語言所能說得明白。 能說得明，聽得懂的，其成就之高，對世界之貢獻，相信可以媲美高錕，得到諾貝爾獎。尤其對社科學生來說，flow Jong更加是讓他們「發展所長」的好機會，簡直是口不停啼說盡七七四十九日也說不清，務求要「嚇窒」剛進大學的一眾新鮮人，令他們想爆頭也想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因此當他們「神咁拜」時，然後再過一年，又照樣的「教化」新來的同學。

誠然，以上看法都是本人對港大flow jong一事的一點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會立場。自招莊會至今，經歷了flow-jong camp，又有與自己的正下莊flow-jong，對答之間，自問力臻言簡意賅，所說的每一句話均經過大腦分析，並努力跟隨George Orwell先生所定下的一些說話原則，令自己所說的話皆屬心智正常之人類所能理解的範圍之內。須知道在一個發展急速，資訊爆炸的年代，社會上已經不會再有多少人願意去聽一個社科學生的長篇大論，更何況是一大堆語意曖昧，叫人摸不著頭腦的句子？這亦算是我對下莊的一點寄語：flow-jong也好，cam人也罷，說話記謹要「be short and precise」，不然一旦養成無的放矢的壞習慣，畢業後幾年還找不到工作，就可別怨天尤人，更不要又回到港大，把自己的一套說話方式flow給下庄呀！



岑詠欣 Winnie，出版秘書

如果，再一次讓我選擇，我仍然會選擇上三蛇庄，仍然會選擇做出版秘書，因為我在這裏找到真正的自己，那個我從來不曾發現的我。

沒去過三蛇的O-camp、O-night和High Table，迎新時參與的活動都是友SOC舉辦的，最熟悉的人也在那邊，我以為我的心一直也在那兒(其實現在對那邊仍有情意結)，但原來天父爸爸所安排我上的庄，乃是三蛇庄。

最初選擇做出版秘書，只因覺得「好玩」而已。沒錯，我未曾深思熟慮，想做便做，任性逞強，我沒想過這個職位會否適合自己。但幸好，一年過後，我可總結，文字是我沉溺於的，出版是我所喜愛的。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面書」裏我記載了少許東西，其中幾句是這樣的：「不知由何時開始愛上了出版，每次經過書店，總會隨手拿起一本書(通常是散文集或遊記)，看的不是內容，而是它的排版。原來目錄是可以有很多種設計，原來不同顏色調出來有不同的風格，原來排版是有其法則的，原來自己是很喜歡出版的工作。」那時友人在「面書」裏留言：「這樣的想法已經成功了一大半。」真的嗎？那時還滿有懷疑，大抵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某些時候我倒是沒信心的。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七月，足足九個月後，在「面書」裏我同樣寫了少許東西，其中幾句是這樣的：「在出版的世界裏面，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我從來不知道自己喜歡設計、喜歡文字、喜歡構思如何使用這兩個渠道讓大家更認識三蛇，甚或這個社會。即使GPA多低，心情有多頹，只要埋首出版的工作中，那個真正的我就會醒來。」這就是我從不厭倦出版工作的理由。

別人會對我上庄感到不明所以，為何要使自己這樣忙碌？終日就只懂在庄務與讀書裏打滾，家人、朋友、私人時間似乎統統被拋到最低的位置裏去。那，值得嗎？

我覺得，值得。

至少上庄讓我認識了一班能共同進退的好友，讓我知道我是有少許寫作設計的潛能，更讓我知道A&O的重要性。

曾經有上庄跟我說：「若然你現在做的東西不能達到你的A&O，那為何還在做？」霎時，當頭棒喝，這不只是能應用於庄務上，人生亦然。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中，作為在大學這個社會縮影下生存的座右銘。很多人面對抉擇時只懂不斷附和別人，忘記了自己最初想的是什麼，最終他失去了自己。

剛過去的Mock Campaign，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問了一道問題：「你覺得三蛇有什麼做得不足的地方」、「會如何改善這個問題」和「一年後你想看見三蛇的Picture是什麼。」那是我的一位上庄在我去年的Campaign問的問題，也是於我來說最有意義的問題。我記得，我的回答是「我想三蛇的會員Proud of自己是三蛇的會員。」這個Picture我在社科節時感受到，於我來說，能做到如此，上庄確實無憾。不知我的下庄還記得他們在Mock Campaign時答的那個答案？好好的記著，在將來庄期面臨崩潰時，那會成為很好的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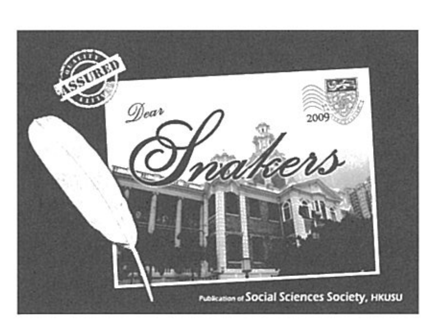
有上庄告訴我，我是很稱職的出版秘書。不，我從來不曾這樣想過，也不敢去想。只要這一絲的念頭[illegible]過，我也會告訴自己「請不要自滿」。不想與旁人去作任何比較，畢竟各SOC的出版秘書面對的人和事均不同，我只想集中做好自己今年的工作。我覺得，最令我感滿足的不是旁人如何稱讚我的出版(當然我珍惜你們每位的賞識)，更甚是一本出版內能刊載十四位庄友的名字，這表示每位庄友也有份兒參與。從來出版秘書感孤獨與否，是決定於庄友會否看重和支持出版的工作；從來一本出版的成功，它獲得的讚賞，並不來自出版秘書個人的能力，而是全庄的協調工作做得好與否。

寄語我的下庄：「不需與友SOC們作任何比較，每個SOC所遇到的人和事也不盡相同。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想想如何達到你最初對會員、對自己、對庄友所承諾過的，那就足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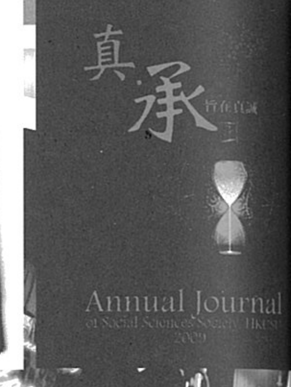
寄語我的正下庄Yixia Gu，還有往後的三蛇出版秘書：「要相信文字的力量，從來思想過、消化過、過濾過的文字比任何溝通方法來得更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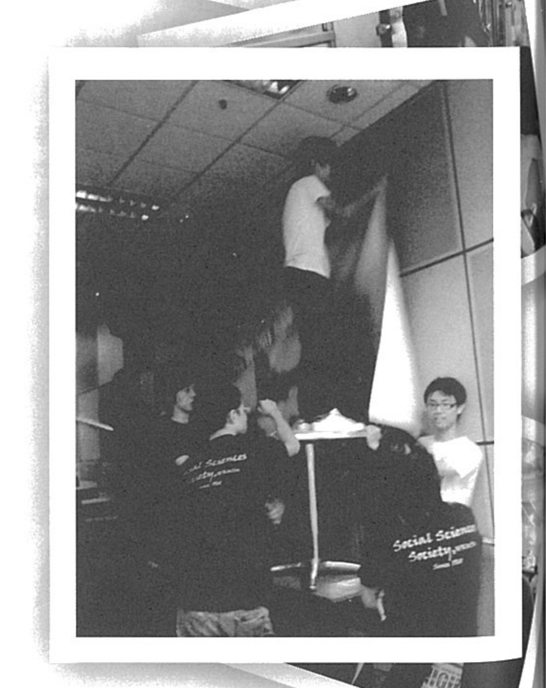




閔睿哲 Michael，宣傳秘書

一年前，當我還是那個剛剛從山上走出來的傻小子時，我第一次來到了香港大學。對於從小在屋村長大，一輩子也困在慈雲山、黃大仙、新蒲崗等地方的我來說，能進入香港大學，好像是一件夢幻般的事。還記得當身邊的中學同學知道我能進入港大時他們眼中的羨慕之情、那時老師們自豪的笑容、家人的雀躍……香港大學，從前離我是這麼的遠，但現在我卻真真正正的置身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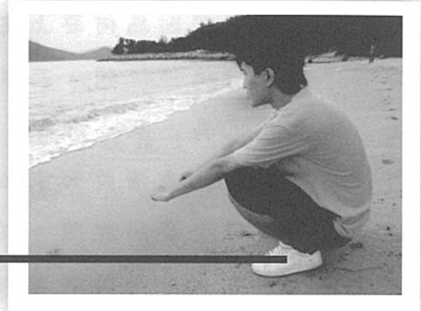
記得當初一個人在港大註冊時的混亂；記得在整個Year one上學期對大學的一無所知所帶來的不安和無助；記得當時對身邊一切的不適應，總之感覺上我好像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摸索著……我好像把整個Year one的上學期都浪費了……開始懷疑其實到底自己是否適合在港大讀書，開始懷念從前在慈雲山那美好而單純的日子。



就在自己最迷失的時候，我認識了現在自己身邊的這群莊友。大家一起上堂，一起食飯，一起做功課，一起談天，一起做莊務，一起通頂，一起打機……大家的感情就是這樣慢慢的建立起來。在這一刻，開始覺得自己不再是孤獨一人，開始覺得找到了自己在大學裏的依靠。整整一年，我們一莊人一起為著目標奮鬥，當中的甜酸苦辣也成了我最美好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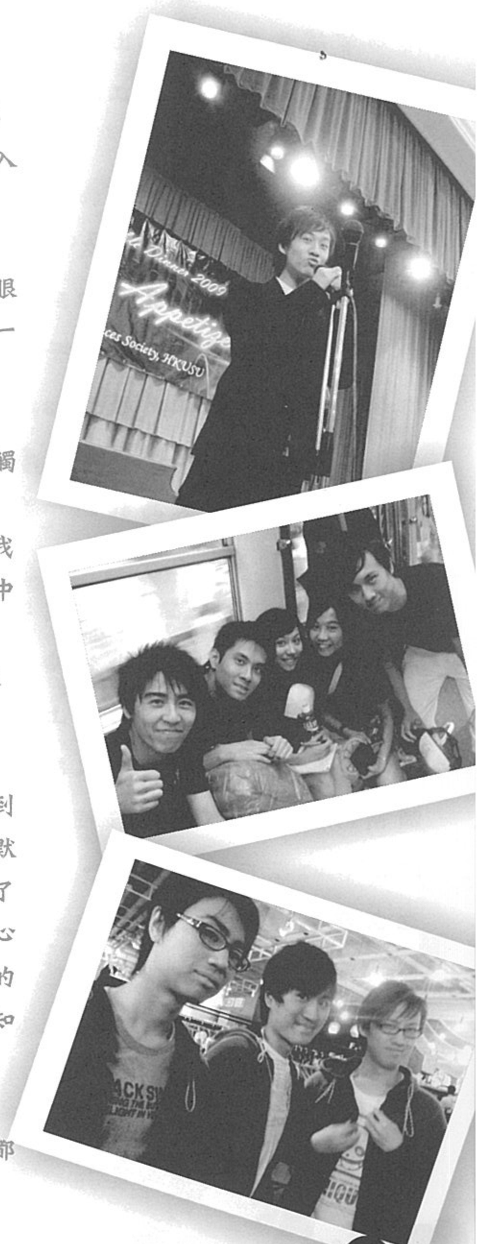


到了現在，自己成為了二年級生，更成為了一個組爸。組給予我的意義是重大的，我很希望我能為自己的組仔女帶來一個順利、愉快的Year one，我想他們可以在有人關心、幫助的情況下成長，我不想他們好像我一樣浪費了整個Year one。我從來沒有如此為人著想過，但這一刻我只想把所有最好的，我所能做到的都給予他們。期望他們能開心，期望他們在未來依然會記得曾經入過這麼溫馨、愉快的一組。



我不是就讀什麼名校出生的，也不是在富裕的家庭中長大。我沒有其他由傳統名校出生的人的廣闊圈子，沒有他們宏大的眼光，沒有他們成熟的領導才能。我是一個在屋村環境中長大、在慈雲山一間不大有名氣的學校中成長的傻小子。我有的，只是一顆尚算純真的心，我會全心全意的對待我所重視的每一個人，也希望你們會用心的對待我。

謝殷正 Eric，福利秘書



過去十餘年，小弟就讀於香港大學下的一間理科男校。每天往窗外望，對她總有種高山仰止的感覺。終於等到這一天了，成為了香港大學的學生，但我入讀的並不是多數理科生入讀的理學或工程，而是社會科學。

假如要以一段感情來形容我和社會科學的關係，我會叫做一見鍾情。從第一眼遇見，她仿似燈火闌珊處一個脫俗而與別不同的女子，從此心中充滿著與她一起的憧憬，幻想著那種從未有過的激情。先把兒女私情擱下，談談當年。

現實與夢想往往存在著差異。傾刻間進入了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每天接觸著的是前所未聞的事。為求重拾高中時期的那份熟悉感，我報了一間男hall，同時用不同的理學COURSES (物理、生物、生物化學)把時間表塞得滿滿的。我就總是不能擺脫自己的過去。做了井底之蛙也很多年，起初渴望的是從社科中建立對世界更深入的了解，但面對頭炮FOSS1003(Masters of Social Thoughts)的轟炸，我感到那種肉隨砧板上的無力感。這段感情，打從開頭便是一個錯誤嗎？

她有點野蠻，起初難以相處，但時間久了感覺卻愈濃烈，猶如從谷底再次上到高峰，是久違了的激情。三蛇與別不同之處在於她對時事的觸覺，因此潛而默化下也對時事培養出一種關注，產生了為改變社會想出一分力的使命感。上了三蛇庄可說是促進了我與社會科學的關係，也令我在大學短短的一年找到了心目中一直渴望的東西。另一方面，要找到一班同時可一起工作，學習及嬉戲的知己可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但幸運地，我找到了。很多人說在大學裡難找知己，但我們庄友間的關係雖未及刎頸也準有吻頸的程度了。

這是緣份，還是僥倖？事到如今也不必再深究。但幸福並非必然，我們大概都在學習如何好好珍惜。

簡玫珊 Tiffany，康樂秘書

坐在CYM302，在今年的模擬諮詢大會中，我已經從去年的台上會眾，變成了今天的台下會眾。或許，快樂的時光過得真的比較快。

還記得當時被問到為何要上庄，我十分肯定地回答：「因為我想學習！」無可否認，我是一個很依賴，而且不成熟的大學生。但上庄的這一年，讓我學會獨立，並要成長。從「傾庄」開始，我便已經非常明白一庄人是要並肩作戰的戰友這道理，我清楚大家必須互相扶持，互相幫忙，但對我來說，「獨立」是一個更重要的課題。從前，每當我遇到問題、難關，我的第一個反應總是向爸媽和身邊的朋友求救，找不到人幫忙，便獨個兒著急，頻呼「點算」。但成為了三蛇的幹事，我就不能往往把難題假手於人，於是開始嘗試先靠自己找出解決辦法，然後才諮詢別人的意見。即使與別人討論，也要有自己立場，不要人云亦云。



不過，人始終是群體動物，也總有軟弱的時候，需要別人的肩膀和擁抱來安慰。正式上庄不久，跟我最親的媽媽被診斷患上末期肝癌，最後在就職典禮後不久便回到天家。當時是我有生以來，最低落和無助的時候。在媽媽住院的日子裡，我差不多每天都陪伴在她的左右，所以很多重要的會議，甚至Marketing day都缺席了。但庄友們不但從來沒有怪責我，更默默地把我的份兒都辦妥，又常常傳短訊來鼓勵我，信主的庄友又為我們一家祈禱，令我感到非常溫暖。



還記得媽媽返天家那天，我哭著打給庄友，第一個接通的是雲妮，她溫柔地跟我禱告，求上帝給我堅強和力量，令我心裏有了平安。到了媽媽火化的那天，剛巧碰上了春茗，為免影響氣氛，我整晚都勉強地笑著，但當晚飯過後，大夥兒在尖沙咀海旁聊天，溫暖的氣氛，加上酒精的作用，眼淚終於跑出來了，那是我在媽媽離開以後，第一次在這麼多的庄友面前哭了。麥雞、Grace等女庄友們緊緊地抱著我，更情不自禁地跟我一起哭起來，男庄友也在我身邊安慰著。最後，他們更一起送我回家，直到家門口。後來，雖然大部份庄友都跟我媽媽素未謀面，但他們很多都有來出席媽媽的安息禮拜，那種支持是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或許有人會以為庄友就只是庄員和朋友的關係，但對我來說，庄友更是我一輩子的好朋友！

一年的庄期，令我由溫室裡的小花，變成勇敢和堅強的大女生，讓我明白到，原來我能夠做到比想像中更多、更好。這刻，我能夠堅定地對所有人說：「我開心上庄，開心落庄，更無悔上庄！」

戴佩玲 Maggie，體育秘書

我不懂成熟一點，做決定之前一定不會考慮周詳，只是想做就去做；
我不懂聰明一點，話頭醒尾一定沒有我份，要人叫我做我才跟著做；
我不懂體貼一點，了解身邊的人，而是傻頭傻腦，一副不可靠的樣子。

我最安於別人給我的方向，所以我相信大學就要做五件事。上庄的目的最初當然是滿足其中的一件事。不過在諮詢大會上，被問及「點解你要上庄？」這個經典問題，我的答案是：「為了一班庄友。」那時，我只知道我很喜歡我的一班準庄友。我不完全明白什麼叫做朋友，我只幻想著我們該會成為朋友，我相信待適當時候就會明白箇中因由並親身經歷。那是一個很自私的答案吧！有人會話不上庄都可以做到我那個目標，不過我就是離開不了他們。

正式上庄，我是體育秘書，哈哈！之前我想過做市場同福利秘書的，不過大家都覺得Sports sec較適合我，所以我就選擇了體育秘書，說真的，連我自己都承認我是做Sports sec的好材料，哈！因為我「女生外向、唔怕醜和唔怕俾Player拒絕是也」！我十分享受我的庄務，它令我時刻充滿活力。有比賽又有練習，睇波同打氣成了我的習慣，亦是我享受的部份。

我，是一個三分鐘熱度的人，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的庄友早已一眼看出，只因我什麼都試，很易受人影響。我常想輕易放棄，並想出各式各樣的藉口安慰自己，更會自欺欺人地逃避現實。一直以來，我做人沒有特定的目標，就算有的都是短期，為做而做的我，從不會想為何我要做、何時可以拒絕及如何忠於自己。

上庄，是我二十年人生中第一個心中有掙扎再堅持、有灰心再繼續的過程。我不可以說什麼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因有得就會有失，但失去過才可感受真正的得。三蛇的生活有最忘不掉的開心、溫暖和驕傲；同樣有最難磨滅的失望、憤怒和無奈。嘗過甜，試過苦，我只可說，我已不再跟以前一樣了！



終於，一年後

我要把這記憶留起
是你使我記起當天的氣味
有一天　我某個年紀
手足知己找天再見面
不懂得怎說起
我要把這記憶留起
舊有粗糙記憶今天都很細膩
有一天　我某個年紀
聲音都沙啞黑髮變白
不變是某個年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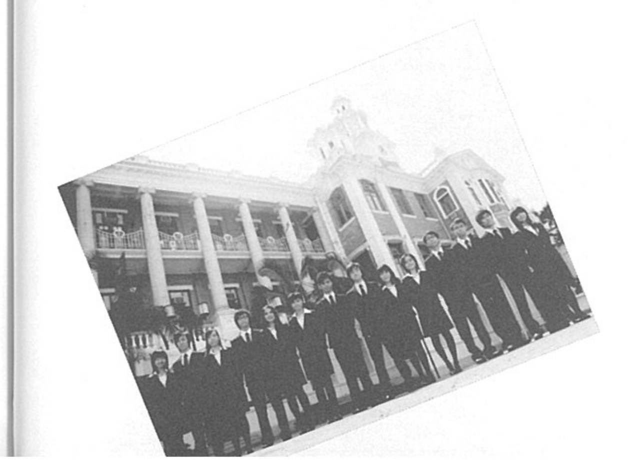


「我要把這記憶留起。」<節錄自野仔「相約在八王子」>

暑假在埋首AJ時，正在重聽陳占的「八王子」，一直也很喜歡主題曲裏的一句歌詞，也就是以上所節錄的那一句。因為這句歌詞，成了筆者就算多怯、多沒信心也堅持要在落庄前完成這本AJ的動力。我要把這記憶留起，不單是這一年的回憶，還有前人所建立的一切。我不是前人，我不能將每個細節好好記錄下來，唯有將零碎的片段砌合起來而已。

對上一次出版旨真(AJ的中文名稱，意指旨在真誠)，是在2005年，那是一隻CD，記錄了那年上庄們的功績。那年的編者的話有一句說話是：「真的很怕做<旨真>，怕的程度遠勝於<號刊>」。從前對這句話似懂非懂，直至籌備AJ，筆者才明白，也很同意。

整本AJ的籌備過程追溯至去年十二月，那時開始第一階段的收稿，但當中筆者仍在苦苦思量：「究竟AJ的定位該如何？主題應是什麼？」直至暑假期間才想到，那是「承．傳」，這也是為何今年旨真命名為「真．承」的原因。上庄文化是大學生常經歷、討論的，他們或許會批判當中某些過程，或者對上庄的人的行為信念不明所以，但只有上過庄的人才會真正瞭解背後的意義，知道什麼應被承傳下去，什麼應去狠狠批判。這也是筆者最想透過AJ帶出的訊息。



一路上，要感謝的人很多：

謝謝十三位庄友的合作包容體諒，從來覺得文字有一力量，及是感動人心；讀你們的文字，更覺動容；

謝謝上庄、上N庄，謝謝你們金錢上的相助、靈感上的補充、行動上的支持、言語上的安慰；

謝謝朋友們在「面書」上的留言支持，簡單一句「加油、搏盡、努力」，已很足夠；

謝謝何東夫人紀念堂宿生會02庄的出版秘書李挽靈，雖素未謀面，但她那本紀錄何東三載舍堂生活的書「91a我是何東人」，給予我許多創作的靈感。

這是今年最後的一本出版，期望你在當中找到共鳴。一年庄期將至，新舊交替，不管你今年讚同我們的工作與否，往後的日子我們仍需你站出來，支持本會的工作，畢竟三蛇是屬於大家的。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二零零九年度出版秘書
岑詠欣
寫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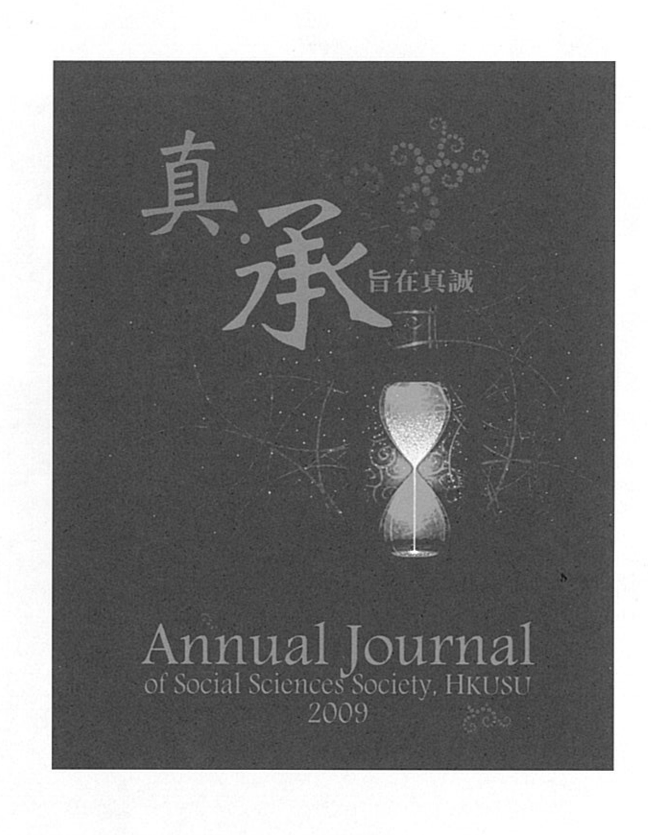

2008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
社會科學學會 全民投票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Session 2008 General Polling
流芳百世
H.K.U.S.U.


H.K.U.S.U.
SPORTS ASSOCIATION
INTER-FACULTY
LADIES'
AQUATICS
HKUSU
SWIMMING CLUB
INTER-FACULTY
AQUATICS MEET 2009
WOMEN'S
OVERALL
$2 (per sheet)
$10@
$38@
cial Sciences Socie



中华人
平反五部曲
當李卓人係恐怖分子
你想知 想講 想問?
廣場仿89年天安門廣場
內地生：來港方知六四
爭取民主


陳偉業先生
記不起
忘不掉
OLEVIA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啟德·睇得·
唔值得?
LIBRARY
FREE
前因
風災
後果
展覽與籌款



二零零九年刊 - 真 · 承

Annual Journal 2009

主編　岑詠欣 (雲妮/Winnie)
封面設計　謝殷正 (正)
撰文　林潤華 (Donald)
陳彥臻 (Kevin)
李彥彤 (Patra)
陳慧珊 (Grace)
陳穎欣 (Stephanie)
周昭慧 (Winky)
黃建邦 (邦)
張錦庭 (Dayo)
江先灝 (David)
岑詠欣 (雲妮/Winnie)
閔睿哲 (Michael)
謝殷正 (正)
簡玫珊 (Tiffany)
戴佩玲 (Maggie)
陳一諤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校對　林潤華 (Donald)
陳彥臻 (Kevin)
鳴謝　陳一諤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
出版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
出版日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地址　香港大學梁銶琚樓LG111室
電話　(+852)25403757
網址　Http://www.hku.hk/ssshkusu
電郵　ssshkusu@hku.hk

真承 旨在真誠

The Past The Future

The Legacy



Social Sciences Society, HKUSU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